

通論

中華民國釋義

陳去病 佩忍

陳去病曰我羲軒遺胤之詘辱於夷虜而不國也。三百年矣。戴女真之偽號。謂他人以爲父。其含詬忍恥而弗自拔濯也。不亦甚哉。天道循環。人心不死。鵬風培翼。積久始翔。絲是吾父老兄弟諸姑伯姊。乃克藉祖宗之威靈。賴天地之洪福。與諸先義烈之赤忱。鐵血搏掙。盤礴卒然。奮發以圖神州之光復。革故鼎新。渙汗大號。首正其名曰中華民國。用詔天下而聚邦族。嗚呼噫嘻。非吾四千年定都卜宅以來未有之休烈哉。然而吾羲軒遺族。曾亦知夫中華民國之所以爲今後之國號者。究何絲哉。竊恐迷瞶。愾有茫然。莫悉其原委矣。余請申而論之。蓋吾族之興託始昆侖。昆侖即帕米爾高原。唐書高仙芝傳。播密川黃帝東來。猶夢花國。前列子稱黃帝夢遊華胥之國。又云西方有化人焉。西史因之。遂謂華字起源在於腦以傳其志。遂稱爲華人。繼始降逮漢世。而番兜開國之祖。猶奮然崛起於華胥故壤。建阿薩之朝。爲一雄國。按華胥與安息爲一音之轉。安息與亞細亞又爲一音之轉。漢書安息都城名番兜。今譯西史者。訛爲帕而杜瓦。當時歐洲諸國。惟羅馬最強。其屬土踰地中海。而東踰番兜壤地。相接而亞洲西部亦惟安息爲盛。故其祖阿薩朝云。克迄今聲威所播。而亞細亞洲之稱。遂爲寓內所不廢。然則吾華國家之震耀於坤軸也。非合古今中外而昭然一轍哉。顧夷攷史冊。華夏並稱。不亂傳述。孔子云。裔不謀夏。夷始而古籍流傳。咸號大夏。如山海經。四海內東經云。國在流沙外。者大夏。居蘇特里亞之地。在阿母河東南。葱嶺之西。故鄒書於夏

釋為中國之人說文夏字下云中國蠻西方羌西南僂僂東方夷也孔子亦云夷狄有君不若諸夏之亡是知華夏互稱乃由於同音而異字而大夏諸夏云云猶之中華諸華云云而已非有他也獨芸臺阮氏以為諸夏之名始自大禹此蓋泥夫虞夏為朝代之名而不知其非周秦以後有國土者之所得而倫比也豈竺論哉要之夏之言大猶之華之言榮故夏可以訓中國之人即華可以名諸夏之國無異致也推之吳之訓譁不外矣口以出聲詩魯頌不吳不揚吳或徐錯曰大言故吳口以出聲虞之訓娛無非驩娛之異字孟子驩如也此云驩而經生釋詩更以騶虞為齟齬漢人辨姓或署虞丘為吾邱由此可知虞吳二字古音通轉與華夏二字相同絕無隔閡故虞仲之後實號吳國而孔子刪書斷自虞夏亦曰虞夏云者華夏而已虞而為華猶華而為夏而已不然陶唐氏固先於舜禹而有天下者也孔子何不別立唐書而冠堯典於虞書之首耶正以虞夏之世地平天成文化翔洽光華復旦之歌與重華協帝之頌何一非表著其驩虞之景象而形容其郅治之盛軌哉是故虞夏云者乃華夏之音變民主之權輿而中華民國之嚆矢也我軒羲遺胤今而後居自由新造之邦而遐想夫遠古熙皞之盛精勤惕勵以發揚其莊嚴燦爛之觀斯誠不失其為大中華之民而克副其為大中華之國矣作中華民國釋義

明清最近交涉史

吳江陳去病佩忍

痛自建夷入關假訪求遺書之名悉舉忠賢睿哲經營家國之故籍羅而致之闕下摘擇其指斥彼虜者一一拉雜摧燒之俾無餘燼冀以隻手掩盡中原四萬萬皇漢同胞之耳目而我皇漢同胞自經此懲創

亦遂箝口。結舌不復敢撥。死灰而吹之。而燃之。嗚呼。彼胡虜之心。可謂狡矣。毒矣。余平居結想。竊用憤慨。嘗撥拾其穢賤無人狀者。爲清祕史一書。顧皆近二百年來事。娟娟留意時政者。類能道之。獨其初起之際。與先明亦屢有交涉。禍根隱患。端伏於此。集霰履霜。寧可不察。徒以故老凋謝。書闕有閒。後生小子。不識慕戀之心。以是曠三四百載。而隻若太古耳。惟吾吳陳文莊公仁錫。博聞廣識。殫心掌故。所著皇明世法錄。於邊患夷情。稽攷彌諗。故女直之事。逞逞錯見。惜遭文網。世不之悉。余生公之鄉。公家大姚在白蜆江。北余家周莊在遺書幸覩。不揆鄙陋。敢用搜羅。自太祖高皇帝始迄於世廟四十四年止。凡得二十事。都爲一卷。名曰明清最初交涉史。攷古之彥。尙其覽諸。

洪武二十六年。遼東奏。朝鮮陰誘女直人五百。潛渡鴨綠江。將寇邊。下敕切責。卷八十一 東夷朝鮮

永樂三年。立遼東。開原。廣寧。馬市。定價。上上馬。絹八匹。布十二匹。上馬。絹四匹。布六匹。中馬。絹三匹。布五

匹。下馬。絹二匹。布四匹。駒。絹一匹。布三匹。其互市。(一)於開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直。(二)於開原城東。

(一)於廣寧。以待朵顏三衛。各去城四十里。卷三十 一 駙政

永樂九年。聞黑龍江七姓野人。議侵朝鮮。敕李禔。去病案禔蓋當嚴爲禦。卷八十一 東夷朝鮮

正統二年。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其子童昌與叔凡察。逋居朝鮮界。尋得罪亡歸。

同上

案茲事。天都山臣建州女直攷。葉向高女直傳。何喬遠名山藏。周文邦邊事小記。俱載之。惟予向疑。

猛酋謂卽東華錄文獻通攷之孟特穆。徒以彼籍俱稱孟能報仇雪恥恢復舊業而茲獨言其被殺意者其子孫同一名號若歐美諸國之制度歟。及今攷之乃知猛可帖木兒與猛特穆決係一人斷無疑義。蓋猛酋確然被殺而報仇雪恥則爲其子董山之事。觀於滿臣所作世系云孟特穆有二子名充善褚晏。褚晏無嗣充善則有子三曰安羅安義謀皆無嗣。曰錫寶齊篇古生子名福滿有六子卽所稱寧古塔六祖也。由是兩傳至奴兒哈赤而滿洲始大。然稽之明人典籍第稱董山驕橫背叛屢盜邊塞卒爲朝廷所誅旋授其子脫羅爲指揮給以敕印使之朝貢事見高拱邊略而並無所謂充善安羅者。然董充山善安脫其音正同無大差異則夫充善安羅不卽明之所謂董山脫羅耶特彼等不欲我儕遺黎悉其底蘊以故不惜譎詭其詞力圖隱遁如奴酋父子明人咸稱爲他失州見建奴兒哈赤而滿臣史册必改書曰塔克世即他奴爾赫齊也。且彼惟志在隱諱故於攷證反形疏舛如猛酋董山父子也。其被殺及復仇亦不過數年中事耳而彼籍輒云數傳以後此其疏舛者也。董山承襲及凡察童倉逋亡朝鮮與夫匿印侵盜伏誅等事明人記載至詳且晰而彼籍於董山童倉旣絕不置喙卽充善安羅亦莫贅一辭。第改凡察作范察云有神鵠止其首因而獲免後遂隱其身以終。華見王先謙東掩飾誣罔與明人所稱凡察之東依李滿住同謀生釁及爲建州右衛指揮等事其顯晦之跡相去奚啻萬里則其疏舛者二也。要之滿臣作史其素蓄於心者有二（一）則自以曾受明封一旦背恩負義薦食上國覲顏入主中懷不無有所慚懼惟恐人之摘發若復述明來

歷直是自供罪狀矣。故寧削除而消滅之。至不惜變易其祖宗之名號。紊亂祖宗之事蹟。以圖覆蓋。○(一)則滿洲先代向無書史記載。本闕所可知者。僅藉傳聞。不若明朝賢哲痛心邊患。遇事輒書於建夷初起事實。反能詳盡無遺。然在滿人亟圖諱飾。正恐先朝典籍之不消滅淨盡。方借搜羅遺書之名。銷毀禁絕。又豈肯援据其說。以示天下乎。故寧杜撰臆說。以欺侮其祖。而不願自彰穢德也。夫惟有此二因。遂致種種疏舛。凡我漢民。寧可不察。隨其誣罔。而與之終古乎。故特辯正之如此。

又天都山臣建州女直攷。葉向高女直傳。高拱邊略。及日本矢野仁一清朝史。俱言嘉靖二十一年。有建州夷酋李撒赤哈入寇。久之始輯。今攷滿臣史冊。亦削而不載。案其時代。當屬錫寶齊篇古之事。無疑。撒錫赤齊哈古。本皆同音。特呼有迂緩急促之別耳。例與猛特穆塔克世正同。其曰李撒赤哈者。殆彼已襲滅李滿住之後。而冒其賜姓歟。

正統四年。建州都指揮李滿住等。言朝鮮招叛。朝鮮亦言。凡察誘姪童倉即上童倉逃匿。慮與李滿住同謀。生讐。諭仍還境城。凡察等言。禡阻留部落。上同

按葉向高女直傳云。文皇帝世。建州指揮阿哈出。及其子釋家奴。皆以有功。賜姓名。阿哈出曰李思誠。釋家奴曰李顯宗。顯宗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故俾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父子兄弟光寵矣。顯宗死。子滿住嗣。猛哥不花死。子撒滿答失里嗣。案毛憐衛即今穆稜縣

正統六年。禡復愬。凡察舊居境城阿木河。化離失所。憊恤備至。近徙東陲。忽潛依李滿住。誰爲追阻。滿住

居。婆。猪。汪。屢。引。忽。刺。溫。掠。臣。邊。今。凡。察。與。同。惡。背。恩。已。甚。上。敕。禡。國。家。依。王。為。東。藩。如。凡。察。滿。住。異。類。畜。之。無。與。較。上同

正統七年。以建州朝鮮構怨。命錦衣衛指揮吳良等。敕諭朝鮮。集境城人口。質審去留。戒凡察無妄。索會瓦刺密令女直諸部。誘脅朝鮮。禡拒之。白其事。上敕獎禡忠誠。賜綵幣。並諭禡東寧等衛諸逋逃。無問漢人女直。並擒解。無貽累爾國。上同

景泰元年。子珣嗣。遼東報虜掠開原瀋陽。及圍撫順。女直李滿住凡察董山等。為脅迫入寇。敕珣飭邊防。

同上 愚案董山即董倉之弟見山臣建州女直考

天順三年。李瑑瑑之弟。納建州酋董山。私授中樞密使。諜得其制書。遣科臣往。瑑飾詞。出制書示之。驚服。貢馬謝罪。上同

按陳建皇明從信錄云。天順三年二月。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是朝廷諜聞建州酋董山。潛結朝鮮。命巡撫遼東都御使程信譏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托他事廉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為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二急使往問之。可伐其謀。乃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

天順四年。朝鮮誘殺毛憐衛都督。郎卜兒哈。上同

按朝鮮王李瑑初則私授建虜官爵。繼且悔過殺虜。情尙可恕。又按郎卜兒哈。疑即撒滿答失里之

子。證以滿住子名索而哈。當亦相符。

天順五年。建州衛野人乘夜掠義州。諭朝鮮無挑禍。上同

成化三年。王師征建州。琢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率兵萬餘。協攻遂斬李滿住。及擒勦部落。以俘獻璽書。

褒異。上同

又左都御史李秉靖。虜將軍趙輔。征建州女直。抵其境。破之。斬首六百有奇。卷四十二 兵制 愚按右二

載可怪也

成化四年。以平建州功。鎮守中守黃順等。歲加米二十四石。少監為太監。丞為少監。其提督總兵文武大

臣。各加秩祿。餘有差。而御史咸得擢卿寺。上同

成化六年。李婺珠之姪奏李滿住子索而哈聚眾修怨。乞邊臣應援。卷八十一 東夷 朝鮮

成化十一年。復奏建州野人糾毛憐等衛夷侵擾。上同

成化十五年。建州酋伏當加復盜邊。按建州三衛(一)都指揮李滿住傳子索而哈(二)左衛指揮董山傳子安羅俱別見又其一為右衛指揮凡察獨無可攷然則此云伏當加

為建州酋者豈即凡察之子耶諭朝鮮夾擊婺遣右議政尹弼商等渡江。擣巢多擒。斬明年春來獻捷。上同亡何建州掠

朝鮮。從騎以報擣巢之役。上同

按建夷是役。不特剽掠馬匹。而且犯邊益甚。慘無人理。實啟奴兒哈赤之漸。謹旁證之如下。(一)高

拱邊略云。成化十六年。建州復寇邊。邊境不寧者數歲。(二)陳建皇明從信錄云。成化十六年。建州

女直入寇遼東。以復仇為名。深入雲陽清河等堡。勢甚猖獗。殺虜男婦。皆支解之。或堆春火。蒸以洩其忿。擒掠牛畜。燒毀房屋。不可勝計。邊將皆斂兵自保。不敢與戰。巡撫陳鉞恐沮以前功賞。乃隱匿不報。遼地騷然。屯保弗克耕耨矣。三三葉向高女直傳云。夷大憤。怨益深入。殺掠焚劫。慘於往時矣。御史強珍暴直罪。汪直即旋為直陷。謫戍邊。遼事益壞。守臣苦用兵。思復親夷。

又建州夷之捷。汪直主兵。歲加米三十六石。韋郎亦十二石。領兵監丞及諸將。各遷一級。文官擢憲職。武

官實授。總餉郎為太僕少卿。諸僭餉者。悉加俸。凡將士陞賞者五十人。陞者千八十九人。賞者千五百

四人。同上。愚案。明史憲宗帝紀。載十五年冬十月丁亥。撫寧侯朱永靖。總兵官汪直。監軍禦伏當。加十二月辛未。論封朱永保國公。加汪直歲祿者。陞賞者二千六百餘人。云云。與此合符。

正德三十九年。賀使至遼。直虜傷從官一。卷八十一。東夷朝鮮。

嘉靖四十四年。議准遼東每年貢馬一千五百匹。卷三十。一馬政。

余既件係建虜遺事。乃作而歎曰。嗟乎。彼羶種之背我中國。甚害我中國。何其極耶。夫凡察之。此離失所。亡固可立而待。乃一旦霑濡雨露。枯幹再榮。輒復忘其恩澤。所需潛依。李滿住狡焉。思逞此其悖逆。不與梟獍同哉。迨王師再出。滿住授首。為建夷者。宜可以頰首帖耳矣。而乃攻殺不已。剽盜無常。侵尋至於奴兒哈赤。遂益狂肆。無憚若火燎原。兩關八城。長淪異域。遼禍之烈。自此酷矣。追原隱患。則凡察董山。實為首惡。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絲絲不絕。乃引斧柯。烏乎。古人之言。豈欺我哉。惜也。當成化朝。既以一再夾擊。殲厥渠魁。何不突入其阻。寸斬無遺。俾死灰長冷。蘖芽永摧。寧非善歟。願

獨吞舟。漏網卒。令乳虎食牛。悲夫。吁。已。詩有之。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史記體例之商榷

涇縣 胡韞玉 樸安

班固云。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援引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古來對於史記致疑議者。當首推班氏。顧班氏之議。僅及於疏略牴牾與是非乖謬之處。而未及體例也。夫是非乖謬。論者謂係各人所感之不同。司馬遷發憤著史記。固當另有見解。是非即謬於聖人。亦無容爲司馬氏諱。其疏畧牴牾。則不能以此爲回護也。至進而論其體例。其本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雖創作之功。足爲後人法式。而其不周密之處。實不足立後人之模範。自孟堅以後。致疑議者多矣。乃滙萃羣言。約而舉之。其失有六。茲先錄前人之說。而後申予之私意。

- 一曰。本紀世家出入之失。
- 二曰。本紀列傳漏略之失。
- 三曰。列傳序次錯亂之失。
- 四曰。世家列傳分合之失。
- 五曰。采書未加潤色之失。
- 六曰。傳紀互相歧異之失。

索隱云。秦雖嬴政之祖。本西戎附庸之君。豈以諸侯之邦。而與五帝三王同稱本紀。斯必不可。可降爲秦世家。又云。項羽崛起。爭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之位。而身首別離。斯亦不可稱本紀。宜降爲世家。

又云。勝立數月而死。無後。亦稱世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將相。竟滅秦。爲首事故也。然時因擾攘。起自匹夫。假託妖祥。一朝稱楚。歷年不永。勳業蔑如。繼之齊魯。曾何等級。可降爲列傳。

又云。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汙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其吳王濞。宜與楚元王同爲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同爲一篇。又云。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旣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劉知幾云。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况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卽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

又云。陳勝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

王安石云。太史公敍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孔子旅人也。棲棲荏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按卽所謂本紀世家出入之失也。索隱議之尤力。索隱所議。不僅於此。其書三十卷本單行。今皆散入史記本書。索隱並有所補。今本史記惟三皇紀一篇。贅於卷末。王氏鳴盛。雖謂索隱之改補皆非。然無充足之理由以難之。且王氏亦謂五宗世家。凡十三人。皆景帝子。以其母五人所生。號爲五宗。殊屬無理。漢改爲十三王傳是也。是王氏亦有不滿意於史記之處。不過不承認索隱之說耳。

索隱云。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制。正合附惠帝紀而論之。不然。或別爲呂氏本紀。豈得全沒孝惠。而獨稱呂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爲二紀焉。

鄭樵云。遷遺惠而紀呂。不無獎盜乎。

趙翼曰。史記不立楚懷王孫心傳。殊爲缺筆。陳涉已世家矣。心雖起牧羊。然漢高與項羽皆北面事之。漢高之入關。實奉其命以行。後又與諸侯王共尊爲義帝。而漢高之擊項羽也。并爲之發喪。則心固當時共主。且其人亦非碌碌不足數者。因梁敗於定陶。卽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因宋義預識項梁之將敗。卽拜爲上將軍。因項羽殘暴。卽令漢高扶義而西。及漢高先入關。羽以強兵繼至。亦居滅秦之功。使人報心。心仍守先入關者王之之舊約。而略不瞻徇。是其智略信義。亦有足稱者。非劉聖公輩所可及也。自當專立一傳。乃史記逸之。豈以其事附見項羽諸傳中。故不復耶。然律以史法。究未協也。

按此卽所謂本紀列傳漏略之失也。索隱論史記之漏略。並欲補曹叔振鐸許男邾子世家。吳延陵晉叔向衛史魚列傳。王氏鳴盛謂史記本自疏闊。周七八百年只一紀。漢每帝一紀。已自詳近略遠。惠帝無紀。亦復何害。王氏此言。不足以難索隱。循通史之例。宜爲漢本紀。不當每帝一紀。旣詳近略遠。卽不宜遺惠而紀呂。項羽有本紀。陳涉有世家。懷王獨無之。更不可以例言也。

索隱云。司馬相如列傳。不宜在西南夷之下。

又引王劭云。醫方宜與日者龜筮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

又云。大宛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並司馬氏之殘闕。褚先生補之失也。

趙翼曰。史記列傳次序。蓋成一篇卽編入一篇。不待撰成全書後。重爲排比。故李廣傳後忽列匈奴傳。下又列衛青霍去病傳。朝臣與外夷相次。已屬不倫。然此猶曰諸臣事皆與匈奴相涉也。公孫宏傳後。忽列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傳。又列司馬相如傳。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傳。循吏後忽列汲黯鄭當時傳。儒林酷吏後忽又入大宛傳。其次第皆無意。可知其隨得隨編也。

按此卽所謂列傳序次錯亂之失也。其錯亂之失有二。一曰後人錯亂之。一謂隨得隨編錯亂之。如前之說。司馬氏不負此錯亂之責。如後之說。創例而著通史。不經意如此。何能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乎。今觀其自序之次第。則固非後人錯亂也。索隱嘗欲改其次序。王

氏鳴盛謂後乃自悔其穿鑿。俱仍舊貫。並云述贊猶於李廣之下。衛青之前。抽出匈奴。入於南越之前。誠不知而作。皆非是。王氏此言。亦無理由。史記列傳序次。錯亂之處。毫無意義。索隱議改極是。王氏非之。真可謂食古不化者矣。

索隱云。蕭相國曹相國留侯絳侯五宗三王六篇。可合爲一篇。

又云。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爲乖絕。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原。宜抽魯連同田單爲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爲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按此卽所謂世家列傳分合之失也。史記合傳最多。如管晏。如孟荀。其合俱有意義。作史宜合傳。作通史尤宜合傳。魯連鄒陽合。屈原與賈誼合。索隱謂其年代乖絕。余謂此語無關重要。必學術同。政事同。或行誼同。始可合之。年代無與也。屈原與賈誼。雖同爲文人。究竟絕不相類。司馬氏僅以弔屈原一賦而合之。此爲作文便以連綴也。誠不如索隱謂屈原與宋玉合之理長。

趙翼云。史記曹參世家。敍功處絕似有司所造冊籍。自後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周緤等傳。記功俱用此法。并細叙斬級若干。生擒若干。降若干人。又分書身自擒斬若干。所將卒擒斬若干。又總敍功得郡若干。縣若干。擒斬大將若干。裨將若干。二千石以下若干。纖悉不遺。另成一格。蓋本分封時所据功冊。而遷簡料存之者也。

又云。史記堯紀全取堯典。舜紀用舜典及孟子。禹紀用禹謨禹貢及孟子。其自序謂擇言尤雅者。

董份云。太史公傳如自序及游俠貨殖伯夷孟子等傳。皆自撰。故皆絕妙。如諸世家。皆多錄左氏戰國策等文。不過載舊文而略增損。

按此卽采書未加潤色之失也。司馬氏自敍云。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是司馬氏亦知修飾潤色之要。而卒不能者。非倉卒成書。率爾綴合也。蓋司馬氏乃文章之伯。非良史之才。其文之佳者。實非後人所能及。除自作數篇外。其他只得排比舊籍成之。疏於史法。熟於文法。事蹟繁多。不可以文法部署者。司馬氏卽無可如何也。

趙翼云。田儋傳項梁趣齊進兵。共擊章邯。儋欲楚殺田假。然後出兵。据項羽紀。項梁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殺之不義。而田榮傳則以

此語爲楚懷王之言。

又云。齊悼惠王傳。悼惠子哀王。將發兵誅諸呂。乃先誘燕王劉澤。澤發其國兵并將之。澤不得歸。乃願往長安。議立哀王爲帝。哀王遂資其行。而澤傳不言被誘入齊事。但云太后崩。澤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遂與齊合兵。而澤先至長安。

又云。朱建傳。謂鯨布欲反。建諫之不聽。布誅。建得不誅。事在鯨傳中云云。今布傳無此語。

又云。佞幸傳序。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閔孺。而朱建傳又云。孝惠有閔籍孺。是并二人爲一人。

又云。酈食其傳。既序其見高祖之事。而朱建傳又重序酈生見高祖之事。與彼傳小異。

又云。周仁傳。仁以不潔清得幸。景帝崩。仁尙爲郎中令。終無所言。景帝以此再自幸其家。按既云景帝崩。乃又云景帝再幸其家。文義不順。漢書刪景帝崩三字。便明。

又云。田仁傳。太子斬江充。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之事。既云丞相令司直田仁閉守城門。因縱太子下。吏誅死下。又云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族死涇城。文既繁複。且不可解。

按此卽所謂傳紀歧異之失也。採取各書。未加互勘。彼此歧異。在所不免。此等之失。各史皆有。不僅史記也。

史記之失。六者之外。予之私意。尙有三事。一。八書漏略之失。有河渠而無輿地。記封禪而略藝文。其失尤甚。談既論六家之要旨。遷又講業齊魯之都。並從孔安國受古文。且得窺石室金匱之藏。而藝文無書。遂使後之議古文者。盡謂劉歆僞造。此司馬氏不記藝文之過也。二。自作諸傳。重文章而輕事實之失。如伯夷列傳。毫無事實。純係議論。屈原列傳。其序述事蹟之處。皆不甚的確。漁父之問。乃屈原之設詞。未必真有其事。司馬氏采入列傳。綴於頃襄王怒而遷之下。並復接以乃作懷沙之賦。若真有其人其事者。又如儒林列傳云。自孔子卒後。七十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子路死在孔子之前。而云自孔子卒後。子路居衛。豈非僅爲行文之便利。而不顧及事實耶。三。采取各書。所不知

者不能詳加審慎之失。如律書云。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法。三其實。所謂三分損益之說也。本此法以求所列各律書。皆不能通。况本書所載之法。以九寸起律。而律書忽列八寸一。一書之內。全不相應。悉心攷之。所紀之法。係絲絃之法。所載之律。係竹管之數。(余別有律數說。考之甚詳。)司馬氏未必知律。据舊本而錄之。其所不知。又不加審慎。於絲絃載其法。於竹管列其數。合爲一書。而不自知牴牾也。

總之司馬氏係文人。非良史。良史之著述。當純用客觀。不當雜以主觀。傳肖其人。紀詳其事。是非詳略。宜悉如其分而止。若雜以主觀。一字輕重。往往使本來面目。全爲改觀。司馬氏之著史記。以主觀出之。後人推其文辭優美之數篇。皆其主觀最多者也。自司馬氏以前。史家無此體裁。司馬氏開一新局面。其見識實有足多者。卽其疏略之處。不能如後人之周密。亦創作者無可無如何之事。惟囿於耳食者。言史卽推司馬。若不容更置疑議。其有一二稍置疑議者。必曲爲之說以回護之。則未免拘守耳。夫學問乃天下之公器。不可執己。亦不可徇人。平心商榷。是非自見。余著此篇。非好攻擊前賢也。爲史家商榷體例而已。

斥誤據史記以攻左傳之妄

冉崇烈

司馬遷發憤而著史記。其文章之美。古今罕能與匹。而於考訂事實。往往不免疎誤。蓋緣意在行文。信手寫去。故一書而前後互異。惟觀其全。以會其通。斯無悖於述作大旨。若斷章取義。窺其一鱗片爪。卽據以駁斥舊聞。是大不可也。茲就其自序與韓非諸傳。以證「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二語。顯有語病。則左傳一書。非後人之所能僞託者無疑也。

漢書藝文志法家有韓子五十五篇。今存史記自序曰：「韓非囚秦。說難孤憤。」據是。則非之書。當作於入秦之後。然於非本傳則曰：「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

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是本傳鑿載非書作於在韓未入秦之前，記敘事實，歷歷分明，且不僅非書不作於未入秦之前，則斷無有人或傳其書至秦，而秦王見之之理。即非被遣入秦之後，李斯姚賈毀之，秦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是李斯之害，非欲其速死，時間極短，非豈暇著書耶？非且欲從容如獄中上書而不可得，豈更暇著如今存之五十五篇洋洋十餘萬言之書耶？且也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說難爲韓王之不明也。作孤憤憤韓之將亡也。此一望其篇目而即可明爲在韓未入秦以前之作。然則史記自序乃云「囚秦而說難孤憤」其爲史公之信口開河，任意點綴古事而非其實，何疑哉！

由是以例。一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二語亦正其類。十二諸侯年表曰：「孔子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虞卿……爲虞氏春秋……呂不韋……爲呂氏春秋……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其一則曰左氏春秋者，即左氏傳也。今虞氏春秋已亡，呂氏春秋尙存。十二紀八覽六論，蓋畧仿左氏十二公傳，未可知也。又一則曰春秋國語者，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春秋本魯一國之語也。故左氏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得名國語，蓋古文家舊說也。或曰此春秋國語一

名，春秋即指左氏春秋國語別爲一書，卽春秋外傳也。此說未必然也。司馬遷與劉向校書不同時也；古人書名，多出劉向更定者。如漢天子中書曰淮南九師書，而漢志名之曰淮南道訓，從劉向所定也。中書曰國策，亦或曰國事，曰短長，曰事語，曰長書，曰修書，而漢志名之曰戰國策，從劉向所定也。以此推之，則韋昭國語解敘云：「左丘明……爲國語……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或外傳所以名國語者，亦劉向所更定，惜今向附國語之敘錄已佚，不可徵也。且也古人往往以二書相接近而混稱者，如墨子兼愛尙同諸篇稱詩之周頌國風爲書，是詩書混稱也。司馬遷去古未遠，此風未替，故當時稱左氏春秋內外傳均曰國語。及劉向校書而始定春秋內傳曰左氏傳，外傳曰國語。後世承學之士，不審由來，繳繞於左氏傳國語二名之間，而不能會通，遂謂「司馬遷當時祇見有外傳之國語，未見有內傳之左氏傳，故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左氏傳古文晚出，依託也。」此其鹵莽武斷，豈不所見者至淺薄哉。

左傳杜序正義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此沈氏者，沈文阿也。陳書儒林有傳嚴彭祖也。漢書儒林有傳彭祖治公羊春秋名家，兼治左氏。隋志著錄春秋左氏圖十卷，漢太子太傅嚴彭祖撰。據漢書本傳，彭祖事眭孟。（卽眭弘，漢書有傳，孟其字也。）眭孟以言災異爲霍光所誅，是彭祖乃昭宣間人也。觀周篇者，孔子家語中之觀周篇也。昭宣間人所引，乃真孔子家語，非今王肅所僞造之孔子家語也。今孔子家

語亦有觀周篇者，乃王肅仍舊篇名，而易其本文。故今觀周篇轉無此文也。丘明作傳，真孔子家語既有明文，且爲昭宣間人，廉直不事權貴之公羊家，嚴彭祖所引，時距二劉校書於成哀間者，尙遠。然則近世倡公羊今文，而排左氏古文，且謂左氏傳爲劉歆解散國語所依託，豈非公羊家曲學阿世之末流也哉。然竊謂此真孔子家語所云「丘明爲之傳」傳之一字，亦包舉春秋內外傳而言，與司馬遷言國語二字，兼包內外傳分量相等。

論衡案書篇「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室以爲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寅、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爲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寅、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尙略。故復錄國語之辭以實。」案漢成帝賜班旃中祕書之副，見漢書敘傳。中祕書者，中古文咸在焉。故班氏家有賜書，世習古文。班彪者，旃弟穉之子也。王充師事彪，故作論衡，自言淫讀古文（自紀篇）書中敘古文經傳頗詳。實則左氏傳在漢初北平侯張蒼已獻之（說文敘）不待出孔壁而後傳世也。且充言左氏先作傳，後錄國語，與漢書司馬遷傳贊說同，當有所本。然則世之倡今文者，旣大言推重王充，而又肆力攻擊左氏傳，不知王充乃真古文家也。豈不大可笑哉。至於內外傳之名，昔人辨之已審，茲不復贅。依右之解釋，然則司馬遷未爲語病也。在近世之淺人見之，遂若司馬遷祇言國語，而不言左氏傳，知一

十而不知二五，因以爲病也。雖然，司馬遷亦自有語病。失明之人，不能著書，理宜然也。必左丘失明而後作國語，烏見其可也。更試摘錄史記自序此段原文觀之。

（上略）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予之罪也！夫是予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姜里，演周易；孔子戾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下略）

其報任安一書，亦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云云，語與自序正同。蓋以古人之殘廢著書，喻己之遭廢刑而作史記，故一意行文，不徵事實。（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已言之）卽如所謂「孔子戾陳蔡，作春秋」，其實春秋作於孔子反魯之後，若以其正當戾陳蔡之時而作，其謬不言可知。而呂不韋韓非之書，亦不作於幽囚罪廢之後。獨文王之易，屈原之離騷，作於得罪之後，頗有事實證明，其餘非可一概論也。然則左丘國語，決作於未失明之前，而決不作於既失明之後。雖無他書可證，理當然也。而司馬遷筆端狡獪，必以失明而後有國語爲言者，非是，則與己之遭刑著書不相合耳。况以此一語而疑及左氏傳之爲僞，則遷也。有知，不更將冷齒於地下哉！

專著

中華民國立國紀念日前之革命黨

顧實

第一

與中會與唐才常之變

附三合會與哥老會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以光明正大之主義，號召於天下，終有功成奏凱之一日。民族國家主義之日昌於近世也，豈必由夫歐風東漸哉！在此自然之人心，固常在矣。加之，一人之專制，及少數之官僚，蹂躪大多數之人民，於理尤為不公，愈足以激成政治的革命之成功耳。今日中華民國第三度革命又告成功，五族共和之幸福確定，和平的公平的調處民族之關係，五族間萬無再起軋轢之理由。惟舊官僚之毒蝕未衰，而欲貫徹政治的革命之宗旨，尤不可不回顧民國成立前之革命黨，以促未來之反省。

民國成立以前之中國政府，三皇五帝三王，已見興亡紛如。降而及於二十五朝之興廢，更如棋置。要莫不依民意而為之轉捩，何則，中國之君主，興廢無恆。而其人民，則自古到今，一個之民間社會也。故得民意則存，失民意則亡。清廷之入關也，原有一部分之人歡迎之，而畢竟反抗之者衆。此反抗之種子，陸繹不絕發現於滿清一朝政治之下。然使清廷而未至如歷朝叔季之失政，尚有一部分人擁戴之，未足以幾佔一國之全人民而發同意的革命也。此真足為革命黨危，而為清廷咎者也。雖然，清廷退位，在共和政體之下，猶不失位祿之尊榮。較之前朝之末君，有願生生世世不再入帝王家者，寧非大幸福哉。中國本無確定之國界，疆宇號稱一統無外，而以四裔盡為其邊土。故國家之觀念，不甚發達。惟有鄉里之思想，尚為強盛。是以有客家移居本地者，恆受本地人之輕蔑，而久亦相忘於無事。此在中國內地，無不見有此風也。故中國人民可大別為本地人，客家族，二種。本地人者，原籍土著之民也。而客家族者，則自他鄉流離而

來，寄留之民也。此寄留民之客家族，受享有原籍地權利之本地人之輕蔑。同於賤民待遇之狀態者，亦一種自然之傾向也。滿洲之客家族，入山海關而君臨中夏之所謂漢土。創愛親覺羅氏之清帝一朝。其有世享漢土原籍地之權利之本地人，抱反抗之思想者，稱之曰客帝，亦無非輕蔑之之意味而已。徒以君民之不平等，主客之感，不能相忘於無事。清廷亦專務保持勢力，俾絕無反抗之餘地。而本地人之漢族，在形劫勢禁之下，思想卑陋，頭童齒豁於八比制藝詩古文詞之中，但得升斗微祿，翎頂輝煌，即甘爲家雞走狗而不辭。自愚而爲人所愚，以送其一錢不值之三百年生涯。故讀書明理之人，如吾家亭林及黃梨洲呂留良戴南山之徒，雖皆陰唱排滿主義，而不足以動搖一國之社會。其後清政不綱，乘淫威之墮弛，鬱勃之排滿思想大起，則同於歷朝叔季之社會自然動搖也。顧機運未到，半成功之太平天國洪秀全一朝，終於九仞一篲之失敗。而滿清賴一部分人之力於擁護，暫得維持恢復。然漢人心裏，終見滿漢之不能融和，家雞走狗之會胡左李，徒勞殺戮同胞。兼之與外國之戰敗，及外交之失策，領土之割棄，何止日蹙國百里，危及人民之自身，影響絕大。於是乎潛伏又潛伏之排滿思想，重見蓬勃發露而不復可抑遏。其標榜排滿革命之革命黨，實產出於中東一役戰敗之後也。揭發革命正鵠之黨會，始於廣東孫中山先生之興中會。中山名文，號逸仙，廣東香山縣人，習醫，兼通史學，夙慕洪秀全之爲人，抱革命思想，散醫業所得之收入，糾合志士既久，遂結合興中會。三合會以發難。時中東戰後之光緒二十二年（日本明治二十九年）也。其興中會之章程，歷舉滿清朝廷之內政腐敗，外交失敗，明分割之禍，懸於眉睫，而不可不興隆中國之理由，是以謂之興中會也。其達到正鵠之手段，在於革命戰爭。而三合會者，跨連廣東廣西及江西福建，有多數黨與之秘密結社也。蓋明末兵士子孫之流寓者也。其性質剽悍，勇於戰鬥。清康熙中，始有三合會之名目，並有天地會三點會之別名。天地會者，清乾隆五十二年，叛於臺灣之林爽文所結也。三點會者，一名上帝會，奉太平軍之洪秀全馮雲山等爲師，廣東之朱九濤所倡也。此三合會，上帝會，天地會，三點會等，皆同類而異名。三合會之信仰，在於耶穌教，抱自由平等之思想，反抗官吏，屢屢起事。其首領鄭弼臣遂與革命黨相結合，孫中山提挈興中會及三合會，是歲，謀舉兵廣東省城，事發覺不成，僅以身亡命海外。時廣東人史堅如埋炸彈於廣東總督衙門，將暗殺總督，亦不果，被捕，處死刑。是

實中國革命黨活動之第一步也。事雖不成，而陳吳劉項之崛起，固始於子房博浪一椎矣。

戊戌政變，同志之六烈士，共罹慘戮，滿清政府之惡德益彰。湖南唐才常竊與長江一帶之哥老會相結，欲有所爲。哥老會者，起原於太平軍平定後，被解散之義勇兵，爲患難相救而團結之秘密結社也。做水滸傳，各地設梁山泊。每山泊各有頭目，專務義俠漢之集合。義心爲本，堅固同於兄弟骨肉之結合。然而多有無賴不逞之徒，賭博劫掠是務。民害不堪，官吏不能制。本勤王義勇兵之後身，而轉化成不平黨之巢窟，帶有政治的叛徒之色彩。於是官吏招撫其頭目，使爲武官，任鎮撫之職，如徐寶山者是也。爾時北京有義和團匪事，唐才常乘機（光緒二十六年）與哥老會相結，欲舉兵漢口，謀建一獨立國於南方。爲湖廣總督張之洞所探知，自首領唐才常以下，被處死刑者極多，其與黨亦有亡命海外者。時孫中山又使其同志楊衡舉兵廣東，攻惠州城，其軍需由廣東富人劉學詢所供給，與哥老會南北相應，共爲犄角，然亦終於失敗。是革命黨第二次之活動也。而唐才常就刑之壯烈，感動人心，以致入革命黨者日益多焉。

第二

日本留學生

英日同盟及

日俄戰爭之刺激

先是中日兩國在於同種同文之比鄰，然清政府妄自尊大，不明兩國實情，因國交之阻隔，致以干戈相見。而甲午一戰之後，中國朝野人士，始知日本之真相實力，與敬畏之念，生敦睦之觀。於是兩國士夫，各共披瀝肝膽，上下其關於東洋大局之議論。由此結果，爲欲救中國之時艱，在於人才之養成。而日本以有一日之長，任其善導之責，盡唇齒輔車之誼，意見亦相一致，當在戰時，張之洞已極疑慮日本，先派員視察，有所調查。遂送多數留學生於日本，俾受教育。內創設文武新式學堂，備聘日本教師，以開風氣之先。戊戌政變，雖使新學之氣運，來一頓挫。然義和團匪事件之後，政局又一變。南北競興新教育，一面聘教師於日本，一面官私留學生滔滔不絕，向日本本

業歸國者，諒不乏有用之才。然爲清政府發生意外之打擊，即大抵留學生感受革命思想是也。從來此輩學生，爲似是而非之孔子教所錮蔽。一旦脫父兄師傅之監督，家庭鄉黨之制裁，留學於海外自由之天地，無束縛之思想。遂隨聞見而開通，喜聞外國之新學說，傾心於自由民權主義。當在國內，雖甚不意及自國之衰弱。而在海外，以與他國之比較適切，憂國之念，自不能不從中而來也。當時孫中山正在鼓吹革命，機緣相湊，讀書人之夙有排滿思想者，尤相需而奔集於革命主義之麾下，日形其多，此豈日本教育之罪哉！彼留學於英美德法諸國之學生，亦多有感受革命之思想。畢竟出於中國人之自覺，而感知革命之必要而已矣！

義和團匪變後，列強對於中國，或唱分割，或說財政聯合監督，國勢之垂危岌岌，有不可言喻之狀。爾時日本則持中國領土保全主義，以光緒之二十八年（明治三十五年二月）訂結日英條約，兀然砥柱中流。然首反此主義者爲俄國，俄國租借旅順大連，敷設滿州鐵道，假鐵道守備之名，屯駐大兵，有永久占領東三省之勢。同時亦將危及於屏障日本之朝鮮，朝鮮之運命者，日本之運命也。會由中日戰爭一度解決之朝鮮問題，於是乎又不能不由日俄戰爭，以結果根本解決。此日俄戰爭，與養成中國留學生之愛國心，大有力焉。即其愛國心一轉而大鼓吹革命，亦不得已之結果也。初俄國因正義嚴詞之迫責，不得不踐撤兵之約。自光緒二十八年（明治三十五年）之西曆十月八日，至明年之西曆四月八日，十月八日，共三期，約撤滿洲全部之兵。然惟游移其營所，而實則一兵不撤也。日本外交當局折衝又折衝，從而日本國內之輿論沸騰，新聞演說，共詆俄國之非，開戰論日盛。如七博士之建白，尤聳動一時之耳目。當此之時，中國留學生大受感化於日本志士之言論，成爲慷慨悲憤之愛國者。組織拒俄團之一團體，大聲絕叫，驅逐俄國。更發起軍國民教育會，因運動排斥俄國而歸國者不少。則皆革命黨員之策畫，欲歸國乘此時機，而有所活動也。光緒之三十年（明治三十七年）日俄開戰，日本海陸軍連戰連捷，世人所知。明年日俄和約成。當日俄媾和之中，日英新協約成焉。中國領土保全主義，重申於天下。不徒博中國清廷之感喜，且以此次戰爭之結果，德國之山東駐兵撤退，英國之威海衛駐兵撤退，東洋之天地，滿放平和之光。而革命黨人既受此等之激刺，自日俄戰爭之當時，直至戰後，猶尙繼續活動，聳動世人之耳目焉。

第三

革命黨合同

各地之起義與暗殺手段

革命黨之三尊者，孫中山外，則湖南黃克強與浙江章太炎炳麟是也。孫中山聯合興中會三合會，前已記之。黃克強湖南人也。卒業於張之洞創立之兩湖書院，後變爲反對其學風之民權論者。當唐才常之舉兵欲有所爲，不果。乃留學日本，入師範學校。及俄國撤兵問題起，入拒俄團。卒業後歸國，設一學堂於湖南，以民族的革命主義養成青年。光緒二十九年（明治三十六年）與陳天華劉揆一宋教仁等，創設華興會，推黃克強爲總理，以欲執實行手段，與哥老會頭目馬福益相結，實不異一唐才常之後身也。期明年（明治三十七年）之清孝欽后萬壽節舉兵。而孫中山之一黨，亦於是歲舉兵於廣西柳州。然黃克強冀與呼應，互犄角，成大事，亦爲張之洞探知，事敗，革命黨員二名，處死刑焉。此時浙江革命黨員首領陶成章亦冀同時舉兵應之，聞事覺，不發，黃克強僅以身逃於滬。萬福華之廣西巡撫王之春暗殺事件，黃克強亦爲其連累之嫌疑者，被捕縛，因變名得脫，遂與宋教仁共亡命日本，與孫中山章太炎互合爲一。章太炎浙江餘姚人，學問淵博，長於文章，有狂者氣概，激烈之排滿主義者也。蓋孫中山與黃克強爲實行之人，太炎則文學之士，然以文筆輸入人之革命思想，莫過於太炎，所以爲革命黨三尊之一也。太炎於光緒二十五年（明治三十五年）至日本東京，與湖南之秦力山等開中國亡國紀念會。後忽歸國，著駁康有爲之保皇革政書一篇，大博聲名。以序四川鄒容所著革命軍一書，在上海下獄。二年期滿，再至日本，東京之革命黨，奉爲民報主筆，民報者革命機關雜誌也。從此雜誌，發表激烈之排滿論，鼓吹民族主義，收效甚大。當此之時，日本始爲中國之逋逃數，同時爲中國抱革命主義之淵藪。然其主張尙不一定也，及革命黨開山祖之孫中山，於光緒三十一年（明治三十八年）抵東京，東京同抱革命主義之中國人，歡迎之，組織中央同盟會。得此組織統一的革命黨，於是孫中山與黃克強二人始握手相攜，而運動於南洋方面。章太炎依據機關雜誌，任革命主義之鼓吹，討究中國內地之各秘密結社，相與聯絡，以圖

勢力之發展。

清廷見革命黨之瀰蔓，講取鎮壓之策，定留學生管理規則，嚴酷監督亦無效。請求日本官憲，轉加抑壓，而愈增反抗。遂出其現世文明國所無之極野蠻辦法，懸鉅萬賞金，購首領之頭，首領依然出沒自在，不能獲，則大放偵探，捕斬嫌疑者，人心愈益激昂，激成反亂。光緒三十二年，（明治三十九年）江西萍鄉之炭山同盟罷工，以革命之後援，揭竿舉兵。明年之秋，革命軍陷安南接境之鎮南關。又明年，（二十四年）有雲南河口之兵亂。雖皆不成大事，然履霜堅冰將至之兆矣。

時張之洞袁世凱等家賊自殺之防壓手段甚巧。革命黨亦知張空拳之難於成事也，一變方法，使用炸彈暗殺，乘清廷出洋五大臣澤公等之將發，則有吳樾在北京車站投炸彈事件，（光緒三十年）人心洶洶，震動全國。浙江徐錫麟納粟捐官，充安徽巡警學堂會辦，以手槍斃安徽巡撫恩銘。（光緒二十三年）是尤自張汝祥暗殺兩江總督馬新貽（同治九年）以來，未有之奇事，清廷震駭莫名，因羅織嫌疑者，如秋瑾女士之慘死，普天同情，可謂暴虐極矣。徐錫麟出身日本留學生，由是影響及於日本留學生者亦甚大焉。

第四

清孝欽后光緒帝之死去

預備立憲

收回權利

清光緒帝在位三十四年，死於拘幽之中，同時為中國文明大阻障之女魔王孝欽后亦死去，兩宮遺詔，立醇親王之長子溥儀嗣皇位，時年四歲，（今宣統帝）而醇親王為攝政王，朝政承隆裕太后之懿旨而施行焉。

光緒帝之遺詔，拳拳於立憲政體，責其施行於羣臣，清末之憲政，實為帝之遺業也。清廷之立憲政體論，起於中日戰後，由中國一部分人之主張，欲師日本之隆興。戊戌新政，急於求見功效，來一頓挫。然義和團匪變後之覺醒，變法自強之義又盛行。而日俄戰爭一役之

日本連戰連捷，更來第三度催促中國之醒覺，以至革命聲浪，瀾蔓高漲，亦足促起憲政之準備，蓋清廷之所最畏者，革命黨也。威嚇利誘，俱失其效，爲緩和民心，鎮撫革命之計，莫如廢君主專制，而行君主立憲，以爲滿洲皇族安全之策。一時風行之說也。光緒三十一年，張之洞袁世凱二人聯銜奏於清廷，獻十年憲政實行說。明年派遣澤公等（端方戴鴻慈李盛鐸尙其亨）五大臣出洋，俾考察憲政。旋下預備立憲之上諭，命改革中外官制，務除去滿漢畛畦。命張之洞袁世凱二總督入軍機，再派考察憲政大臣達壽於日本，汪大燮於英，于式枚於德，命皇族留學於海外。採用袁世凱奏議，創設憲政編查館，中央資政院，各省諮議局，爲預備立憲之第一期。一時表面上，尤盡力於教育設施，頗有可觀。然而自新學勃興，教育廣被，民智之漸開，而新自由民權之思想發達，決非一部分人主張清廷之君主立憲，所能遏其潮流。亦中國歷朝興亡之國性，有以使然矣。

先是外國人恆憂慮孝欽后死去，必興大亂，然革命黨亦不屑乘喪舉事。忠鯁於清廷之張之洞猶在，尙爲出死力，鎮壓大局。一時寧謐無事。攝政王之初政，逐故光緒帝之怨家袁世凱一事，甚聳動世人耳目，然猶未動搖，蓋出於袁世凱隱忍待時之智力也。攝政王繼故光緒帝之遺志，不廢憲政之準備，然其方針在於中央集權，最注意於軍政統一，握兵權於朝廷，而後布欽定憲法。迨宣統元年，各省諮議局成立，首先大聲疾呼，請願速開國會。宣統二年，召集資政院，第一會之議決，亦徇速開國會之輿論。清廷遂取消九年後開國會之上諭，光緒三十四年（約以宣統五年開國會，在野之不平黨，一時無可指摘之機會。然而被外交刺激之問題，又復踵至，執經濟的排斥手段，因報復美國人排斥中國人之故，而排斥美貨，（光緒三十年）尋又有二辰丸事件，（光緒三十四年日本明治四十一年）則熱烈排斥日貨。此外有東三省問題，閩島問題，日俄日法新協約等。及至日韓併合之發表，而益惹起中國人之激昂，大聲叫絕神州之將陸沉，如何可忍。同時利權取回論，亦與對外思想，波連而起，曰治外法權，曰關稅擔保，曰土地租借權，曰鑛山採掘權，曰鐵道敷設權等，迫政府收回其許可外人之權利，此殆與日本幕末之志士，挾倒幕之目的，迫幕府破棄下田條約，對外硬強時代，民黨欲倒藩閥政府，迫政府勵行條約，正相類似，直執同一之手段矣。

然而清廷猶尙借立憲之名，隱行偵探政治，捕斬革命黨員，羅織及於無辜，禁止言論集會，以軍政統一，中央集權，專備專制之威力，並無立憲之意思，事實之彰彰不可掩，尤國民所絕望者也。滿漢畛畦之化除，徒有其名，絕無誠意，當時之要人，多屬滿人，且於官制改正後之內閣，位置慶親王肅親王澤公洵貝勒倫貝勒等，幾多之宗室，親貴內閣之名，大招民望之痛恨，引起皇族不可干與政治之輿論，而革命黨之鼓吹排滿主義，不論官吏，不論軍隊，不論學校，浩浩滔滔，幕天遮地而來，人人覺革命之必要矣。

革命黨一方利用所有之機會，背後操縱勃發又勃發之變亂。一方努力於借出版物，以激刺人心。而又有一種絕端激烈之徒，自暗殺安徽巡撫恩銘以來，恆以炸爆相饗，爲威嚇滿洲政府之手段，攝政王爲刺客所刺，有負傷之說，宣統元年末之訛傳也。及二年，攝政王發現炸彈，一時捕縛革命黨員汪兆銘等之聲騷然，然當時攝政王之處置，甚爲寬弘仁慈，而有革命嫌疑者亦殊感之。三年，廣東溫生財暗殺廣州將軍孚琦，尋又有溫生財之同鄉人陳敬岳暗殺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皆炸彈之功名，騷於一時者。

暗殺水師提督李準者，爲對於其殘殺廣東革命黨員之報復也。方廣東革命黨之舉義時，宣統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之夜也，黨員百餘，纏白布，突入廣東總督衙門，投炸彈，欲斃總督不成，乃放火，行燒討之策，爲守備兵所擊退。傳言當時警察及稅關，收沒武器彈藥，價值金磅二十萬特拉，（美國貨幣之名）是實革命黨計劃頓挫之原因。因之約爲內應之新軍亦不發，不旋踵而鎮定，當變起之際，李準以二軍艦，任鎮壓，其受誅於暗殺，陽曆七月也。

如使燒討廣東總督衙門之役，有兵器，有新軍內應，則革命軍之義旗，當不舉於漢口，而在此際矣。自此廣東之變，三四日後之四月三十日，廣東之佛山亦起暴動，然未幾潰散，是本同時勃發之愆期者也。蓋當時革命黨員散布於南方，及長江一帶，互相策應。比過七月半，廣東之西鄉地方，又見革命黨之活動。時清廷之警戒頗嚴重，南京漢口等處，竭力搜索黨員，然忽發生鐵路國有之事件起，引起四川之動亂，遂與革命黨以絕好之機會。

四川暴動之起，九月中旬也。然騷動之風傳已久矣。先是收回權利之熱潮，尤集中於鐵路借款，始於粵漢鐵路，收復外國已得之敷設

權，組織官民合辦之股份公司，而川漢鐵道亦爲政府勸四川紳商擔任股份者。既而一變爲國有鐵路主義，仗外資輸入之手段，盛宣懷爲郵傳部侍郎，尋爲大臣，成立四國借款，民間盛起反對之舉，借款亡國之說，譁然一時。乃政府執國有鐵路之方針，假若以現金收買民間本受政府勸誘之股東之股份，猶可未減其反抗，而政府竟不以現金，欲以紙幣。股東覺財產之危險，名仗國家之公，實害及人民之私，反抗之風潮大起。內有四川紳商組織保路同志會，冀貫徹民意，盛宣懷等入奏其少年好事者之滋擾，下解散之命，川紳益憤，大聲絕叫不負納稅之義務。於是清廷命川漢鐵路大臣端方鎮壓之，率湖北兵一營入四川，且下「格殺勿論」之上諭。川民聞之，以爲政府武力壓伏民意，益激昂慷慨，強硬其反抗之態度。當時革命黨出廣東入四川者不少，七月十五日，民衆數千，襲擊總督衙門。二十日，保路同志會之紳商，入謁總督，請撤回國有鐵路之上諭。不意總督趙爾豐拒絕不見，衛兵驅逐之，殺二人。於是驀地爲發大難之端，民衆及革命黨及保路同志會，難於分別，激成一團，發生四川之大動亂。正在此大動亂之中，陽曆之十月十日，（故有今雙十節之國慶紀念日）武昌革命軍，建樹義旗，未幾而南京政府組織中華民國成立，革命黨之事業，大告成功。

論曰謹述此篇，以見革命黨百折不回之毅力，爭赴民族國家光明磊落之正鵠，其刼歷不磨之真精神，足永爲吾民族之矜式及反省焉。

此稿，民國五年丙辰，國慶之前一日，在東三省某日報館，一夕草成，係日報文體，不足語於文字工拙。今自篋中檢出，覺舊事漸多遺忘，大有保存之必要，不遑筆削，存真也。民國十二年癸亥國慶日顧實再記

中華民國開國傑士傳

周烈士實丹傳

柳棄疾

周烈士實字實丹，號無盡，別號和勁，原名桂生，字劍靈，淮南山陽人也。生而有志，負傑才，尤耽文史，能詩善飲，故又自號山陽酒徒云。性不諧俗，時爲鄉里小兒所揶揄，既來江南，肄業兩江師範學校，遂移家青溪桃葉間，遭時喪亂，感慨淋漓，一發之於詩，所詣益進，歲已

酉冬，十日朔，余與同邑陳去病、金山高旭、創南社於吳中，四方賢傑，聞聲相思，烈士偕女弟芷生、邑人周偉、夏煥雲亦惠然肯來，稱社中眉目，復創淮南社，爲桴鼓之應焉。明年秋，同社高燮、高旭、何昭、姚光、蔡有守、結伴遊金陵，烈士傾蓋歡然，登臨憑弔，唱和盈帙，酒痕墨瀋，狼籍旅邸，則有白門悲秋集之刊，烈士自序所謂淒馨哀艷之詞，足以上繼宋玉九辨者也。又明年八月，義師起武昌，南朔響應，獨金陵猶爲虜守，烈士不欲居危邦，全家歸淮上，而身自迂道過余於申浦，一宿卽別去。已而蘇常揚鎮相繼反正，烈士聲大義於故鄉，被舉爲巡邏部長，登壇誓衆，辭氣凜然。虜山陽令姚榮澤者，陰賊持兩端，不利烈士所爲，私率役掩捕之，被執不屈，遇害時，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秋九月二十七日，春秋二十有七，夫人王氏，女子子一，五齡，男子子一，生未及期，流離奔竄，慘酷靡狀。老父叔軒先生七十老公，橫遭桎梏，虜令謀錮之十年，俾杜後患，會淮人有責言者，虜令懼，逸去，始得出，家本耕讀，迨遭蹂躪，無以爲生，嗚呼慘矣。同殉者邑人阮式字夢桃，亦淮南社中人，剖腹而死，厥暴尤烈云。

柳棄疾曰：聞烈士家淮上時，與同邑棠隱女士相友善也。棠隱懷才抱奇，而所適非偶，復中道歿折，遂發憤嘔血死，烈士爲立傳表彰，復繪秋棠圖以見意，徵寰中作者題詠殆遍，自撰秋海棠絕句，前後無慮數十疊，余觀烈士生平，蓋纏綿悱惻多情人也。一朝見危授命，慷慨慕義，奮爲鬼雄，賢者不可測，亦足爲我南社光矣。方武昌建義，而烈士友菽卿女士居夏口，烈士心危之，賦詩示余，有「英雄已分沙場死，莫遣蛾眉繫我思」句，其冬夜感懷詩，又云「傷心亂世頭顱賤，黃祖能梟禰正平」。嗚呼，此殆所謂詩讖者，非耶！白龍魚服，黃犢平陵，磨盾雄才，遼弱一個，他日義旗北指，當以一杯酒，招烈士之魂而奠之。

阮烈士夢桃傳

前人

阮烈士式字夢桃，號翰軒，別號漢宣，原名書騏，周烈士實丹鄉人也。生而穎悟，長負魁奇磊落之才，不屑以雕蟲小技自鳴。然下筆千言，縱橫辟易，論者輒推爲文壇健將云。肄業江北高等學校，繼遊金陵，入寧屬師範學校，文譽益著，過江名士，周阮齊稱，白門儕輩中，無其匹也。先後主皖南宣城模範小學，淮南敬恭學校，山陽高等小學講席。任上海香港鳩茲宛平諸報社通信，時南社社友咸寧李瑞椿創

克復學報於海上，慕烈士名，亦時以文字相誣諉焉。烈士生平持民族主義甚堅，讀思痛錄諸書，輒唏噓太息。廣州義師既敗，聞耗扼腕，痛不欲生，每潺湲流涕曰：「我漢族其遂長此終古乎！」及聞武昌樹幟，薄海景從，則浮白擊節，作石勒語曰：「賴有此耳！」素與周君交莫逆，淮南社之創，共執牛耳，淮上知名之士，奉爲依歸。而虜廷僞吏與強宗豪族則疾之若仇。蓋兩君賦性剛直，不能奄媚取容，而烈士尤喜面折人過，不少假借，虎虎有生氣，故忌之者尤烈云。值袁浦兵潰，鎮揚反正，周君棄學返淮，與烈士共謀保障鄉里，恢復南都，遂有巡邏部之創舉，周君爲長，烈士副之。內靖羣盜，外禦潰兵，時清江鼎沸，而淮上晏然，則烈士與周君功也。然忌者已瞋目視，攘臂起矣。九月二十四日，以淮城宣布光復，萬衆臚歡，獨虜令姚榮澤避匿不至，烈士知其反側，以大義責之。虜令陽唯諾謝過，而密謀所以報烈士者，二十七日，誘執烈士與周君於淮城府學魁星樓下，殺之，屠腸決腹，比於徐東浦之殉皖難，嗚呼慘矣。春秋二十有四，遺著啼紅慘綠庵雜識及翰軒叢話，幸未散佚，藏庋待梓云。

柳棄疾曰：聞烈士就逮時，捕者并及其弟錦麒，賴仲兄玉麟力持得脫。厥後虜令欲盡捕周阮父兄，爲一網打盡之計，於是烈士兄保麒、玉麒輩先後避地潤州，奔竄流離，稍稽復仇之舉。虜令遂嚮壁虛造，誣烈士之死，玉麒實與聞告密，其陰險如此。嗣鎮軍支隊駐淮，有問烈士與周君死狀者，虜令震駭失措，遽私遁南通焉。會周君父叔軒先生出獄來海上，南社同人始悉殉義顛末，思昭雪其冤，同社吳興、陳其美經營革命十餘年，發難攻江南製造局，傳檄定江左，遂建牙滬上，同人告以虜令無狀，一日殺二烈士，不撲殺此獠，無以謝天下。其美以爲然，遂行文南通，大索虜令，既就獄矣，而南通豪紳張督夙與虜令有聯，且利其賊私，匿不檻申，虜令復四出奔走，至上書大總統孫文，文令下復，不得要領。其美憤激馳電力爭，意謂「吾輩革命本旨，實因亡清政治之不平，今顧瞻民國，猶我大夫，深負初衷，今日之事，若不得當，義旗回指，首在南通，粉身碎骨，所不敢辭，豈非我開，敢告天下」云云。文意始悟，覆如其美旨，海濱慷慨之士，讀其美文，至有感激泣下者。或謂胡虜未平，非吾人內訌之秋，不知舊邦新建，首重刑賞，刑賞不明，本實先撥，縱中原廓清，而厲階終梗，不及十年，國其爲沼乎？故今日之爭，實關民國之榮枯，又豈僅僅爲一人恩怨也哉！皖人夫已氏嘗賣文於克復學報社，後主某報事，亦與烈士有

聯，烈士死，夫已氏袒虜令，以與清議抗，嗚呼！人心死，公理絕矣！同人念大仇未復，虜令稽誅，無足稍慰烈士與周君在天之靈者，爰以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一日，開會追悼，玉麟持烈士狀，乞余一言，義不獲辭，遂排比其事，而繫以議論，俾後之撰民國國史者，有取裁焉。

丹徒趙君傳

前 人

自五胡亂華，一馬化龍，而京口一隅，蔚為南朝重鎮，所謂「北府酒可飲，兵可用」者是也。金行代謝，寄奴挺生，內訌既清，戎車遂駕，陳師廣固，慕容就擒，因壘長安，姚泓面縛，於以正滑夏之誅，雪陸沈之恥，光祖宗之玄靈，振大漢之天聲，於鑠武功，猗歟休哉！蓋自琅琊南渡以來，祖逖桓溫所未有也。昔無忌異代，漢高怙悵於夷門，端木問仁，尼父咨嗟於微管，雄風雖逝，芳躅未淹。誦稼軒尋常巷陌之詞，冠帶遺民，有餘慕焉。顧或謂寄奴醉心禪讓之業，倉皇南返，委秦地於赫連，恢復中原之烈，唾手棄之，故毀譽猶半。千載而下，漢厄重罹，士不帝秦，人思覆楚，迺有天水王孫，丹徒布衣，承祖宗之餘烈，鍾江山之間氣，慨焉欲挽天地而澄清之。櫛風沐雨，有志於救民，黃屋左纛，無心於嬰網。以視寄奴楚社方吏，宋臺早建，公私之判，復乎遠矣。顧虜燄方張，義旗屢仆，出師未捷，賈志長埋，管樂有才，關張無命，白鳥遲躍，黃鳥先歌，寧非羲軒之不幸，而華夏之大哀乎！四海雖遙，百世雖遠，悲歌慷慨之士，猶將憑弔前人，慕義無窮，而况誼託同盟，身慚後死者哉！去病之石，未勒於燕然，有道之碑，遽徵夫玄壤。江村六月，朔風夜號，鬼雄有靈，庶幾相余，淚塞險巖，魂填溟渤，後有來者，請視斯傳。傳曰：君諱聲，字伯先，姓趙氏，丹徒之大港人也。父為鄉老，有聞於閭里。君生而有志，龍行虎步，瞻視非常，既負奇慧，復擅神力，慕義若渴，疾惡如仇。大港固有虜吏，一日捕市人置獄，其母泣請於君父，父逡巡未應，而君已入獄破械，挾囚出矣。時年甫十四，一市皆驚，吏亦無如何也。少負神童之目，九齡應試，邑令欲畀以冠軍，君顧弗肯，循繩墨，作字大小錯出，縱橫溢尺幅，乃已。稍長，成諸生，復舉拔萃科，才名籍甚，會科舉廢，入江南陸師學堂，既卒業，任新軍標統焉。自滿洲盜中國，二百數十年，胤禎弘曆屢以文字興大獄，士無敢言種族者。民益懵然，忘仇事虜，太平天國坐是敗，談者猶寇洪王，帝愛親，勿悟也。孫逸仙建義惠州，響應未衆，踰歲而蘇報倡，道於滬濱，昌言夷夏之防，鄒容諸子相繼起，著書立說，民族風潮，始一日遍東南數省。君自肄業陸師時，已隱然自任匡復之重矣。既掌兵柄，意氣益發舒，

嘗率部下謁明孝陵，猝詢其衆曰：若曹亦識此爲大明太祖高皇帝陵寢乎？衆有知有不知，則雜然應。君慷慨大言：「高皇逐胡元，奠漢族，功業隆重，無與比倫。至聖安而復亡於虜，閩浙繼陷，滇黔忽諸，地下有靈，弗來享矣。吾曹亡國民，其何以報前皇？」衆皆失聲痛哭，復雜然和曰：「惟主將令是從。」君喜，撫循之益力。語駸聞於虜江督，將中君以危法，顧事無左證，第罷其職，所部兵士，夙歸嚮君，臨別贈言，淚盈盈承睫也。君固不得志於江南，則北走津沽，從皖人吳懋遊，吳之將刺虜酋端方也，君實與其謀，多所擘劃，謀定，吳促君南行，君貽詩告別，吳答以書曰：「每誦君詩，不覺心酸淚落，豈某之傷懷後事，而出以兒女之情乎！抑詩意之感人深也。」復謂：「某爲其易，君爲其難。」蓋以程嬰杵臼之誼相助云。及副車誤中，吳以身殉，君益指天劃地，誓有所爲，遂入粵，復任新軍標統。會廉州以抗稅樹幟，土人劉恩裕爲之魁，四方志士多躡入其軍，勢稍稍張，虜粵督命君率師禦之。君既抵境，密遣部下通聲氣，顧劉起草澤，無足共事。虜將郭人漳與君同行，又時掣其肘。君怒謀誅之，弗克。知事未可爲，遂馳告諸志士，使他去。而劉黨亦分道離散，廉事遂定。君設宴廉之南門外海角亭，招諸將校痛飲，酒酣，卽席賦詩，有「八百健兒多踴躍，自慚不是岳家軍」句。蓋君以所志勿就，徒爲虜馳驅，不能無所快快也。顧郭人漳已冒其勳，受虜上賞矣。君既班師旋廣州，虜粵督張人駿亦器其能，將畀以重任。而端方自江南密電戒張，謂：「君才堪大用，顧志弗可測，毋養虎肘腋，致自貽患。」張獲電，遽削君兵權，使爲陸軍小學監督，未一月，復降督練公所提調，君知無望於內，遂請急歸吳，一省其家，復走香港，謀大舉焉。香港密邇兩粵，又爲虜政令所弗及，亡命之士，多麇聚於是，既獲君來，咸大驩。君以粵新軍，多已舊部，且與虜吏不相中，謀藉其力，以覆廣州，一旦度庾嶺而北，中原可圖也。因屬其事於皖人倪映典，而已爲之謀主。顧事終弗集，映典殉焉。虜吏知謀出於君，懸五萬金購其元，偵騎四出，卒無所獲，威名愈振。初揚州熊成基者在江南時，曾隸君麾下，受其陶鑄，及虜酋載濬那拉母子相繼暴斃，熊遂起兵於安慶，事敗走海外，謀刺載濬於哈爾濱，機洩死之。君素未以國士期熊，聞耗歎息曰：「昔在金陵，賢豪輻輳，若熊者，殊碌碌不足道，孺子今日乃能先我成名耶！」會汪精衛黃理君北入虜窟，刺攝酋載灃，復不得當，且被囚。君益發憤，遂奔走南洋羣島，遍訪其豪傑，備軍實，購器械，期年而後有成，將以紀元四千六百九年辛亥夏四月，潛師襲廣州，推黃克強爲總司令，率同志先

期入粵，而君與胡漢民駐港，備後勁，於是吳楚閩粵桂滇洛蜀皖贛越十有一國之士，相繼來會，論者咸謂中興有日矣。會粵人溫生才新自南洋歸，狙擊虜將軍孚琦，殪之。廣州大震，戒嚴，而虜之詞人，有廁身吾黨者，復漏師焉。虜兩廣總督張鳴岐，水師提督李準，益擁兵自衛，且下令大索黨人，知謀洩，有議解散為後圖者，克強持不可，謂「網羅已布，散無所之，戰亦亡，不戰亦亡，不如先發，事縱弗成，猶足以謝天下而激後起也。」衆曰諾。三月二十九日，遂攻虜督署，入之，張鳴岐倉皇洞垣，如狗竄遁，義師既失張，而李準兵復大至，乃巷戰，人自爲鬪，無不一以當百，殺傷相當。顧衆寡弗敵，卒敗北。石經武宋玉琳石慶寬喻倍倫姚國樑秦炳王明章雲卿羅節軍周華勞肇明李芬林常拔杜鈺興黃養皋李晚王鶴明李文楷馬呂羅坤李子奎李文甫林修明饒輔廷李羣陳文坡陳文有嚴確廷黎開龐雄羅聯羅裕光梁緯徐明林文方聲洞林覺民林尹民陳與燊陳可均陳更新馮敬劉元棟吳適劉六湖郭炎利郭增興郭鈿官郭天才翁長祥陳孝文陳大發林茂增王文達曾顯虞金鼎周團生吳順利丁細弟柯刁爲劉枕玉陳志徐晒西封來冕阮德山華金元林華嵩周增林清華劉爐陳文李仲陳保榮李自恩林榮平張作游陳作新吳炎妹林七妹輩百餘人，先後死之。獨克強等數人得脫，間道走香港。初君與克強約，師期既定，即親入粵，會二十六日，某女士自粵渡港，謂機械已漏，事且弗諧，君因留港俟之，而不虞衆之驟發也。既得密電，知有二十九日之舉，即倉卒就道，舟行晦日晨，始抵廣州，則事已大去，黨人盡死，遂復回港，感憤成疾，廢寢忘饋，醫者謂癰生於腸，請割治，君急於離港，弗允，顧病益甚，黨人送之入病院，施刀割，而遷延日久，體弱癰成，亦已無及矣。君初病，神志猶清，既施割治，翌晨，咯黑血，遂昏憤。時狂呼曰「黃帝來詔！」或曰「岳武穆來晤！」四月二十日，竟卒，年三十有九，克強諸人殯之於港，顏其碑曰「天香閣主人之碑。」柳棄疾曰得臣猶在，晉憂未艾，伍員不來，楚其肝食，人才之關係於國運，豈不重哉。廣州義師雖敗，識者謂克強有天幸得脫，而君又健在，左提右挈，捲土重來，天下事未可知也。虜廷以君再蹶再起，事敗而名愈張，忌之益甚，復疑其伏處大港，緹騎絡繹，鄉里騷然，豈知君不死於沙場，不死於柴市，而遂奄忽牖下乎。北征葛相，遽痛隕星，南渡宗侯，空呼渡河，天其終不欲漢族中興耶？何奪我伯先之速也。嗚呼痛哉！君嘗爲友人書聯，出句用「汲古得修綆」，友曰偶句其「滋胸生層雲」乎？君曰「吾不作頭巾語」，乃大書「交情脫寶刀」五字。

書法奇崛，下鈐一私印，則天水王孫也。時作小詩，尤饒奇氣，舒卷雲霓，吞吐海岳，蓋岳鄂王石翼王之倫，豈章句小儒所能夢見哉。飲酒可數斗許，醉後有力如虎，其自粵反吳也，僚友爲置祖筵，既醉則漫罵其座人，伸足蹴垣，深入者數寸，力拔之出，血涔涔不顧，既抵滬濱，與余邂逅於酒家，介丹陽林懿均而訂交焉，終席無一語及國事，明日即別去。然余觀君眉宇間，英氣咄咄逼人，雖徵林君言，余亦知其非當世第二流矣。聞君首途時，遇豪強爲不義者，奮拳毆之，至垂斃，幾扞文網，益想望其爲人，自君走海外，復遭名捕，萍蓬蹤跡，不復可親。去歲九月，君客遊檳榔嶼，始屬蜀友雷昭性輾轉存問，泊余裁書，叩起居，而君已他往矣。今年三月初，復以書來，詞曰：「別來三載，相思無已，偶於近刻，得見詩文，吟誦至再，如對故人。茲有請者，弟自出亡以來，未敢稍自放棄，近極意經營所事，在指顧間，惟阿堵物，尙虧一篑，就力所到，已窮羅掘，焦思欲燃，若因是掣阻，殆不止王敦笑人。昔公瑾用兵，子敬指困以贈，江鄉先哲，高義如許，矧用急難，遙呼將伯，千鈞一髮，尤甚前人，見信，望即於數日內，籌措至少兩千圓，電匯香港，以供急用，萬勿見却，他時握手中原，必有以謝君也。」余既得書，而力未能報，乃賦詩一章以告罪，有「此情或者皇穹諒，忍死猶堪睹凱旋」句。蓋自憐蟻蝨下才，謬廁同盟之末，既不能如終軍之請纓，復不能如卜式之輸財，內疚神明，外慚良友，幸而日月重光，冠裳再造，專車之骨，獲免於塗山，羊裘之足，得加於文叔，寧非大幸。詎料平陵一蹶，蒿里再歌，地坼天崩，山枯海竭，君子猿鶴，既反袂於黃花，賢者龍蛇，忍招魂於朱鳥，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然而人心未死，來者難誣，沈書督井，終開大明之天，扶目胥門，會見勾吳之沼，西臺皋羽，尙有餘哀，南國夷吾，詎無佳傳，爰以祈死之范文，勉爲執簡之南史。君真諸葛，大名垂宇宙之間。我愧尼山，絕筆繼春秋而後。

陳蛻盦先生傳

前人

先生姓陳氏，諱範原，名彝範，字叔柔，或作叔疇，又字憶雲，號夢坡，別稱夢逋，一號瑤天，晚乃自更名曰蛻，號蛻盦，亦稱蛻僧，又別署退僧。蛻存云：先世籍湖南衡山，嗣遷江蘇陽湖，故又爲陽湖人。先生生而負異稟，弱冠遊詩古文詞，尤究心經世之學，慨然以攬轡澄清自任。既累試不第，遂納粟爲令，謁選都中，復就試，得己丑乙科，仍棄去，入江西爲鉛山縣知縣，久之，自投劾歸，創蘇報上海，昌言革命。會山陰

蔡元培陽湖吳敬恆巴縣鄒容餘姚章炳麟諸子，方建中國教育會，日夜圖光復，得先生振宗風，則大喜，時時爲文張之。當是時，蘇報名震天下，虜廷驚駭，視之若一敵國，遂命大吏案治，於是元培敬恆出亡，容炳麟就逮，先生亦航海去日本，顧家室已毀，貧困幾無以自給，繼漫遊香港，無所遇而歸，復來上海，爲偵騎所陷，繫獄年餘，既得脫，走依陽湖汪文溥於湖南醴陵。文溥者先生女弟德輝婿，始共建蘇報，至是乃爲醴陵縣令，喜結納時士，丙午萍醴之難，保全善類甚衆，顧卒以是失職去，留長沙觀變。先生則往來醴陵長沙間，從醴人史良博遊，劉澤湘輩遊，嘗趣澤湘諸人爲文生祭之。一日渡淥江，訪紅拂墓，潛然謂同遊者曰：「吾死葬此矣，醴人甯調元以革命錮長沙獄三年，先生時時攜酒就獄中賦詩痛飲，出而與博專言調元，未嘗不流涕也。先生雖窮居憔悴乎，然心實未能忘天下事，識新軍協統定興劉玉堂賢，謂此勇士，緩急可用，使與文溥圖湘，會文溥以事就逮，先生與史良輾轉營救，已而光復軍起，先生欲使文溥說湘都督焦大鵬共玉堂率兵援鄂，議未定而大鵬被難，不果。鄂事急，玉堂以步兵馳赴，一日夜戰死，漢陽遂陷。先生聞耗，爲詩文哭之慟，謂文溥曰：「令早用吾策，君與劉偕，先十日赴援，劉或不死，漢陽不失也。」論者以爲知言，蓋先生之抱負匡濟有如此。既與文溥共參湘桂援鄂聯軍事，以司令沈秉堃無遠志，並去之上海。時南都新建，昔之亡人逋客，方濟濟慶彈冠，而先生布袍幅巾，蕭然物外，絕口不道前事。於是蔡元培吳敬恆先後爲言諸政府，請以蘇報獄付稽勳，且議優恤，久之不獲報，語寢聞於先生，亟使文溥謝敬恆，謂「正誼明道，非以計功利，吾儕自靖自獻，寧容貪天爲己力，幸告吳先生，弗以我爲念。」聞者皆扼腕歎息不置，以爲「賢者不負天下，而天下負賢者，非建國之祥。」顧當事者卒弗悟也。先生客上海經歲，爲南社及國學商兌會祭酒，任太平洋報筆政，繼走燕市，主民主報，未幾仍南歸，中華民國二年五月十六日，卒於滬西寓廬，年五十有四，配袁夫人，字幼菡，繼配莊夫人，字芙蓉，並先卒，繼聘某氏，未娶而蘇報獄起，遂別嫁去。妾二人，隨先生東渡，初使入女校求學，繼並遣嫁之，謂還其自由，所以崇人道也。子二，長巖，蘇報難作前出走，遂不返。次岐，代先生就逮，出獄後，早卒，遺腹得一孫，生三年亦殤，獨孀媳鍾氏存。女二，長撫芬，十年前，創女學報，名聞海內外，適重慶楊儁，並留學美洲，畢業後，返國。次信芳，畢業日本女學校，受基督教洗禮，今居上海。先生爲人闊澹沈默，恂恂如老師宿儒，卽而與之語，一引其緒，輒玄妙入微，

否或微笑而已。閑居耐苦思，嘗謂「一尋常俗語，皆有至理。」其學穿穴經史百家，旁通內典，兼及重譯諸籍，而尤長於詩，詩故雋上，益以身世蕭瑟，玄想孤邁。「論者謂窮而後工，幾幾與杜陵方駕。」所著有養雪軒初稿，烟波吟舫詩存，寄舫偶存，息齋詩，庚庚集，東歸行卷，滄波聽雨集，夢樓續雨集，九疑雲笈題襟集，捲簾集，殘宵梵誦，夜梵集，閒吟香草詩，爲誰存稿，蛻僧餘稿諸目，存佚參半，歿後汪文溥爲斟定付梓，計得七卷，附以瓣心詞殘稿一卷，顏曰蛻翁詩詞刊存，今行於世，而醴陵諸子收拾叢殘，嗣有所獲，將謀續刊焉。述學論事之文，精至縝密，前無古人，亦由文溥網羅得數十首，刊成文集一卷，餘緒爲小說，尤絕優美，惜散佚不盡存。

柳棄疾曰：十年前震陳先生名，以爲祥麟威鳳，泰山北斗，不世出之豪傑，其容貌議論，必有魁梧奇偉，慷慨激昂，足以排風霆而走海嶽者。嗣讀其詩，深微幽渺，輒心疑以爲弗類。民國紀元之歲，始得謁先生於滬上，退而益爽然若自失，將毋史遷所謂留侯貌似婦人好女子，不稱其功業者耶？抑上德不德，至名無名，仲尼所致歎於猶龍者耶？然後知先生非猶夫世之所謂豪傑者比，蓋直進而爲有道之士矣。先生之歿也，汪文溥述事略綦詳，傳尊且爲之別錄，而崑山余天遂涇縣胡懷琛又各有所紀述，先生之道德行誼，與夫事功學術，亦既燦然大備於世矣。顧汪子拳拳獨以一傳相屬，不佞若棄疾，抑又烏足辱先生，排比所聞，聊塞汪子之請，庶與諸家並行，非敢自附定論也。

甯烈士太一傳

前 人

甯調元字仙霞，號太一，湖南醴陵人，性鯁直，疾惡如仇，能飲酒，工爲詩文，早歲入同盟會，從事革命。丙午秋，創洞庭波雜誌，繼更名漢幟，日以民族民權之義，申做國人，世傳萍醴之役，實胚胎於是云。義師既敗，績牽連就逮，以無左證，得弗死，錮長沙獄中三年，刻意治學問，暇則酌酒賦詩，歌聲琅琅出金石，若忘其爲囚人也者。既得釋，北走燕京，主帝國日報，大言壯論，彈射虜政，無所忌諱。辛亥秋，將東之日，本行抵滬上，武昌兵起，乃奔走湘鄂間，累襄黎元洪譚延闓戎幕，元年春，民社成立於上海，創民聲日報，以君總其事，未旬日，奉大母諱，奔喪旋里，及再來而局勢一變，初民社者，武漢起義諸豪所倡導，擁黎元洪爲黨魁，民聲則其機關報，主張建都武昌，頗與同盟及南京

政府相齟齬，顧其擁護共和，保障民國，諸榮榮大端，未嘗稍殊焉。君既歸湘，宵人用事，繼君者汪文溥、楊德麟，咸被擯斥，而民社亦竟合併爲共和黨。君至則大恚，宣言脫黨，不復與民聲事。顧民聲議論益披猖，君夜飲被酒，直入報社，思拳毆其人，以洩義憤，會不遇乃已。鄂有妄人某陰賊奸詐，不得志於同盟會，輒遨遨偉人鉅子間，飛短流長，播弄是非，以爲快。君從廣座中，面折之，妄人者恨君刺骨。蓋其恃才負氣，不能與物爲推移如此。顧識者謂「君禍坐此矣。」已。湘人推君任三佛鐵路總辦，遂單車入粵。路事固爲弊藪，君以辣手厲行之，神姦巨蠹，一朝傾其巢穴，則環而騰謗，君一意孤行，弗顧也。治事之暇，乃與粵之名士寓公相唱和，寄情山水間，舟車四出，遍遊石門、昌華、白雲諸勝，賦詩言志，有終焉之語。會桃源被難，海內倏擾，君辭職，走滬上，電湘督譚延闓，說以自立。北廷聞之震駭，密令名捕，君願泰然不稍却，遂偕熊越山入鄂，將有所圖，事洩，被逮於漢口之德租界，檻送武昌獄，久稽未決，而討袁軍起江西，汪文溥馳書說黎元洪反正，首以釋君爲請，元洪不能用。金陵既陷，大事瓦解，君遂與熊越山同時遇害。君死未數月，元洪亦納土歸燕京，段祺瑞出督鄂軍，剗起義門以示意，蓋劉復藩、彭楚基、楊宏勝三義士之遺烈盡矣。

柳棄疾曰：十年以來，虜惡滔天，斬志士如刈草菅，君獨不死，顧殞身共和之年，寧非命耶！君最惡保皇黨人，嘗飲滬江之春申樓，洪醉出門，遇途人輒瞋目怒叱曰：「若非□□□耶！手革囊擊之，且行且罵，且搏，人衆知其醉，咸避去，抵寓廬始已。今□□貴矣，君又安得不死哉。」湘人有□□□者，亦□□黨徒，素與君相稔，嘗邂逅燕京，稠人廣衆中，□痛詆「革命黨皆狗彘，非人類。」時黨禍方急，詞人四布，□蓋欲激君怒而發其覆也。君色變，默然不應。陳其美既開府滬江，□私匿租界，偵軍事秘密，君遇諸途，字呼之曰：「□□，別來無恙。」□掩面疾走去。君告其美：「亟捕治，正軍法。」其美弗省，□復走燕京，蚤緣主國民公報，斥「南京政府爲假政府。」時論譁然，議者於以服君之先見，而歎當事者之疏也。雖然，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元凶大愆，何莫不然。於□氏又奚責焉，顧君死晚矣。

陳烈士勒生傳

前 人

陳子範，字彌生，號勒生，別署大楚擊筑，福建侯官人。少習海軍，既投身蕪湖稅關，爲傭書，與同邑林森相友善。民賊李鴻章助虜廷，覆天

國號爲元勳，鴻章死十年，子弟奴僕勢燄，猶炙手可熱。燕有李氏園，禁人遊覽，顧有捷徑，與官道連，不知者輒誤入，遭鞭扑，甚則縛送獄吏治罪，不稍貸。子輿氏所謂「方二十里而爲阱於國中」者是也。君居燕久，熟知其事，則大怒，一日入其園中，婆娑泉石間，興盡乃岸然自中門出，門者駭阻，語不遜，君數其罪而拳毆之，敗頰折齒，數十人盡披靡奔竄，君則從容留刺而去。李知爲稅關中人，又積怨於民久，慮不爲衆論所直，卒亦無如何也。已君奉調來滬上，與陳其美、章梓相結，日夜睥睨天下事，黃花崗之難，私設位追悼，爲文致祭，其詞絕哀。是年秋，東南兵起，林森略地定九江，君則奔走滬事。南都既建，森入爲臨時參議院議長，君獨傭書稅關如故。彭壽松者，光復福建有大功，因專軍府事。閩之殷頑夏肆，與夫失職不得逞之徒，恨彭氏刺骨，日爲蜚語抵諸北廷。北廷方基東南合縱之局，欲破碎之，而苦無所藉手，得報乃大喜，起岑春煊爲鎮撫使，率師入閩，捕治同盟會會員，將搆大獄，閩士騷然。君馳電力爭，以大義相詰責。岑氏知閩未可圖，一日棄職去。君思輯前後事實，爲岑鎮撫入閩記一書，以詔天下，未成而桃源禍作矣。討袁軍之起，君頗有所謀畫，語秘莫詳，素善治爆烈彈，義師既敗，益腐心切齒，淬厲以須，思收鉛刀一割之用，卒以失慎自炸死。

柳棄疾曰：君激昂慷慨，有古烈士風，與人交，握手出肺肝，相示屬有異同之議，廷爭面折，不少假借，朋輩視爲畏友。焉壯志未酬，糜其軀幹，朔風蕭蕭，浦江不波，安得招君之魂而一奠之哉。

孫烈士竹丹後傳

前人

孫君竹丹之死，余旣爲文以傳之矣。踪跡疎闊，見聞狹隘，未暇詳也。民國紀元之二年春二月，余遊天平鄧尉諸山，留滯金昌間，陳陶怡自海上郵書相招，「謂毗陵錢兆湘字孟雄者，竹丹故人也，願有以語吾子。」因馳赴之，則相與道竹丹平生行誼甚備，而於讒人誣搆之跡，及所以辭而闢之者尤詳且盡，余庸是據以撰是篇云。君諱元，一名銘，字竹丹，別號同仁子。先世居江蘇之上元，有以醫名於時者，嗣遷皖之壽州，遂爲壽州人。君年十九，與薛哲同學江南陸師學堂，已隱然以革命自任，旣東渡，入振武學校，學業傾其曹，所志益堅。歲乙巳，中國同盟會始成立於日本，君參預樞密，任皖分會會長，奔走黨務事，無夷險，皆猛勇精進，靡有難色。明年丙午，與孫毓筠等歸國，

謀起義江南，事洩，毓筠被掃入獄，君復走日本，圖再舉。時黨人聲氣日廣，而誠信未孚，意見岐出，恆有以細故相齟齬者。君太息曰：「昔人以才難爲患，今乃反是人華拿而家管樂，將如築室道謀何。」因盡力調護其間，使漸就融洽焉。復慨數載以來，義旗屢起屢墮，多以軍實不足爲之大梗。爰與錢兆湘諸人謀，多所規畫。值己酉春，熊成基至自長春，聞君說，甚激賞之，因與同居澄吉館。熊之來也，避清人耳目，踪跡甚祕，君爲更姓名龍潛，字曰望雲。復與石德純蕭翼鯤輩，釀金助其資斧，熊庸是得安居日本。日本參謀部有所謂軍事計畫祕密書者，頗於遼瀋間戰局有關，君以苦心弋獲之，思因熊以售於俄人，得重資，供黨用。是年秋，熊挾書返國，介俄之僑商，以干其外部，議值百萬，將有成言矣，猝爲姦人臧冠三所賣，死之初，熊之敗於皖也，輾轉走長春，與臧冠三識，臧故馬賊渠率，年六十矣，貌任俠而中實陰賊嗜利。熊既赴日本，臧函招之，至，則復主其家。居數日，頗悉臧隱，棄之，走哈爾濱。時黨人陳家樞輩邀君赴北京，陰有所圖。獲資五千金。同志時功玖張昉石德純梁蔭卿咸悉其事。而熊自哈電京，招君商售書事，君攜三千金，就熊於哈，謂熊曰：「聞此間有黨人商起予輩謀購地開墾，當以此資助之。」熊以爲然。君留哈爾濱十餘日，復返北京。臧聞君之攜資就熊也，妄謂熊已獲巨帑，函索萬金爲壽。熊馳書力白其誣，臧弗信，復以函來，謂苟弗獲金，誓密告清吏。熊得書未報，而禍作矣。臧既陷熊，復牽連及君，謂「方潛伏輦下，謀不軌。」熊慮君居虎口，將弗免，則故謬其供詞，指君爲清政府委員，盡諱其往來同謀之跡，以冀脫君於難。顧清吏錫良已電告北京，下令名捕，賴程家樞調知其事，密告得脫。遂偕梁蔭卿走天津日租界，中道金盡，石德純助之，始復歸日本。錢兆湘楊寶泰遊於東京車站，見其形神俱瘁，衣服盡敝，嗚呼可謂狼狽矣。君既抵日，遂杜門不出，日讀周易自娛，間治譯事，以供旅資。暇則與王堅何天炯宋教仁錢兆湘三四同志相往來而已。顧皖人有甚君者，日夜與其黨徒造作讒言，謂「君爲清人作偵吏，熊氏之獄，君實禍首。」曾參殺人，不疑盜金，飛短流長，駭成市虎。會趙聲自南洋來，日與君相見，微聞其語，舉以告君，且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此伯宗之所以死也，子好以直言賈禍，故人以惡名相誣，恐行且有甘心於子者，子其慎之。」君坦白無城府，置弗顧也。已而趙宋何王錢諸子相繼返國，甚君者無所顧忌，姦謀益熾，遂誘君至東京市外，與對弈，而使人持鐵啞鈴伺其旁，僞爲觀局也者，俟弈者呼曰殺，則應聲舉啞鈴擊君腦，雙目並出，立死。

復支解其尸，藏之篋中，假歸國名，攜登海舶，夜半沉大海，以滅跡云。時辛亥夏六月，君年二十有九。老父七旬，以思子得疾，竟不起。婦某氏，子女各一。

柳棄疾曰：蘭以芳自摧，膏以明自煎，君負英挺之才，而居污濁之世，龍性難馴，鸞翮易鍛，宜其死也。願既殺其身，復污其名，夫己氏之心亦太酷矣。錢兆湘謂余歲己酉秋，黨人孫武被舉爲湖北都督，自日本歸國，謀興義師，而行李困乏，則君實助之。又今所用陸軍軍旗，曩時號爲鐵血旗者，出武手定，與其他起兵方略，皆就正於君。其歸也，悉在行篋。故武與人言，恆曰：「使竹丹而誠偵吏也者，胡弗使清人要我於途，以博上賞，而獨賣熊成基哉！有以知其必不然矣。」嗚呼，孰謂世無清議也。柳棄疾又曰：兆湘既以後傳屬余，復使爲訟冤之文，布諸天下。自宋教仁以下若而人，皆與兆湘有同心者也。余迫於他事，棄置筆硯，卒卒數月，始竟厥願。而教仁則復隕身鉅虜之手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黃臺之瓜，一摘再摘，能無抱蔓之懼。又寧獨如曹子桓所謂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者，爲可悲慟哉！嗚呼傷已！

張同伯先生傳

陳去病 佩忍

先生諱恭，字伯謙，浙東金華人也。少小卓犖，聰穎絕倫。年十二冠童子試，十八膺鄉薦。里黨驚羨，君弗屑也。父棧，黟門教授，著錄甚衆。見君英發，輒以規律相繩。母蔡有曹大家風，愛君尤篤。故君雖負殊志，而常不得伸。當是時，明亡二百六十年矣。奴虜枋政，四夷交侵，神明之胄，方羣聚以謀光復，而圖共和，浸淫遍乎陬澨。故君亦毅然崛起，以提倡革命爲職志。會父母喪，君亦無所顧慮。乃日與其鄉之魁傑，交創立積穀會，千人會等，以厚集徒黨。而君名大著。初浙東自東陽蒼水諸公以孤軍抵拒清兵於吳山，越水間屢起屢仆，閱時最久。厥後殞喪，其殘卒多奔逃山谷，負隅自固。若大嵐山等，不可勝數。良者服田力穡，長爲農夫，以沒於世，不則羣聚爲盜，以豪橫一方。夫固積風成俗矣。而民俗觀念，迄未稍衰。君少讀史，多大略。又生長是鄉，習聞往事，以爲革命非空言可成，而欲實行革命，又非得山寨諸英，以爲己助，不可。乃益傾財，招致優伶，牧圉爲戲劇，六博俾游行遠近村落間。陽事報賽，而陰與諸豪擯相結。又多演宋明亡國故事，以隱復仇之旨。由是其人皆大感激，不期而歸者數千人。時徐伯蓀先生錫齡方創大通學校，於紹興。以秋瑾爲之主。君聞之，卽來訪，因得識呂。

東昇竺紹康王逸姚志強諸賢明年丁未并約沈榮卿周和暢吳麟荃等來訂盟遂共組織浙光復軍悉編制其衆爲八軍曰光復漢族大振國權又推舉得二十八人爲之統帥各以金約指爲識別於是徐君爲光復軍軍長秋瑾爲協領而君爲分統焉五月偕榮卿和暢回金華部署待發忽皖中事敗株連及越徐秋殉國而君名在黨籍尤爲虜所忌遂大發卒邏君綦嚴君因子身走處州山中匿一老儒家旋易傭裝衣黑衣變土語乘米船至台州復航海至上海就報館主筆久之稍稍爲人所知君亦變姓名走日本取萬物平等之義曰萬平號同伯故世稱君爲同伯先生終其身弗改蓋以此云君之在日本也主民報及天討筆政隱其名曰捲重示捲土重來意也又與彼國志士幸德秋水平山周交悉以胸臆相吐露平山大肆之因錄其語爲一書即今所傳中國秘密史者是也明年初夏歸上海欲與陶成章詣南洋羣島月餘陶不果來因北游青齊意遂渡秦皇島踰遼東塞外以與彼中志士相結而贊斧中罄竟不果行七月復來歸欲先返越以收舊部會清帝后薨朝野紛擾君喜謂時機至矣遂悉約熊承基陳其美褚輔成等擬圖大舉衆未畢集而熊君謀洩君並爲端方所捕逮繫金陵事竟弗成於是君益無聊病困幾死者半年己酉六月移上元縣獄遇之稍寬得瀏覽書史君因稍稍以吟咏自遣又敘述浙東戲劇源流成書十餘帙命曰劇史間譯日本人界利彥森近運平所著社會主義綱要若干卷若是者四閱歲而廣州革命軍與諸烈士死難者又數十百人耗聞君大慟嘔血絕粒者又數日及武漢倡義東南光復虜廷始開黨禁釋君出於獄然精氣已銷耗盡矣時江浙相定民情惶惑及得君歸始各釋然於是君乃召集舊部冀爲北伐之舉而共和告成南北統一君遂應同人所請詣杭組織政黨旋即被舉爲同盟會浙支部長兼都督府參議並創設平民日報以發揮民生主義識者韙焉余自戊申夏月始因姚君志強識君節概爲之欽遲及是冬由粵返滬君始來會握手傾倒俱憾相見之晚迺是夕君即被逮而去余爲怵然至去年冬余在越中適聞君至急往邀之君來而余又他出未之見也至今春始得相聚於武林日以氣誼文字相砥礪方謂生平知己舍君莫屬矣嗚呼孰意君竟淹忽而逝耶悲夫悲夫余以八月別君赴湘君亦以是月歸里歸不一月而病病一月而逝時民國元年十月五日也距生於光緒三年正月五日存年三十有六無子以妻兄之子方志璜嗣爲後生平著述自獄中諸稿外均散佚不盡存

陳去病曰。余著傳伯蓀恆自苦。其弗盡。及今春入越。得秋案全卷。及秋君所書軍制軍規。始服其布置之周。任事之勇。以爲自革命以來。其預備固未有若斯之完美也。而君又數語余以軼事。以故亡命時所衣黑衣。示余故余得悉君梗概如此。君又擬建張東陽祠於西湖。納光復舊部於同盟會中。刊布劇史。以改良戲劇。顧均未議行而歿。嗚呼。亦可唏矣。

熊烈士供詞

失名

熊成基。供。字味根。實年二十三歲。軍册年二十六歲。江蘇揚州府甘泉縣人。寄居安徽蕪湖。祖父熊瑞生。曾任安徽繁昌縣。父熊存仁。係候選通判。均已早故。母親胡氏。在堂胞兄熊成模。安徽候補州吏。目胞弟熊成鰲。年尙幼小。我一向在學堂肄業。尙未定婚。先在安徽練軍武備學堂。後入南洋礮兵學堂。均先後畢業。由南洋礮兵將校科。派陸軍第九鎮第九標礮兵排長。繼調安徽馬營隊官。由馬營調礮營隊官。我平日革命宗旨。以推翻政府。改革政治爲主要。不盡係滿漢種族之見。我平日待士卒甚厚。大衆頗爲我用。遂陰結在營同志。屢欲乘機起事。俱未得便。光緒三十四年十月間。因各省軍隊俱赴太湖。秋操。又值國喪。人心皇皇。皖省留防軍隊。僅有數千人。我本意如能攻開省城。據有根本重地。再連夜直赴太湖。秋操演習地。蔭昌端方均屬平庸之輩。衛隊都不過千餘名。斷不濟事。至秋操之兵。雖有兩萬。然多係空槍。難以抵禦我軍。如我得該兩鎮兵隊。直行北上。則必勢如破竹。且該兩鎮兵多係安徽隣省之軍隊。如一旦爲我。所有該隣省亦必在我之掌握中。有此天然一部落之根據地。一面攻取他省。一面宣布獨立。又何患目的不達。天下可唾手而得。遂於是月二十六日夜間。乘機暴動。逼脅混成協全軍叛變。放火創亂。開礮攻城。皆我一人主謀。並無主使之。人孰料城中內應。誤事。計畫未周。以致失敗。我之宗旨。事成則已。否則犧牲其身。社會上亦不無小受影響也。况各國革命之歷史。皆流血多次。而後成功。我此次失敗。者普通社會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知附和之原因。蓋由自由之血尙未足耳。譬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發達。我們之自由樹。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我今早死一日。我們之自由樹。早得一日鮮血。早得血一日。則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故我現望速死也。嗚呼。政府爾等。決不能誅盡我黨。亦祇有愈死愈多而已。起事之次日爲二十七日。下午四鐘。敗散。帶殘兵奔向廬州一帶而去。被

姜桂題馬隊三百餘人追至我之敗兵反擊姜軍如鳥獸散殊爲可哂嗣我因無援助所帶殘兵僅有三百餘人已知不能成事即勸伊等各自逃生我遂由廬州西北走去由西北又向正北由正北再向東北日行二三十里不等均循僻道空地逃去夜則宿古廟或小店所經地名日久不復記憶田中玉帶兵追勦我遇見多次他們亦不相識且官兵各存意見均想邀功我乃逃脫虎穴（按熊烈士供詞尙有未盡者因當時恐連及於人之故曾憶其到東京後與兆湘談及事敗逃至廬州解散軍隊畢本擬自殺復思大丈夫作事不可以失敗灰心留此殘軀或可再舉故未果然身無分文大地茫茫投向何所不覺放聲大哭時有兵士數人尙未散去其中一人（姓名不能記憶）云君不必如此我家不遠可一行乎烈士允之至其家兵士惟一老母旋云君須路費否遂贈烈士洋帑三枚烈士又復潛赴安慶隨赴蕪湖至其姑母處烈士姑母素奉佛教自建一庵於蕪湖市中烈士到日天已暮入拜姑母其姑大驚云此地捕令森嚴非安樂士汝須速換服裝方可逃避遂與烈士改服僧服贈其旅費並告以佛門規矩烈士一路逃至河南均係投宿寺廟故未遇捕云在東京時一日偕烈士游市中烈士購西鄉隆盛像一枚題云甘爲同胞死君名何可誇遍流英雄血灌既自由花）後由河南至山東煙臺由煙臺至大連今年正月由大連至日本神戶由神戶至東京住勤學舍勤學舍者即我們革命機關本部也（按烈士在東係與孫竹丹烈士同住牛込區市个谷町澄吉館其僞言住勤學舍者因恐誅及孫烈士也）本年正二月間我曾至瀋陽長春一帶游歷在瀋陽居留一天住在東洋旅館因聞田中玉在奉天伊曾充安徽督練處總參議他手中有我的照片並因瀋陽事無可爲故未久留復到長春在府署西偏租賃民屋一間改易姓名爲張建勳字立齋河南永城縣人自此我遂以此名字籍貫對人我的熊成基本名從未向人道及未久即行回日六月間黨人集議以黨中經濟困難欲謀舉辦大事必先籌得巨款始易爲力東三省介於日俄兩國之間將來必有戰事大有可乘之機適有北京派往日本之委員孫銘號竹丹在日本時曾與我相識（僞稱孫烈士係委員者因此時孫君在北京恐被波及也）但孫並不知我係何許人我以別號望雲二字告之（按熊烈士在東易姓名曰龍潛號望雲皆孫君與伊改者）伊得有日本軍事計畫秘本約十餘冊據云係爲中國政府所覓（孫君費盡心機謀得秘本欲賣去以作本黨運動經費熊言係爲政府所

覓蓋假詞耳。伊留一份如以售與俄人當得重價我即挺身擔任代爲銷售約定售妥各得其價之半先四冊作爲樣本意欲藉此聯絡俄人釀成戰局以便從中舉事故於八月間喬裝來東先至長春住臧冠三家中臧前開旭東公司伊子克明在日本東京耶穌教堂平日與我之友人相契所以知冠三其人而投止之後我因在臧家居住究屬不便乃囑其代租房間棲身並將售書來意告知囑其留意代銷又在臧冠三家曾見過徐尙德幾次徐亦絕不知我來歷伊後赴大連去訖有人說徐曾由大連寄我銀元八十枚實無其事如不見信可以赴郵局或錢行調查緣徐尙德之妻係日本人粗通中東文字其人智識亦非甚高如其知我底蘊恐亦早向官府報告矣我於八月中卽到哈爾濱寓在賓如棧從俄人夾根肄業俄文爲名暗謀交接俄人銷售祕密書冊乘便糾合同志以圖大舉適俄外部大臣來哈由在哈俄商介紹往見先交樣本二冊議價銀一百萬俄人現正調查尙未定局不意臧冠三走漏消息致被拿獲孫竹丹現在北京（孫君在北京亦係臧冠三指出烈士知不能瞞故言之）與我雖在東京認識並不知我真姓名緣吾在日本時頗守靜密主意不肯稍涉囂張從未吐露真名惟伊黨中首領黃興一人知我底蘊（烈士在東同志中惟孫竹丹石德純蕭翼鯤及湘四人知之黃克強尙由蕭君介紹始識烈士）所有旅行日用均由東京革命機關本部津貼（按當時熊烈士在東一切費用多係孫烈士所籌石德純蕭翼鯤二君亦有補助至返國旅費皆由孫烈士所贈熊烈士言係機關部津貼蓋恐株連黨人也）或疑我之在哈爾濱係圖行刺貝勒亦屬誤會總之我心堅定百折不回所短者年紀究竟太輕尙欠閱歷以致上年安徽之舉事與願違然心地光明磊落所說皆是肺腑之言倘使因我任意株連自問不安亦覺無謂至此舉發我之人董姓素不認識不過在長春臧冠三家見過數次請訊董姓便知所供是實熊成基供宣統元年十二月日。

熊案始末記

失名

戊申冬熊成基自安慶失敗後亡走日本會同孫元等再謀革命進行因缺於經濟有同志孫榮藏有新式兵書數十種議向某國求售而充革命經費於是孫元擔任回國至北京辦理此事而成基恢復之心切亦急於回國至東三省售書兼謀進行諸同志以成基在祖

國行動不便羣相勸阻適成基之友商震由滿洲致函成基謂書已交涉明白請來解決諸同志均不之信仍勸莫行適有臧某者與商震交厚力勸熊往而臧亦熊友並由臧某寓書乃父臧貫三介紹成基住伊家中內詳張建勳即熊成基成基以棲託有所機會萬不可誤堅急歸國諸同志以其志決勸阻無效而成基遂託名張建勳持臧介紹書間關至吉林長春即假寓臧貫三家詢及售書交涉始知商震之函空虛而臧貫三又居爲奇貨屢向告貸馴致成基所攜川資盡爲貫三敲去無遺資斧缺乏困頓長春己酉七月中旬孫元到北京後函詢成基現狀並及售書交涉一面尋舊友程家樾商議售書著手一面約梁冰籌議革命進行方法嗣得成基復信云商震前函盡屬子虛當另設法辦理並請速籌接濟孫元得信後即促程速爲售書旋由程介紹同志丁汝彪暨某國譯員趙郁卿將所帶之書售去一種由大清銀行匯洋三百元與臧貫三轉交熊成基而臧將此款全數吞沒成基不知仍來函告急始知臧不足靠而北京又無現款接濟正在難處之際復得熊成基函云同志韓應房過長春所帶川資尙敷兩人之用已與應房兄同至哈爾濱寓秦家岡賓如棧以後通信寄款直寄賓如棧萬不可再寄長春等云孫元得此信心始稍安乃一意研究售書交涉而購書者甚狹持不緊不脫態度彼此不肯俯就延至十月孫元欲脫北京交涉轉向哈爾濱著手於十月下旬到哈其時韓應房尙與熊同居一寓而梁冰亦因黨事至哈於是皆會集哈埠羣力交涉仍然無效遂決計待價而沽不圖速成共議熊回日本熊以擔任之事無效堅不肯回決計留哈研究俄文其時梁已先回北京至十一月中旬孫韓亦同車回京十二月初間接熊函云將至長春與徐偉天齊續堂等別圖售書方法請籌款接濟孫元復信阻止謂臧貫三既不足靠長春不可去近日正窘當極力設法接濟成基因急欲成功遂不聽勸逕赴長春晤徐等而徐囑其回哈候信並以關錢一百吊贈成基回哈川資不知禍基已伏於此矣於是臧貫三即報告官廳由劉中軍跟蹤至哈由外交局派兵將熊成基捕去此十二月二十四日事也至二十八日清廷軍機處奉片據吉林巡撫陳昭常電奏熊成基現已拿獲同黨孫元梁冰現踞京師住西河沿元成店著民政部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一體嚴拿孫梁得此消息同逃往天津匿居日租界至庚戌正月二十八日凍解船通孫元仍往日本

說邊關三道

陳去病 佩忍

長城以北東極洮南西窮河套異時所稱內蒙古察哈爾歸化土默特諸盟旂者卽今之邊關三道所轄諸縣區域也其地均直瀚海之南逼隣畿輔故遜清已爲重鎮郡縣棋置民國肇興邊警益亟絲是而綢繆補苴之策乃益加密此熱河綏遠察哈爾三都統府之所以鼎峙而三道亦因之附麗歟昔漢都長安三輔並建唐受降虜三城并築揆諸今日義或類是故爲之說如下方。

(一)熱河道 隸熱河都統府春秋山戎漢遼西右北平北邊唐奚契丹遼上京臨潢中京大定興中二府洎祖懷儀坤烏永饒惠高澤等州明大寧西建州諸衛皆是地也清爲承德朝陽二府與赤峯一州隸直隸省地勢據陰山之脈盧龍塞上東達遼河西連插漢白岔一山雄據中央原泉四布用成西遼之巨川(凡時下地圖所稱老哈河者卽遼河之音轉其錫刺木倫亦兼漢蒙古音義所謂西遼河也)其灤河更挾庫爾奇勒宜孫熱河青龍諸水自西北迤邐而南勢尤迅疾大小凌河亦發源其東以故山川壯麗動植蕃滋爲近邊富庶之區契丹之興實由於此內蒙古卓索圖昭烏達二盟亦寄牧其間而平地松林當克什克騰旂內蔚然深秀周數百里禽畜尤盛清時秋糲於此千里以內蒙古王公各率其屬以來合圍故又謂之圍場今爲圍場縣縣北曰經棚光復之際陷入蒙古嗣經恢復並謀設治矣而承德當熱河之西物產駢闐宮闕巍煥夙爲清帝巡幸之所故都統卽開府於此誠據得其要者也熱河道屬縣凡有十五曰承德灤平豐寧隆化平泉凌源(塔溝本名建昌)朝陽阜新建平綏東赤峯開魯林西圍場經棚物產松樺梨栗山楂狼狐麋鹿雉兔馬牛羊豕野蠶之絲多井鹽以巴林一旗爲盛霑被及於畿內又富金沙煤鐵善製氈罽宜種雜糧

(二)綏遠道 隸綏遠都統府漢雲中五原定襄朔方上郡唐三受降城金雲內東勝寧邊諸州地也清爲內蒙古西二盟及歸化土默特後漸於南置廳隸山西省民國三年乃重畫之爲綏遠都統府其地北踰陰山以涉沙磧南臨長城以窺秦晉東界寧遠以隣察漢西抵賀蘭山以接寧夏河山帶礪艸淺沙平耕牧甚盛(案前清歸綏道所屬十二廳東括察哈爾右翼各地與今區畫殊不合)誠塞外一天府也地勢賀蘭山脈自河西陡入橫截中部起爲陰山大青翁滾諸山以趨東蒙成天然阨塞黃河曲折循山麓而行形若半規卽秦

所號新秦中而明之河套也。今東勝一縣置此開墾。殊廣踰河。東北則五原、薩拉齊、托克托、清水河、四縣若星聯而珠綴焉。又東則和林格爾。當張綏鐵道之衝。循是而北則綏遠矣。綏遠歸化。本漢雲中北與縣治。據小圖爾根河之上游。北負陰山川原高敞。其開府也不亦宜哉。綏遠道屬縣八。曰歸綏、薩拉齊、清水河、托克托、和林格爾、五原、武川、東勝。物產略同熱河。

(三)興和道 隸察哈爾都統府。漢上谷、雲中、定襄、三郡。遼慶州、金昌、撫桓州。元上都興和、應昌諸路地也。明置開平衛。後屬插漢林丹汗。清更編爲左右翼八旗。後又置張家口、獨石口、多倫諾爾、寧遠、陶林、興和諸廳。分屬直隸山西兩省。民國三年乃更定爲察哈爾都統府。其地東連熱河南屏長城西接歸綏北盡錫林郭勒盟陰山之脈。起頂爲白岔山。迤而東北爲蘇克蘇魯山。地勢高平。坡陀起伏。泉流所及。隨地淳澗。若魚兒灤(卽達里泊)鹽灤、壺盧海、大海。其尤著也。上都河先自南而北。至多倫乃折而東南。流爲灤河。東西洋河並南入。長城爲永定河。此又其川流之最著者也。張家口據宣化之北。重關疊嶂。形勢險峻。察哈爾都統卽開府於此。京綏鐵道南北奔轅。交通尤便。多倫一縣。迴迫濡源。善因彙宗。二廟壯麗。幾與布達拉埒。凡數千里內。人民莫不走集頂禮而膜拜之。此又足資爲駕馭蒙盟之助者也。興和道屬縣七。曰張北、沽源、多倫、豐鎮、涼城(卽寧遠廳)興和、陶林。皆察哈爾牧地。其錫林郭勒一盟蓋猶未議設治云。

陳去病曰。余述三道畢而不禁慨然有感焉。夫漠南北之宜改行省也。固人人而知其必然矣。(余前亦有漠南北建置行省議見國粹學報及南社二集)乃遲回不決。若有餘慮。致光復之際。蠢蠢胡僧。乃得乘機崛起。帝制自爲。此豈非暗於邊務之咎哉。嚮使早爲決斷。分建郡縣。泯藩屬之名稱。昭畫一之制度。在彼自帖然就範矣。卽俄人亦何從煽惑而助亂耶。顧今且晚矣。外唇亡而從未聞有齒不寒者。則三道之設。吾不敢遽信其能捍禦北敵也。要在發揚蹈厲。恢復邦土。斯已矣。願以告諸衛霍其人者。

尙書泰誓年月今古文異說考

陳鐘凡 輯

泰誓年月，解經諸家各持異說，聚訟至今，迄無定論。茲徵今古文之說，列舉而明辨之。

(一)今文說。

伏生尙書大傳曰：「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

史記周本紀：「周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又曰：「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七年而崩。」又曰：「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於盟津。」又曰：「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武王乃泰誓。」又曰：「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

案史公以文王受命七年崩，武王承文王之業，九年觀兵，十一年克殷，十三年訪箕子，其紀文王歷年所伐之國，雖與大傳先後差池，而謂文王受命七年崩，則仍宗伏生之說。謂「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於盟津」，卽大傳「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盟津也」。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卽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也」。謂「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卽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大傳「箕子於十三祀自朝鮮來朝武王」，也是史公所述年月，悉本大傳立說。其從今文說，何待言哉。（孫星衍以史公所說泰誓爲古文義，宋翔鳳亦以史公所錄爲古文泰誓，今案泰誓本不在今文二十九篇，史公所引自屬古文，然其所述年月則從今文，何以明之？劉歆七略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獻之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又曰：「當時泰誓列於學官，博士所課者。」是當史公時，說泰誓者惟今文博士，故司馬貞史記索隱顏師古漢書注章懷後漢書注引泰誓並冠今文，正以泰誓出於西漢博士之教耳。班固謂：「遷書所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未言及泰誓，則史公說泰誓必從今文，較然易見，故附史公說於大傳之後焉。」）

（二）古文說。

漢書律歷志引劉歆三統歷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敍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泰誓八百諸侯，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敍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自文王

受命而至此，十三年也。」又曰，「文王十五年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故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凡武王即位十一年。」

案劉歆班固以文王受命九年崩，十一年武王觀兵作泰誓，十三年克殷，似本周書立說。（朱右曾曰，周書稱逸仿說文，宜復漢志舊題。）周書文傳篇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莫春，在鄙，召太子發。」王鳴盛曰，「逸周書文王受命九年，召太子發，乃受西伯之命耳。」孫星衍曰，「文王賜弓矢得征伐，在虞芮質成之前，以此爲受命之年，數之七年可以爲九年也。」準是，則古文說以受西伯之命爲元年，故其紀事皆却後二年。其所謂九年文王崩，當今文說之七年。其十一年武王觀兵，當今文說之九年。其十三年克殷，當今文說之十一年。蓋今文說以虞芮質成爲受命之年，故紀事皆較先二年耳。審此，則今古文異說之故，各有所主，本無庸強爲牽合，更不容據彼駁此也。（今文說以克殷後二年訪箕子，本諸大傳，古文以訪箕子繫諸克殷之年，說本書叙，此互相韋異之最著者，非後人所能裁決。至班固據禮記證武王即位十一年崩，張守節孔穎達並依其言，詰難史公，尙書舉要駁之，極精當。）

（三）據古文說駁今文者。

張守節史記正義曰，「尙書武成篇『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泰誓篇『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案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一年武王服闋，觀兵孟津，十三年克紂，十五年有疾，周公請命，王有瘳，後四年而崩，則武王年十三矣。而太史公云，『九年王觀兵，十一年伐紂，』則以爲武王即位年數，與尙書章甚疏矣。」

（僞孔傳孔穎達尙書疏說約同此，不備引。）

案張氏所據武成泰誓并屬僞古文說，何足徵信。謂文王受命九年崩，何以前七年伐犬戎，伐密須，伐邶，敗耆，伐崇，侯虎，作鄴邑，四征不庭，後二年獨無事可紀哉？張氏不明班固本周書說，自受西伯之命計起，故九年而崩。史公自斷虞芮之訟計起，故七年而崩。兩者本無抵牾，猥欲以班說改史記，是強方枘以入圓鑿，安得相容哉？

(四) 調停今古文說。

詩大雅文王疏引鄭玄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四十歲矣。」又多方「須暇五年」注云，「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又金縢篇末注云，「文王十五年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九十三矣。」

王鳴盛尙書後案曰，「伐紂之年，史記周本紀伏生尙書大傳與漢書律歷志二者各有一誤，史記大傳文王受命七年崩是矣，而九年觀兵，十一年殺紂則非。漢志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是矣，而文王受命九年崩則非。何也？羣書記伐紂之月皆周正十三年二月初五日，殺紂建丑月也，而發師已在十二年建亥月二十八日。若十一年二月初五殺紂，則發師已在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矣。而自七年數至十年十二月，九年數至十二年十二月，只四年，無五年，總與須暇五年不合。故必依鄭受命七年崩，十一年觀兵，十三年滅紂，方確也。案鄭君據五年須暇之義，牽合史漢以就已說，王氏申之，其言辨矣。然既不從今文，又不從古文，不求兩說所以相異之故，徒執多方篇一言，謂二者各有一誤，此不得其解，又從而爲詞者也。矧須暇五年，或主自周公殺武庚，上距滅紂之年。（宋翔鳳尙書略說）或主自湯二十六年至三十年，暇通作夏，言湯鑿夏桀五年，冀其悔過也。是須暇之言，未必指紂而言，安得強合今古文之說，致紊殺家法邪。」

(五) 近師說。

閩侯陳君尙書舉要曰，「史記『九年武王上祭於畢』者，武王即位之九年也。其曰『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者，武王即位之十一年也。其曰『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逸周書文傳云，『文王受命之九年』，此指受專征之命而言也。柔武云，『惟王元祀一月』，小開武云，『惟王二祀一月』，寶典云，『惟王三祀二月』，鄭謀云，『惟王三祀』以下和寤武寤言觀兵事，克殷世俘言伐殷事，雖未言十一祀，而下篇大匡即言『惟十有三祀』，又下篇文政亦言『惟十有三祀』，可知尙

書之十有一年，十有三祀，皆從武王之元祀，二祀，三祀，計起，非從文王受命之年計起也。若如鄭說從文王受命年計起，則何解於逸周書之有元祀，二祀，三祀，竹書紀年周武王有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管子呂氏春秋之言「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乎？」

案此說援證子史，具見精裁，抑不揆樛昧，尙有商榷之說焉。史記伯夷列傳曰：「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孫星衍曰：「是時文王未葬者，武王亦以父尙存，示文王有未卒之業也。」白虎通崩薨篇曰：「稽命徵天子舟車殯。」蓋畢是文王殯所，主未入廟，故武王祭之而載以東征也。禮曾子問篇「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遵也。』」禮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天子七月而葬，九月卒哭，文王未葬而作主，皆變禮也。」據此，則武王伐殷，文王尙殯而未葬，故載內木主以車，示奉命以伐，不敢自尊，故淮南齊俗訓曰：「武王伐紂，載尸而行，破商撿紂，遂成王業。」此卽班固「再期在大祥而伐紂之說也。由是言之，武王居喪之日，其心之弗寧弗懌，常若痾瘵之在厥躬，必早日釋之而後快，故不待畢禮，卽興師東指，安忍遲至十一年之久而始發哉？此待商榷者一傳及孟子離婁篇趙岐注引書，并稱「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盟津。」孫星衍引尙書中候云：「予稱太子發明慎父以名卒考。」注：「予，我也。父死曰考。君存稱世子。薨稱太子。未葬稱太子。已葬稱公。今踰年猶稱太子發，若父業有不成者而將軍，此武王遵父命之事也。」據是，武王稱太子而誓師，足徵父死未久，與未葬載尸之說，可以互相印證。豈有文王已死十一年，武王尙藉口遵父命而稱太子哉？此待商榷者二。般本紀曰：「西伯既卒，武王之東伐，至明津。」史公序此兩事，緊相承接，足徵其中無跡可著，所謂「宅憂亮陰，三年弗言」者也。周本紀既言：「文王七年而崩，」又言：「九年，武王上祭於畢。」中隔二年，亦以亮陰之中，無可稱述，故但以修文王緒業一言賅括之而已。若歷十一年之久，豈無一事可紀，一言足錄？史公集錄羣書，不應若是疎脫。此待商榷者三。周書柔武篇之「惟王元紀」，小開武之「惟

王元二祀，寶典之「惟元三祀」，固指武王即位之年而言；然鄭謀解「惟王三祀」，孔注云：「自文王受命至此十年。」準是推之，柔武解之元祀，即文王受命之八年；小開武解之二祀，即文王受命之九年；鄭謀解之三祀，即文王受命之十年也。故鄭謀解詳載伐殷之謀，王召周公曰：「商其咸辜。」周公曰：「時至矣，乃興師循故。」（按興師循故者，循九年觀兵之事也。準漢書律歷志，師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是興師確在武王即位之三年，即文王受命之十年也。）正指伐殷而言，是周書自武王即位計起，三年興師，四年殺紂，固未嘗言惟王九年興師，更未嘗言惟王十有一祀滅紂也。若謂武王即位十一年而後伐紂，則距鄭謀解之三祀，尙有八年，不得遽言興師以下和寤克殷世俘等篇，亦不得詳言伐紂事。豈觀兵盟津，陳師牧野之年，略而不著，反著興師於三祀耶？此待商榷者四。

（大匡文政兩篇之十有三祀，孔注並指文王受命之年而言，與文傳之文王受命九年一例。按其一則曰「惟王某祀」，一則曰「惟某祀」，錯舉而著王以別之。）竹書紀年載武王有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與一切古籍均不符合。觀史記封禪書「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即謂武王即位十一年克殷，是十三年已當逝世，十四年且不可得，十六年十七年更安從生哉？是汲冢書益不足信。此待商榷者五。（班固引禮文王世子「武王九十三而終」一言，證武王即位十一年，君說已斥之矣。今案周本紀言「武王至於周，日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女，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準是，則武王克殷大封諸侯之時，方六十年耳，則九十三而終之言，必不可信。故班氏武王即位十一年之說，茲不備引。）管子呂氏春秋言「五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此說與史記十一年，漢書之十三年皆不同。竊詳考之，史記言「西伯即位五十年」，而呂氏春秋言「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卷五制樂）視史公增多一年，故其言克殷亦較後一年。是所謂十二年者，仍從文王受命計起也。觀其首時章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遲而速，以待時。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羨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高注：「立，立爲天子也。甲子之日，剋紂牧野，故曰成甲子之事。」然則立者立爲天子，仍指文王受命，非指即位言也。（按詩大雅皇矣述文王伐崇，而曰「是類是禡。」王制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乎所征之地。」是文王伐崇，實行天子之祭。故

立為天子，當指文王受命言。若謂文王受命專征伐，非為天子，不得稱立，則武王初即位，猶然諸侯也，亦何得稱立天子。夫曰「文王苦之，又不忘美里之醜」（有與又通）時未可也，「則待時者確指文王言」曰：「武王亦不忘王門之辱」亦者承文王而言，則立十三年，自應從文王立為天子計起，而非指武王即位言。昭然若揭矣。此待商權者六也。以此六疑，故謂史記周本紀所載克殷之年，仍當從鄭君說，本文文王受命而數之，與史漢皆能符合也。（立表見後，鄭君五年須暇之說，不從。）

統觀今古文之說，其言文王受命之年不同，謂文王受命稱王則同。紀武王事，從文王受命之年計起，則又同。言文王崩於何年不同，言武王觀兵距文王崩二年則同。言克殷距觀兵二年則又無不同。則是受命之年先後差異，分年繫事，彼此大同。今試列表如左，對照而參驗之，則其同異之跡，可得而明矣。

(一) 今文說	(二) 古文說	(三) 周書說	(四) 經文
<p>文王受命元年。</p> <p>周本紀曰：「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又曰：「改法度，制正朔矣。」</p> <p>尚書大傳曰：「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p>	<p>文王受命元年。</p> <p>文王受命二年。</p> <p>文王受命三年。</p>	<p>周書亦主此年為<u>文王受命之年</u>。<u>孫星衍</u>謂「受西伯專征伐之命也。」</p>	

<p>文王受命二年。 大傳曰，「二年伐邗。」</p>	<p>文王受命四年。</p>		
<p>文王受命三年。 大傳曰，「三年伐密須。」</p>	<p>文王受命五年。</p>		
<p>文王受命四年。 大傳曰，「四年伐大夷。」</p>	<p>文王受命六年。</p>		
<p>文王受命五年。 大傳曰，「五年伐耆。」</p>	<p>文王受命七年。</p>		
<p>文王受命六年。 大傳曰，「六年伐崇。」</p>	<p>文王受命八年。</p>		
<p>文王受命七年。 大傳曰，「七年而崩。」周本紀曰，「後七年而崩，諡爲文王。」</p>	<p>文王受命九年。 漢志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p>	<p>文傳解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莫春，在鎬，召太子發。」</p>	
<p>文王受命八年。</p>	<p>文王受命十年。</p>	<p>武王卽位元年。 柔武解曰，「惟王元祀。」 大開武解曰，「惟王一祀。」</p>	

<p>文王受命九年。 周本紀曰，「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於盟津。」又曰，「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未可也。」乃還師。</p>	<p>文王受命十年。</p>
<p>文王受命十一年。 漢志曰，「再期在大祥而伐紂。」</p>	<p>文王受命十二年。</p>
<p>武王即位二年。 小開解曰，「惟王二祀。」</p>	<p>武王即位三年。 鄭謀解曰，「惟王三祀。」孔注云，「自文王受命至此十年。」朱右曾曰，「此距伐紂尚有八年，云三祀疑誤。」案此言不明武王即位之年，與文王受命之年有別也。</p>
<p>大傳引書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盟津。」</p>	<p>文王受命十一年。 周本紀曰，「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武王乃作泰誓。」</p> <p>文王受命十三年。 漢志曰，「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並據書</p> <p>大匡解曰，「惟十有三祀。」案此仍指文王受命之年言之也。</p> <p>書敘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盟津，作泰誓三篇。」</p>

文王受命十二年。

文王受命十三年。

周本紀曰：「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甫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為周之釋，走之朝鮮。王聞之，因以朝鮮封箕子。既受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年來朝。」

敍繫訪箕子於此年。案書敍曰：「武王勝殷，殺紂立武庚，以箕子歸。」江聲曰：「箕子走之朝鮮，已而聞武王立殷後，遂來歸。」此江氏以大傳說釋書敍也。其「已而」二字，不免增字解經之弊，殊無著落。或謂史公言「孔子敍書傳乃敍次之敍，非敍跋也。」書敍非必孔子作，然何解於馬鄭並謂「孔子作書敍」之說邪？陳君云：「史記所述書敍，或分或合，或先或後，或有或無。」則史公所見書敍視今本或不同耳。

案叙言十一年，而經文兼紀九年觀兵事，自係追述前文。經文「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

穆天子傳征西今地考

顧實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豈不然哉！萬象昭回，布濩六合，一大宇宙之分而爲無數之小宇宙也。大宇宙之目的何在？活動也。小宇宙之目的何在？亦活動也。活動之力愈大愈強者，進化而生存。活動之力愈小愈弱者，退化而滅亡。昔有夏之盛，少康以一成一旅而中興，及末孫桀而以天下受制於七十里之湯。金阿骨打清努爾哈赤之興，其所以興者何如？而金之亡於遼，清之退位而共和，前者如馴羊乞生於貪狼而不可得。後者幸逢嘉會，猶得安享尊榮。今者吾中華以四萬萬里之土地，四百餘兆之人民，而受制於土地人民未嘗倍蓰於吾之國。嗟！吾國民同胞亦曾憶及吾上古祖先有至大活動力之歷史耶！使果猶憶之者，則吾今日之國民，祇有羞死已耳！坐以待亡已耳！蓋昔者黃帝堯禹周穆王皆嘗西至西王母，即抵今波斯。其足跡之所騁，何等豪健？豈若今吾同胞之暖暖姝姝，伏閨幃而飾起居，甚至老死不出鄉里一步，被人譏笑爲女性之國民者哉！賈子新書修政語上云：黃帝濟東海，入江內，西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馴及大夏渠搜，北中幽都狗國，此言黃帝及堯之西征也。山海經穆天子傳二書，專爲誌夏禹周穆王之故事。禹之西征，繼堯之業。然黃帝堯禹之西征，必得穆天子傳一書互證之而後大明。蓋黃帝堯禹穆王西征所經之地同，而穆天子傳叙西征所經之地，最爲詳明故也。某年愚執教鞭某校，專任歷史，慨上古史之多缺，本平素之考據，意欲有所纂輯，而先取山海經穆天子傳二書地理，考審今地所在。意以太古地理既明，則歷史之地盤先定，而太古史始有可言也。蓄念既久，考證益多。民國四年暑假之休，乃都集舊聞，先成穆天子傳西征今地考一篇，都二萬數千言，以附晉郭璞傳之後。嗚呼！使郭景純死而有知，將唏噓爲畏友乎？蓋取證古今要籍，暨地理專書，比互鈎稽穆天子西征所經今地所在，一一審勘之餘，存疑著信，闕所未聞，大要可覩，確而不謬。方穆王命駕八駿之乘，親率七萃之士，六師之人，自今之直隸正定府，而詣山西省，出雁門關，繞河套外，抵今甘肅西寧，踰湟河，入青海，道出河源及巴顏哈喇山，越前後藏，登帕米爾大山，折而東截帕米爾山北，經喀什噶爾河，循塔里木河上流，至和闐，復西自葉爾羌，走踰今布哈爾，轉入波斯，更自波斯折而北，直抵今裏海黑海俄羅斯南部間之大曠原，大獵三月而還，東南逾今俄

屬西比利亞，向新疆之天山北路，踰天山，沿塔里木河羅布泊，道哈密，長驅至外蒙古土謝圖汗，復南沿河套而南，至山西之蒲州，又東至直隸之井陘東，長驅而西，踰太行，越河，乃歸河南宗周。是其車轍馬跡之所至，勢如疾風驟雨，豈真八駿日行萬里耶？要以比蒙古初興，兵行所經之猛銳，不獨無多讓，寧爲遠過之也。七萃之士，六師之人，亦能尾隨八駿之乘而從征。計周自武王開國，至穆王已五傳。守成之君民，猶能如是之大活動。非真中國史上僅見之事哉！若黃帝堯禹之西征，皆在開國之初，其大活動更可知而知。吾人居今日而念祖數典，正惟有望風傾倒，興思古之幽情於無窮已耳。或謂巖阻如衛藏，戈壁大山重重，於今莫通。而穆王經行，亦遽履險如夷，長驅直前。意者穆傳一書，野史寓言，未必實有其事之作耳。則此說也，又何以解於黃帝堯禹之西征？殊不知西方道途，日就荒蕪，豈得執後起之變故，而一概論之？彼羣化史上已嘗示吾人以公例。人類交通，自山岳交通而進至河流交通，自河流交通而進至洋海交通，則上古當山岳交通時代，度其交通便利，自必有較愈於後世今日者在。不然，則何以穆王西征所經山川，符合今地者，年隔三千載而猶歷歷如昨也！此豈可以僞爲也哉！楚辭天問云：「穆王巧梅，夫何爲周流，環理天下，又何索求？」此屈子困居荊楚，不見四方，故作疑問，藉抒悵忱，而豈可據以爲藉口？古人已有懷疑者耶？今使穆傳西征所經，歷漢魏迄今，晦霾而莫明者，一旦匯羣書而證明之，十得七八，梗概粗具。世多抱民族思想之君子，倘亦所樂聞焉。其山川今地可曉不可曉，一一條考於後。

穆天子傳，天子北征，乃絕潭水。郭注，潭水，今在鄴縣。

愚案，晉時鄴縣，在今河南彰德府。今本竹書紀年周穆王十二年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僞書不足據。至於鉞山之下。郭注，卽井鉞山，今在常山石邑縣。

愚案，井鉞山卽井陘山也。鉞陘一聲之轉。山在今直隸正定府井陘縣。晉石邑縣今在正定府獲鹿縣東南。北循虜沱之陽，郭注，沱虜河，今在雁門鹵城縣，陽水北。

愚案，虜沱水源出今山西代州繁峙縣。晉鹵城縣在今繁峙縣東一百里。

天子北征於犬戎，犬戎口胡觴天子於當水之陽。

愚案，當水疑卽爲今代州五台縣東之清水河。洪煊頤謂卽下文之雷水，地望不符，非是。意當時犬戎或據有今五台山之地歟？五台山有清涼寺，相傳周穆王時，文殊師利卓錫於此，爲佛教入中國之初地，殆未可據以爲信也。

天子西征，乃絕險之關隘。郭注，險謂北陵西險，西險，雁門山也，音兪。

愚案，郭注據爾雅釋地之文。西險，史記趙世家作先兪，同音通段字。今山西代州雁門縣雁門關，是也。

至於焉居焉知之平，天子西征，至於鄜人。

愚案，焉居焉知之平，郭注云疑皆國名，今不可考。鄜，路史國名紀作崩，字形之訛，非二字也。鄜國地當在今山西歸綏道，及察哈爾右翼四旗境內。

天子舍於漆澤，乃西釣于河。天子獵于滲澤。天子飲于河水之阿。天子屬六師之人于鄜邦之南，滲澤之上。

愚案，漆澤滲澤當爲一澤，漆滲字形相近致訛。後又作澡，滲澡二字，古書尤易相混。今山西歸綏道歸化廳有圖爾根河，逕薩拉齊廳南境，又西南匯爲澤，西流入河。其澤卽水經注之所謂沙陵湖，沙陵之合音，與滲澡字音皆相近。此湖卽是滲澤矣。河水之阿，阿者，水之曲隅也。卽河套之折而南還，所成之曲隅也。後穆王東歸，鄜伯亦觴王於澡澤之上，斷多之汭，河水之所南還。今圖爾根河下流之澤入河處，正在黃河自西來折而南還之所，愈足證明其澤卽沙陵湖，卽澡澤。然云鄜邦之南，滲澤之上，則此澤猶在鄜邦之南境。而鄜之北境，不言所在，未可知矣。

天子西征，驚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

愚案，陽紆一地，孫貽讓周禮夏官職方氏正義考之最詳。山海經爾雅呂覽淮南諸書，亦作楊紆陽華陽陸陽盱，皆同音通段字。蓋木一山也，衍而爲藪。其地跨境甚廣，而山在藪之西，河伯都焉。今就可以證明穆傳之古書而舉之。山海經海內北經云，「陽紆凌門之山，河

出其中。」淮南子修務訓云「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阿。」凌龍一音之轉，凌門卽龍門，龍門山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東北，山西解州河津縣西北，夾河爲險，故曰河出其中。然陽盱實與之大異。夫云陽紆凌門，陽紆次居龍門之先，陽紆自當在龍門之上游。禹於開鑿龍門以上之河，費功最鉅，故有解身之舉。史記趙世家云，「奄有河宗。」張守節正義曰，「河宗蓋在龍門河之上游，嵐勝二州之地也。」唐嵐州爲今山西太原府嵐縣地。勝州爲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右翼旗後地。唐人猶知河宗古墟，陽紆在河宗之邦。以此推測，是陽紆西北跨今河套外，東南跨今山西嵐縣，河出其中，與河出龍門之中，逾地之廣狹，相差懸殊矣。穆天子此時所抵陽紆之山河宗之邦，正在今河套之北岸。史記蒙恬列傳「渡河據陽山」，水經註「河水自臨河縣東逕陽山」，疑陽山卽陽紆山之省評。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北，河外翁金隆迤東達德爾諸山，其卽穆天子傳所云陽紆之山乎？

河宗伯天，逆天子于燕然之山。天子大朝於燕然之山，河水之阿，河宗伯天西向，沉璧于河。

愚案，據傳文，「燕然之山，河水之阿」，阿，曲隅也。山當在今河套之西北曲隅外。其曲隅卽黃河自出長城北流，更折而東行之處也。與前言河水之阿，當河套之東北隅者，絕不相蒙。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界內，河套之西北，黃河故道之曲隅外，有哈那那林烏拉嶺，其卽穆傳燕然之山歟。漢時燕然山卽今杭愛山，則燕然之山，原本綿地甚廣。其西向沉璧於河，地未詳，蓋設位爲之歟？

天子大朝於黃之山。伯天皆致河典，乃乘渠黃之乘，爲天子先，以極西土。天子西濟於河，口爰有溫谷樂都，河宗氏之所游居。愚案黃之山未詳，渠黃吉量音近，殆卽一物，駿馬也。水經註「湟水又東逕樂都城南。」孫星衍曰「穆天子傳溫谷樂都卽此。」南涼禿髮烏孤曾大城樂都而居之。隋唐爲湟水縣。據地志諸書，卽今西寧府碾伯縣治。然碾伯在湟水濱，穆王自河套繞行至此，無河可濟。若必濟河而至此，非穆王朝於燕然山之後，已南踰河。卽溫谷樂都非此湟水之濱。抑或樂都因卽濱湟水，而溫谷別有地在。今西寧府之黃河南貴德廳有煖水河，疑卽溫谷所在。豈穆王濟河至此之後，而迴數及湟水之濱，故跨稱溫谷樂都歟？又後言自陽紆之山，至於西夏氏，當爲此際同時所至。另詳後考。

用伸口八駿之乘，以飲於枝時之中，積石之南河。郭注，水岐成時，時小渚也，積石山名，今在金城河關縣南，河出北山，而東南流。愚案，晉河關縣，在今甘肅西寧府貴德廳西。或謂在蘭州府河州西者，非是。積石所在，漢書地理志言「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最爲明確。今青海土爾扈特旗南，前旗之西南，積石山是也。唐人名曰大積石。齊召南水道提綱，「大雪山即古積石山，元史所謂亦耳麻不莫刺」，今番名猶然。本古析支地，黃河繞積石山南東北三面，曲如鉤形，故亦稱河曲。穆王飲於苾南之河上，故稱積石之南河。枝時則河中之小渚也。其地未詳。禹貢雍州貢道浮於積石，賈子新書修政語上「堯西濟積石」，皆足證積石實在上古之世，當東西交通孔道之衝矣。

封膜畫于河水之陽，以爲般人主。

愚案，後言「自西夏氏至於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詳其道里，膜畫之封，其即當在河首乎。今青海之柴達木河，區域亦稱色爾騰平川，或即其地。膜畫必般人之文裔，故封以爲般人主。則今青海之地，亦舊華入血系之所支配地矣。

天子西南升口之所主居，爰有大木碩草，爰有野獸，可以畋獵。

愚案，山海經西次三經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遂家，南望岳之澤，西望帝之搏獸之丘，東望蟬淵。」此搏獸之邱，當即穆天子傳所謂可以畋獵之地。搏獸之丘，在崇吾山之西，而崇吾山在黃河之南，知此時穆王已踰河而西南，其道里正合。又崇吾山四望之山澤，惟南望岳之澤，當即西次三經鍾山東之嶠崖，文選思玄賦云「瞰瑤谿之赤岸兮」，謂之瑤谿。岳嶠，古今字。而云是赤岸，疑即赤水之澤，爲今金沙江上源。然則崇吾山當爲今巴顏喀喇山，而可以畋獵之地，當在巴顏喀喇山迤西之地。其有大山碩木者，山海經「昆侖有汜林方三百里。」楚辭哀時命云，「望闔風之板桐。」板桐即汜林。蓋其地荒蕪未闢，正在草木禽獸繁殖之區也。

天子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山之陽。郭注，崑崙有五色水，赤水出東南隅，而東北流，皆見山海經。

愚案，莊子天地篇，「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與穆天子傳言崑崙之阿在赤水之陽正合。湯水北也。夫云登崑崙

之丘而南望，則崑崙丘在偏北可知。故山海經海內西經云：「崑崙之虛方八百里。」虛墟古今字，虛丘一也。與此穆傳言逕積石，踰河而西南，又逕踰可以畋獵之地，而後之崑崙之阿赤水之際，比互證之，俱足見崑崙之墟，決不能如近人所說，盡舉今西藏大平原以當之之大。（鄒代鈞西征記程）又山海經海內西經，淮南子墜形訓，廣雅釋地，水經注諸書，大都言崑崙四陲出水，而山海經尤爲明白可據。崑崙東北陲之河水，出今新疆焉耆府，逾羅布泊，至阿斯騰塔嶺之南而復出。（參照後考黑水條內考河水）其西北陲之洋水，黑水，出今葱嶺于闐分流，東合而爲塔里木河。其西南陲之弱水青水，出今西藏。此弱水與禹貢之弱水迥異，當即今後藏札什倫布至阿里部之陸海，與今滿洲之窩集，古稱弱水，正同一理。（參照附註）而其下流即鴉魯藏布江。青水當即喀喇烏蘇江，下流爲怒江，番語喀喇之義爲黑，青黑色相近，因訛爲黑水，出於後起之變。（漢書司馬相如傳，大人賦謂三足青鳥，爲三足鳥，鳥色黑，是青黑古本有相通之例）或以爲即禹貢梁州之黑水，（董祐誠諸家之說）非也。山海經明言弱水青水東行又北，又西南相並而行，與今鴉魯藏布江哈喇烏蘇江二水並行之方向脗合。是弱水青水非即此二江而何。至於崑崙東南陲之赤水，董祐誠謂一金沙江上源三，曰那木齊圖烏蘭木倫河，托克托乃烏蘭木倫河，喀齊烏蘭木倫河，蒙古語謂赤色爲烏蘭，蓋即赤水。其說是也。惟山海經言赤水東行而南流入於南海，厥火東，則古人地理之特別法，（說見後考黑水條內）以爲下流接今富良江即紅河，入今越南之東京灣，而不顧其入岷江，與河有重源之說，固一類例矣。又大荒西經云：「西南海之外，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中，投物輒然。」西南海即青海及附近諸海。流沙即蒙古及新疆之戈壁。黑水赤水之定前後位置，猶今藏地之分前後相類。弱水之淵環其下，則後藏陸海及鴉魯藏布江附近環列之唐格拉攸木騰格里羊卓雍諸湖泊，俱是弱水之淵。炎火之山在其外，則今新疆自喀喇和卓歷土魯番喀喇沙爾庫車北之一帶火焰山，古亦謂之燭龍，或作連龍，是也。以上據山海經，一面將難讀之古書，逐一解說。一面將崑崙山之四圍，全數劃清界限。而崑崙山之四界既明，則崑崙所在，自當以在今後藏新疆之交，打古茲達阪山爲即古崑崙之真身，而所謂崑崙之丘在是矣。然則穆王此時所宿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尙在今小金沙江源之北，青海境內之極西，離騷

云，「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亦與大荒西經「言流沙之濱，赤水之後。」之說照合。故今青海之極西，與新疆之焉耆府和闐州鄰近諸地，又實在上古，當東西交通孔道之衝。雖今已爲大山戈壁，重阻不通。然古人言西行必登崑崙，通道自在其間，可無疑也。

附註 後漢書云，「夫餘國北有弱水。」晉書云「挹婁國東濱大海，北極弱水。」唐書云「貞觀二年以奚國阿會部爲弱水州。」何秋濤朔方備乘斷爲「弱水即今吉黑二省之哈湯，二省之境，東抵大海，北至俄羅斯一帶，皆叢林密樹，鱗次櫛比，號爲樹海，廣袤幾五六千里，人迹不至，陽景罕落，樹葉常積數尺許，雨水泉水皆不能流，盡爲泥滓，入者必陷，疑於不能載物，故古稱弱水。非別有一水，謂之弱水也。」準斯以談，則今西藏自札什倫布至阿里，入夏，四山冰雪，融化下流，隨地皆水，夙有陸海之名。雖秋冬水涸風高，沙礫飛揚，蔽障天日。然古時必爲大草木蕃蕪之區。容與北滿之弱水相類似，故古稱弱水，非誕說矣。

爰有鷓鴣鳥之山。

愚案鷓，疑卽僊之別體。鷓從亞得聲，僊從卷得聲，亞卷皆從西得聲，是鷓僊古音同，得相通也。山海經西山經「云帝戮欽鴉鍾山之東瑤崖，欽鴉化爲大鷓。」瑤崖說見前，與此鷓鴣鳥之山在赤水之北正相近，鷓鴣鳥者，其卽欽鴉之化身歟。

天子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郭注，黃帝巡游四海，登崑崙山，起宮室於其上，見新語。

愚案，水經註「引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大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卽崑崙山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升於崑崙，觀黃帝之宮，黃帝宮卽阿耨達宮也。」此酈道元之說也。然阿耨達大山，卽今西藏阿里部之岡底斯大山，阿耨達池卽岡底斯山南之瑪珀達賴池，在山海經正爲弱水，青水所出之崑崙西南陬一隅。指一隅之地，殊未足以當崑崙丘。且計此時穆王經行道地，亦實未至岡底斯山。良由後世崑崙四陬出水之地不明，故酈氏以釋氏所記來相附會歟。今攷定崑崙之邱在托古茲達阪附近，惜黃帝故宮遺址，後世莫傳，今無可尋究耳。郭註引陸賈新語之說，亦見僞列子張湛註，今新語無此文。

天子北征，舍於珠澤，以釣於流水。珠澤之數，方三十里。天子口崑崙以守黃帝之宮，南司赤水，而北守春山之寶。

愚案，珠澤有流水，未審卽今後藏北境之巴哈納木爾池否。春山卽山海經之鍾山，春鍾同音字，郭注山海經已言之。穆天子傳春山在崑崙之北，與山海經崑崙在鍾山之南正合。南司赤水，北守春山之寶，見崑崙與赤水相接之密，亦可爲崑崙地面並不荒廣之證。然赤水實在崑崙之東南，而春山實在其西北，略舉而言，故祇云南北耳。春山卽今帕米爾諸山，見後自崑崙至春山，當經今後藏北境至帕米爾高原。今大山戈壁障之，人跡希通，惟知新疆之克勒底雅至後藏之招正，葉爾羌至阿里之阿魯克城，皆有通路。而皆與穆王經行之途不合，不知其通道何在也。

天子北升於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孳木華不畏霜雪，天子於是取孳木華之實，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曰：春山，百獸之所聚也，飛鳥所棲也，爰有赤豹，白虎，熊羆，豺狼，野馬，野牛，山羊，野豕，爰有白鳥，青鵠，執犬羊，食豕鹿。

愚案，山海經一書，同一山水而有數名稱者，不一其例。既見於此而又復見於彼者，亦不一其例。故西山經有鍾山，北山經又有邊春之山。北山經云：「邊春之山多葱。」郭註「或作春山。」邊春之山卽春山可知。更觀穆天子傳，春山之範圍甚廣，（攷見後穆王歸里西土之數條下）此當以其在邊隅之一部，故名曰邊春之山歟。其山上生葱，顏師古漢書註已引西河舊事，以證明之。今人在新疆目驗著書者，亦言其上多生野葱，足證山海經之言不謬。葱嶺本帕米爾諸山之一峯，春山卽今帕米爾諸山，故得兼有今之葱嶺也。春山之澤，卽今帕米爾山上之哈拉庫爾湖，俗猶呼之曰大龍池。近人蔣智由著中國人種攷，歷引僧惠生玄奘及馬可保羅之紀行，皆記載此湖，證據甚詳。茲節錄其所稱引者云：「西域記商彌國東北踰山，至波謎羅川（卽帕米爾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葱嶺內，當瞻部洲中，其地最高也。水乃澄清皎鏡，莫測其深，色帶青黑，味甚甘美，潛居則鮫鱓魚龍鼈龜鼈，浮游乃鴛鴦鴻雁駕鵝鸕鷀，諸鳥大卵，遺棄荒野，或草澤間，或沙渚上。（中略）厥後千八百三十八年，英國將士烏德氏歷險至此，遂證馬可保羅所言，謂帕爾米之原，高於海面一千五百六十丈，土人呼之爲地頂。前有大湖，土人呼之爲草肥澤。此草食瘦馬，不至二十日，卽臍壯力健。（中略）」

今據地理家所考究，此湖居嶺頭一萬三千百九十尺之高，雪山四繞，周圍凡二十七八里，中有大島，水含鹽氣，然少苦味，畜類好食之。湖畔諸溪多草，爲土人之好牧地。水中有魚，又禽鳥衆多，環集湖邊，以上蔣君自言以爲與穆天子傳所謂春山之澤云云悉合，其說是也。惟又謂「此湖卽阿耨達池」，則不如鄒代鈞西征記程說阿耨達池之通。又謂「山海經崑崙南淵深三百仞」，當是今羊卓雍湖，亦卽此湖，則不知崑崙南淵係指藏中諸湖，說皆紕繆，未敢苟同。至如山海經云，「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郭註，「卽玄圃也」，蓋今本穆天子傳玄作縣，槐江之山南望崑崙，與春山在崑崙之北合，則山海經於此春山之澤所在者，又別名之曰槐江之山矣。畢沅校註山海經，據十六國春秋太平御覽之說，以今甘肅甘州張掖縣北之鷄山當縣圃，是則誤據後起好事者附會之說，不足論矣。天子西征，至於赤烏之人曰赤烏氏，先出自周，封丌璧臣長季綽於春山之貳，以爲周室主，曰口山，是惟天下之良山也，寶玉之所在，嘉穀生之，草木碩美。曰赤烏氏美人之地也，寶玉之所在也。

愚案，穆天子傳後又言赤烏氏春山，是穆王自春山行至赤烏氏春山，當卽自今帕米爾山而仍西行至其連麓與。今溫都斯坦本帕米爾山之連麓，出玉，玉工善製玉，有名，與穆傳此言赤烏氏寶玉所在之文合，疑卽赤烏氏春山所在矣。山海經大荒西經云，「有西周之國姬姓，后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有赤國妻氏。」海內經云「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大比赤陰，是始爲國。叔均一人而或言爲稷之姪，或言爲稷之孫，當由傳聞異詞。大比二字不可解，赤陰赤烏，陰烏一聲之轉。云赤陰是始爲國，當卽赤烏其人，始立國而國名赤烏，是可爲赤烏氏先出自周宗之證。春山之貳，貳當爲蜀之譌文。爾雅釋山「獨者蜀」，春山之蜀者，卽春山之獨出，不相連屬者。賈子修政語上云「堯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馴及大夏渠叟。」循其文次，自流沙而獨山，而西王母，似獨山卽此春山之蜀，而亦爲上古之名山，在今溫都斯坦矣。「口山是惟天下之良山也」，「口山闕文，或卽是春山二字。赤烏氏美人之地者，山海經亦謂之赤國妻氏，妻氏者，以其女子宜爲人妻而名之歟。后稷之葬，在今新疆喀什噶爾之地。畢沅校山海經海內經云，「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蓋天之中，素女所出也。」風俗通引黃帝書，秦帝使素女鼓瑟之素女，當出此

地）並據此赤烏氏美人之地，亦在今溫都斯坦。然則今帕米爾大山東西兩側之地，皆爲上古產美女子之名邦，雖騷「登閩風而縹馬，哀高邱之無女」一段文字，亦極言西方美人，則西方美人，誠豈虛構之詞哉？高邱即崑崙之邱，而大荒北經云「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獻」，一與炎帝之妻曰赤水氏聽，亦水出崑崙之麓，是又西方美人之以產地特名者歟。夫上古社會之婚制，原出掠婚，因有異種姓之匹合，所謂素女或即白種女子，未可知也。則是所謂赤烏氏先出自周者，蓋周之支庶，出鎮此邦，猶少康庶子之於越，泰伯之於吳，元拔都之於俄，旭烈兀之於埃及，相類一例之事。且考詩奕奕梁山篇之韓侯，今三韓之韓所自出，周之盛時，血統所衍之區，宇西抵今帕米爾，東抵今滿韓，不爲不廣矣。

天子北征，濟於洋水，天子北征，東還，至於黑水，西膜之所謂鴻鸞。

愚案，山海經海內西經，臚敘崑崙四隅出水，惟東南東北兩隅各止一水，河水赤水是也，而西南西北兩隅皆各二水並流爲特異。西南隅二水，弱水青水已詳前考。其西北隅二水，海內經云「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得穆傳互證，驗諸今地形，而亦歷歷不爽。穆傳後又言「自赤烏氏春山東北還至羣玉山，截春山以北」，是明明穆王自今帕米爾之西折回，截帕米爾山北而東還，（即漢通西域北道自疏勒踰葱嶺之路，此由路而折回）道經今新疆之葱嶺而喀什噶爾，而和闐，道踰洋水，終循黑水，所謂洋水，即今喀什噶爾河。所謂黑水，即今哈喇哈什河。下流合併而爲塔里木河，又東而爲羅布泊，泊即古泐澤。下流爲泐澤，上流必爲泐水。故今塔里木河即古泐水也。山海經有同一山水而數名之例，如海內經「北海之內，有幽都之山，黑水出焉」，而北山經「母逢之山，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黑浴二名一水，即今北滿黑龍江上源，是其一例也。故崑崙黑水亦有泐水之名，山海經不言泐水所出之山，正惟其即黑水之故。西山經「長沙之山，泐水出焉，北流注於泐水」，郭注「烏交反，又音泐，水色黑也」。是郭璞已知泐水色黑，惜未能正言其即爲黑水耳。（桂馥記文義證亦謂泐即黑水）今塔里木河之名，即魏書唐書之達利水同音，自漢人誤以爲黃河之最上源，而古洋水黑水合流之名實，俱爲所奪。漢書西域傳南北大山之中央有河，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南河北河，即今葉爾羌河及喀什噶爾

河，而不知其卽古洋水。一出于閩，卽今哈喇哈什河，而不知其卽古黑水。清人考證河源，多有訂訛之說，而孫星衍氏言之尤爲核實。其水經注校語曰：「山海經泐澤之水有口，泐水出長沙山北流，邱時水出槐江山北流，逢水出單孤山西流，杜水邊春水受櫟水，櫟水又受邊水西流，匠韓水出灌題山西流，敦薨水出敦薨山西流，凡六水，皆注泐澤，澤卽蒲昌海也。山海經言敦薨水出於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是山海經以敦薨水爲河源，其餘諸水，本各有名，後人妄生異說也。孫氏此語，足破千古之惑，然猶未能知黑水之說也。經愚茲考定，則更發前人之所未發矣。又山海經記水道，更有一特別之古例，卽水道所經，能穿山踰海而行，是已。（參照前考赤水之說）有如黃河源出敦薨山之敦薨水，注泐澤，出崑崙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入禹所導積石山，由今言之，卽源出今新疆天山之裕勒都斯河，哈布齊哈河，開都河，三河合流而入羅布泊。更出阿斯騰塔嶺之南，有色爾騰海，及鄂陵海，札陵海等，古當爲通連之渤海。更出此海，而至大積石山，卽入禹所導積石山。夫經如此之穿山踰海而來，爲中國黃河，使今人言之，必爲不通。然古人既有此成例，達之則古書亦必難通，故治古書不能不姑從其例也。（今人言西喇木倫河亦名潢水，卽古與黃河通流之證，後經火山隆起而中絕云云，據此推論，或者今日視爲穿山過海之事實，而在古不如是，因經陵谷變遷而然，然其文字上之證據則甚少矣。）是以卽黑水而論，今甘肅安西州屬有黑水，距塔里木河，中隔許多山川，而古人實以爲一條之黑水，治禹貢黑水者，惟此說足以解其紛，而不能謂之不通。至如梁州之黑水，自當以山海經南山經鷄山所出之黑水（卽瀾滄江）爲是。語涉經生範圍，因言黑水而并及焉。又舊地志據寰宇記云：「酒泉縣有鴻鷺山，謂卽此穆天子傳之所謂鴻鷺。」此鴻鷺明非謂山，夷語謂黑曰哈喇，水名鴻鷺猶山名合黎，皆哈喇之對音耳。西膜之膜，本書膜拜字同此，舉手加頭，稱南膜拜者，西胡人禮也。當因此而名西膜。今人或以爲塞米人種，未必然矣。

天子乃對長股於黑水之西河，以爲周室主。郭註，卽長臂人也，長脚人國，又在赤水東，皆見山海經。

愚案，山海經大荒南經，「有張弘之國，在海上捕魚，」海外南經亦云，「長臂國捕魚水中，」弘肱同從「得聲，張長通用字，張弘卽長肱，長臂長肱同義，西方食魚之民族也。大荒西經有「長脛之國，」卽郭註「長脚人國，」海外西經又「有長肱之國，在雄常北，被髮。」

人長大則臂肱也，脛股也，脚也，覺無一不長，故有異名，其實同一耳。論語「被髮左衽」，漢書終軍傳「解編髮，削左衽」，被作編，顏師古曰「編讀曰辨」，是被編辨一音之轉，通用字。故長股亦同是有辨子之北族。歐洲中世諸國之人，多有辨子。猶憶乾隆府州廳縣志云「荷蘭，俗稱紅毛夷，其人深目長鼻，髮鬚皆赤，足長尺二寸，頰偉倍常。」疑長股亦不過此類形狀，希見多怪，故以爲異。然封以爲周室主，必周室之支裔，決非哲種之先也。豈吾三代以上席地而坐之華人，矮小似倭人，而以有辨子之北方同族爲特長大耶？黑水之西河，河當爲阿之誤。阿，曲也，殆今哈拉哈什河入塔里木河之水曲處也。國語魯語「稷勤百穀而山死」，韋昭注「死於黑水之山」。山海經海內經「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西山經「崧山，丹水出焉，而流注於稷澤」。槐江之山，西望大澤，后稷所潛也。崧山之崧亦作密，今葉爾羌西南二百餘里有密爾岱山是也。丹水卽密爾岱泉，流入葉爾羌河西源之澤普勒善河。葉爾羌河入塔里木河，塔里木河卽黑水。故今塔里木河上源之地，卽周后稷之葬身地也。封長股於黑水，以爲周室主，殆爲后稷主祭政者耶？

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至於羣玉之山，容成氏之所守，曰羣玉之山，口知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寡草木而無鳥獸，天子于是取玉三乘，玉器服物，于是載玉萬隻。郭註言往古帝王以爲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

愚案，前考黑水洋水分踞今塔里木河之上游。穆王行蹤，極爲明白可曉。而北循黑水至於羣玉之山一語，尤爲審知黑水所在之要證。羣玉之山非今和闐莫屬，故知黑水卽今哈拉哈什河。今哈拉哈什河，回語黑玉河之義。旁又有合流之玉璫哈什河，回語白玉河之義。皆後起之名，非古也。漢書西域傳祇云「于闐多玉石」，梁書西南夷傳卽有于闐玉河之目。更徵之唐玄奘西域記「瞿薩旦那國產白玉璫玉」，瞿薩旦那卽於闐之延音。文獻通考「宋建隆三年，于闐王李天聖使貢玉，使者言國城東有白玉河，西有綠玉河，次西有烏玉河，源出崑崙山，去國城一千三百里，每歲秋水小之後，國人取玉於河，謂之撈玉。」據今和闐卽古于闐，今人目驗著書者亦言其河中產玉石甚多，大者如盤如斗，小者如拳如栗，各各不同，其如雪之白，翠之青，臘之黃，丹之赤，墨之黑者，爲上品。一種羊脂朱斑，一種碧如波斯菜，金邊透溼者，尤爲無上上品。蓋于闐出玉，古今未嘗少變。（或言今已轉盛於葉爾羌河）羣玉之名，正由其出各色不同之

玉而來。特上古以名山而曰羣玉之山，後世以名水而曰白玉河黑玉河云云爲異耳。穆王先是以季夏升春山，及此際當已屆秋後，正在水漲退去，而玉出可取，故循黑水之河流，極一時之游觀，以至於羣玉之山，或沿途撈玉爲樂，未可知也。所謂羣玉之山，平阿無險，四徹中繩者，又與一切經音義云，「于闐，梵言瞿薩旦那，譯言地乳國，其國忽然隆起，其狀如乳」之意味相近。上古顏之曰羣玉之山，明係寶山，故爲容成氏之所守，先王之所謂策府。列仙傳云「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其卽容成氏歟。策府，郭璞解爲書冊之府。老子爲周柱下史，職司藏書，後遊流沙，不知所終，于闐正在流沙中。據文獻通考云，「于闐西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化胡成佛不可信。而于闐爲先王藏書冊之府，史記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句，司馬貞索隱引穆傳「先王所謂策府。」及郭璞註可證，故老子特往遊歟。至於寡草木，無禽獸，必以多玉石之故也。漢時西域通南道，和闐猶當孔道。唐後，漢南道淪沒，至今和闐冷僻，而葉爾羌轉達繁盛，此則滄桑之變，尤有今昔之感矣。舊地志以今甘肅肅州之嘉峪山當羣玉之山，誤不足論。

天子西征，至於劄閭氏，命劄閭氏供食六師之人於鐵山之下，天子祭於鐵山，祀於郊門。

愚案楚辭屈原遠遊篇「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於微閭。」微閭當卽劄閭之同音字。漢書西域傳「莎車有鐵山，出青玉。」徐松補注曰「今葉爾羌河所經之密爾岱出青玉，穆天子傳天子祭鐵山，御覽以爲卽莎車鐵山。」徐氏之說是也。書禹貢「雍州貢球琳琅玕。」顧命「天球。」鄭玄曰「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天，青色。漢書上林賦「玫瑰碧琳。」西都賦「琳瑯青瑩。」皆言琳爲碧色。張衡四愁詩曰「何以報之青琅玕。」曹植美人篇曰「腰佩翠琅玕。」故球琳琅玕皆卽今密爾岱山產之青玉。書「夏擊鳴球。」球卽磬，今密爾岱玉猶供磬材，故出青玉之鐵山，卽今出青玉之密爾岱山。山海經「崧山，丹水出焉。」崧山亦卽密爾岱山。崧音密，與密爾岱之密，猶古今同音也。丹水卽密爾岱泉。賈誼惜誓云「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賈誼生於西漢之初，去古未遠，所言竟與後出之晉世汲冢穆天子傳脗合。誼言涉丹水，與穆王徑行鐵山，同一道出。今葉爾羌之密爾岱，而涉丹水而馳入大夏，則穆王經鐵山而西，亦必西入大夏無疑矣。是今密爾岱山又實在上古當東西陸路交通孔道之衝也。今葉爾羌猶西入中央亞細亞惟一之

通衢，其所由來者遠矣。北堂書鈔引穆傳作「祭於鐵山。祀於郊門。」與今本異，茲審從之。第不知郊門爲何者之郊門耳。豈周代西方之郊門在是耶？

天子既祭而行，西征於鷓韓氏，爰有樂野溫和，稼麥之所草，犬馬牛羊之所昌，寶玉之所口，天子大朝於平衍之中，乃命六師之屬休。

愚案，漢通西域南道，自鄯善傍南山，西行至莎車，自莎車踰葱嶺，出大月氏安息，大月氏本大夏之地，安息本波斯故地，古書言西行出大夏者不少，穆王此行亦出大夏，故西征至鷓韓氏。鷓仙同音，已見前考。鷓韓疑卽今撒馬爾罕之縮音。薩馬爾罕者，唐書稱之曰颯末建，亦稱薩末鞞，肥城之義，（薩末，肥也。虔，城也。）大夏之故都也。穆傳樂野溫和云云，山海經海內東經郭注「大夏國，城方二三百里地，溫和宜五穀。」是誠不負其爲肥城矣。然則樂野卽山海經海外西經之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儻九代，在大連山北，一曰大遺之野，「大荒西經」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名曰夏后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郭注引竹書紀年亦云「天穆之陽。」蓋地當今西人名曰土耳其斯坦之東南高坡地，阿母河之上下游，土脈肥沃，河道暢達，亦有游牧草地，實爲中亞精華之所萃。而上游聯溫都庫士山之北面，故山海經曰，「大連山之北，高二千仞，」大連山殆卽溫都庫士山，連溫亦對音。其下游爲平原，卽撒馬爾罕都城所在。故穆天子傳又言天子大朝於平衍之中，驗諸古今地形，殆一一同符而足信也。

天子西征至於元池。

愚案今西爾河阿母河兩河之間，有乍拉福山河，其支義最多。下流所入之哈拉庫勒湖，土人語謂黑湖之意，或卽是元池。元本當作玄，黑色也。然據洪鈞元史譯文證補「曰明季以前，阿母河實入裏海，泰西古書從未言及鹹海。近德國人考紀行之書，因疑昔時西爾河亦合於阿母河，以入裏海，而鹹海巨浸，爲最近數百年滄蓄而成云。是則沙漠水道，古今變更，頗有可證，誠非可執今地形以論矣。

天子乃遂西征，至於苦山。於是食苦，天子西征，宿於黃鼠之山。

愚案，此時穆王似已西南入今波斯北境諸山，皆不能指定當今何山。所謂黃鼠之山者，唐書于闐傳「西有沙磧，鼠大如蝟，色類金。」蓋沙磧之鼠，毛色亦與沙色類似，生物之保護色使然，殆其山在沙漠中，因生此黃色之鼠，故名黃鼠之山歟。

乃遂西征至於西王母之邦。

愚案，郭注引竹書云「穆王西征，至崑崙邱，見西王母。」於文甚略，不如穆傳之詳也。西王母一國，爲今西人熱心研究中國古史之一要件，蓋欲藉以知我國古代與西方之交通也。此非羅列古書以證明之，無以釋吾人自任之天職。今考西王母之邦，古亦稱沃民之國，亦曰三危之國。呂氏春秋本味篇「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高誘注丸古卵字）淮南子墜形訓「西王母在流沙之瀕。」足證沃民與西王母地非相隔。而山海經尤爲明白可據，大荒西經云「有西王母之山，（此句從郝校正）壑山海山，沃民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爰有甘華，甘柎，白柳，視肉，三騏，璇瑰，瑤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銀鐵，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處，是謂沃之野，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鷲，一名曰少鷲，一名曰青鳥。」此記沃民國一段文字，有西王母之山，有三青鳥，則沃民國非即西王母之邦而何。此古西王母國亦稱沃民國之證也。又山海經西次三經「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郭注「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別自棲息於此山，竹書曰穆王西征至於青鳥所解。」故郭又讚曰「山名三危，青鳥所憩，往來崑崙，王母是隸，穆王西征，旋軫斯地。」是以穆天子傳西征至於西王母之邦與竹書西征至於青鳥所解，文殊事一。而古以青鳥所居，有名之曰三危之國者，呂氏春秋求人篇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淮南子時則訓「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試細考之，證之山海經，三危在崑崙西三千三百里。（較漢書司馬相如傳言西王母所居之陰山，更在其西四百二十里）決非今甘肅肅州之三危。並其巫山，亦決非今四川夔州府之巫山。至其曰積金之山，曰石城金室，則沃民國多銀鐵矣。曰飲氣之民，曰飲露吸氣之民，則且一部山海經祇有一沃民國，特甘露是飲矣。（海外西經諸天之野，天係沃之省文）皆足以明三危國之內容，與沃民國之內容同一。夫既三危沃民之內容同一，沃民國即西王母國，而三危國非即西王母國而何？又若曰不死

之野，則淮南子冥覽訓，「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惟不死之野而有不死之藥，更爲三危國卽西王母國之證。此古西王母國亦稱三危國之證也。雖然，古西王母之邦果當今何地乎？則尙須詳言以明之。一部山海經止有一沃民國，記出白木。郭注「樹色正白，今南方有文木，亦黑色也，」是郭璞以文木釋白木也。蓋文木有白黑兩種，古書或止言白色者，或止言黑色者，皆偏舉以互該也。文選吳都賦註「文木，材密緻無理，色黑如水牛角。」周書王會篇「夷用闔木，」何秋濤箋曰「夷卽波斯，方以智通雅曰，闔木卽烏文木也，古今註，烏文木出波斯國，」何氏之說是也。楚辭屈原九章云「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比壽兮，與日月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余濟乎湘江，」其云遊瑤圃，（卽鍾山東之瑤崖見前）登崑崙而後及於南夷，南夷正卽王會篇之夷。自古載籍記西域輸來之文木，所出之國，止一波斯，與一部山海經記出白木者，止一沃民國正合。則可知其並無他國產此，得相蒙混。故據文木一物，而可推定沃民國卽波斯國，殆無可疑。又若沃民國有海山壑山，波斯南有阿勒富海，北有裏海。沃民有璇瑰瑤碧琅玕白丹青丹，多銀鐵，隋書西域傳亦列舉波斯產眞珠頗黎珊瑚瑪瑙水精火齊金銀銅鐵諸物。沃民產鳳卵，隋書亦記波斯產大鳥卵，（此係今鴛鳥之卵，或鴛鳥卽爲古人所稱鳳之一種）皆足爲沃民卽波斯之證。故沃民卽西王母國，亦卽波斯國，此西王母之邦當在今波斯地者一也。吸氣飲露旣爲西王母國之一內容條件，而他書之言吸氣長生者，楚辭屈原遠遊「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中略）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中略）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邦，」（舊邦解見後）至於賈誼而言之更詳，其惜誓篇曰「馳騫於杳冥之中，休息乎崑崙之墟，樂窮兮而不厭兮，願從容乎神明，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中略）乃至少原之野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據瑟而調均兮，余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翱翔，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余之故鄉，」今考屈子所言之南巢，卽賈生所言之少原，非放桀之南巢，或言南方巢鳳之地，近是矣。列仙傳「赤松子至崑崙，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足證赤松子與西王母同處，而屈賈二子所詠，皆確卽西王母之邦矣。莊子大宗師篇「西王母坐乎少廣，」少廣亦卽少原，而賈生賦中明敘少原在大夏之西，旣在大夏之西，非卽波斯而何。（故大夏西境與波斯

相接。蓋今帕米爾高原左右即古都廣之地，而其西之波斯高原即古少廣之地，西王母坐少廣，又爲西王母在波斯之證。此西王母之邦當在今波斯地者二也。更據漢書司馬相如傳「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覩西王母，鬖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鳥爲之使。」張揖曰「陰山在崑崙西二千七百里，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鬖然白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三足鳥，三足青鳥也，主爲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墟之北。」此張揖所說，語皆有本，謂石城金室穴居，則今西式房屋（梵宇琳宮同）即是穴居，斷非窟土而處之穴居。謂三足鳥，即三足青鳥，青鳥即鳥，與西王母自歌鳥鵲與處之文亦合，而謂陰山距崑崙之里數二千七百里，則即本山海經西山經自崑崙之邱至陰山之里數以爲言。與此穆傳後言自羣玉之山以西，至於西王母之邦三千里之數，所差無多。且司馬相如生於西漢，作賦未見晉發汲冢之穆傳（司馬相如與賈誼皆西漢人，所言皆合山海經穆傳蓋皆有本）張揖據山海經而作解，亦未根據穆傳，然兩皆不謀而合，可爲穆傳作證，不能謂之偶合。呂氏春秋古樂篇「黃帝令伶倫作爲律，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隰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漢書律歷志說苑修文篇風俗通聲音篇阮隰之陰皆作崑崙之陰，阮隰同音通用字，隰崑一聲之轉，阮隰崑崙一也。崑崙之陰即陰山所在也。故陰山者，崑崙之陰之山也。蓋古人以西方廣遠，多被以崑崙之名，猶之今西人以安息即亞細亞（安息亞細亞對音）一隅之地名，而爲轉被於亞細亞全洲之名。故古有狹義名稱之崑崙，不過西藏新疆間一隅之山，而廣義名稱之崑崙，則不然，實橫亘於今東西兩亞細亞（崑崙之合音爲橫，今蒙古語猶謂橫曰崑都崙，殆崑崙山本即橫山之意）凡今崑崙山系附近相連之諸山皆是。詳言之，今崑崙山脈連接之溫都庫士山脈迤西諸山脈，直走阿富汗波斯境內，適當天下之脊，皆古崑崙也。楚辭天問「崑崙縣圃其尻焉在」又古稱「崑崙去嵩高五萬里」語不盡實，而其遠則可知矣。要之，陰山即崑崙之陰，崑崙在大夏之西，則陰山非在波斯而何在。而西王母居陰山，西王母國又非在波斯而何在。此西王母之邦當在今波斯地者三也。蔣智由中國人種考謂「古書言西王母必兼言玉，故當以玉之產地，考定西王母所在之地。」愚謂古代西方貢玉之邦不一，徒以玉爲根據，則其根據危矣。考西王母入貢有二大事，其一爲蓋（或作益）地圖（拉克伯里謂巴比倫亦有山海經一書，未知即此圖說否）姑措勿論。其又一爲貢白玉瑄，此則關

係中國樂律之根據問題，所關甚大，古書亦言之鑿鑿，故必以玉合音樂而言，方得成立。考定西王母所在之一要件。尙書大傳「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來獻白玉琯。」大戴禮少間篇「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漢書律歷志，風俗通音聲篇，晉書律歷志，宋書樂志，符瑞志，亦均皆言西王母獻白玉琯之事。而說文云「管如篴，六孔，從竹，官聲。琯，古者琯以玉，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前零陵文學姓奚於冷道舜祠下，得笙玉管。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皇來儀也。」又晉書律歷志，既據呂氏春秋諸書，謂「伶倫自大夏之西，乃至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制十二筩，寫鳳之鳴，以定律呂。」復言「黃帝作律，以玉爲管，長尺六孔，爲十二月音。」然則上古造律，當黃帝時，實已竹玉二具並用矣。其竹必取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則玉亦必取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可知。何也？竹玉二物，他處儘有，而材堪樂律之竹玉，則非自彼處而來不可。抑或已成之竹管玉琯，自彼處來耶？故舜時中國大盛，西王母復來貢白玉琯，明非尋常之貢物也。然仙樂鳳和，實惟中國樂律之原，而仍不越於崑崙之陰，今波斯之地。此西王母之邦當在今波斯地者四也。此外爾雅釋地西王母在西荒，易林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皆觀於前之說明，而可以曉然。又博物志有西王母仙桃，今西人謂桃爲波斯果，是即桃之一物，亦可爲西王母當在波斯之證。蔣智由中國人種考引「一八八〇年愛臺爾氏英譯穆天子傳，或據波斯詩人富爾達伊詩史，引波斯古傳裏西陀女王與摩訶晉王穆罕婚，而摩訶晉爲大秦，即支那，穆罕王爲穆王，裏西陀爲西王母。」此事愚未能深考，而要亦與西王母當在波斯之說合。抑更進論之，據元史譯文證補云，「花刺子模地名最古，中國周初波斯之火教書，已見此地名。春秋時，波斯以箭頭鏑石，亦見此名。」愚謂花刺子模，即華胥之對音也。蓋中國與西方之關係遠矣，今西人之治人種學者，謂義蘭高原一隅爲人類肇生之所。中國古稱西方曰金邱曰沃野，（淮南時則訓）直視爲黃金世界之天國，亦已情見乎詞。波斯本亦名義蘭，疑沃民之沃，卽義蘭之譯義。義蘭本爲優越先進之義，沃則爲土地肥沃之義，或者東西主客之觀念微殊，而東人直視之爲埃田園也歟。雖然，神仙之說，實起於西方高地多山，仙之造字從人從山，本山人之義。僊字從𠂔，𠂔者升舉也，登山亦謂升舉也。升山必大呼吸，故吸氣著焉。山地鮮水，夜涼露生，故以飲露稱焉。凡皆無甚足怪之事也。音樂宗教有切密之關係，則音樂又爲神仙之武器也。而長生之術，別一問題，非

本篇所暇及矣。今但當一究波斯全國氣候互異。惟其舊京伊斯巴亨一地終年似七八月之間，天氣爽朗清和，各國所無。此則或洵爲古仙人所宿，壹氣和德（見前引屈原遠遊）之鄉，而卽西王母之邦之故都所在歟？未可知矣。雖然西王母似又有舊居在焉，山海經西山經言「西王母居玉山」，海內東經「西胡白玉山在大夏東」，玉山卽白玉山，在大夏東，則必爲今新疆於闐諸山矣。故屈原遠遊曰，「仍羽人於丹邱兮，還不死之舊邦」，丹邱卽丹水之山，丹水卽密爾岱泉。海內經「黑水之間有山名不死之山」，黑水今塔里木河，足證舊邦在今新疆。而有舊邦則必有新邦，推而言之，舊者在今新疆，新者在今波斯，而兩皆曾爲西王母之所都居，共稱不死之鄉者歟？然至周穆王之時，而西王母專移居波斯，或者不無東西人種消長之關係歟？又如漢書地理志「金城臨羌縣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地」，臨羌在今青海境內，仙海卽今青海鹽池卽今達佈遜淖爾。十六國春秋「張駿酒泉太守馬岌言，酒泉南山有石室，西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此山」，酒泉今甘肅肅州治，南山卽今甘肅青海間之祁連山，此則青海酒泉本皆在古崑崙之附近，豈西王母治宇所及，而爲離宮之所在耶？抑後起之好事者所爲耶？惟馬岌謂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此山，則斷然不足信矣。日本依田雄甫氏著歷史地圖，卽採班固馬岌之言，註西王母於青海甘肅之間，蓋未之深考也。

天子賓於西王母，執白圭元璧以見西王母。

愚案山海經西山經「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謂曰如人，則神而非人也。然山海經本夏禹之書，虞夏之世，羣后亦稱羣神，尙在神權時代，故西王母雖稱神而實人，本一諸侯耳。豹尾虎齒者，殆爲古時一種儀式，今稱假面具。今西藏喇嘛會，猶有此俗，（喇嘛會之假面具種種不一，頗滑稽可笑，見日本刊世界歷史地圖）其來遠矣。山海經郭註引穆天子傳西王母云，「我惟帝女」，與今本穆天子傳異。然與淮南子精神訓「西姥折勝」之文合。是則曰母曰女曰姥，同異相證，西王母必古西方之女，曾無疑。荀子大略篇「禹學於西王國」，則又去母而僅言西王，離騷「詔西皇使涉予」之西皇，疑亦卽此西王。然至中國稱之曰王，可見其必爲西方一大國矣。

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

愚案史記大宛傳「引禹本紀崑崙上有醴泉瑤池。」蓋禹學於西王國，故稔知彼邦此水而記之。今人或以今帕米爾之哈拉庫勒湖，即舊稱大龍池者當之。按哈拉庫勒周圍復有數湖，實春山之澤，而非此瑤池也。山海經西山經「槐江之山，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淫即瑤之壞文。呂氏春秋本味篇「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搖亦即瑤字，沮江即槐江也。然案山海經道里，槐江之山，不當在西王母之邦，疑風水之美者，古皆名之曰瑤水也。今西人考帕米爾山之哈拉庫勒湖水，含鹽氣而少苦味，畜類好飲之，意者瑤池醴泉正指此哈拉庫勒湖之屬，不過西方之鹽水湖，而一種水味較美者。抑或此觴西王母瑤池上之瑤池正猶瓊室瑤臺之比，以人工而成之者歟？今波斯地誌不詳，無論成於天然，與成自人工者，俱未能易指何一湖泊，爲西王母之瑤池也。

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

愚案古西王母之邦，今波斯也。波斯環境皆山，氣候互殊，惟事古京師曰伊師巴亨一地，風景絕勝，四時常如秋季七八月之間，天色晴藍，間有纖雲，如草際微雪。（據薛福成鑒定續瀛寰全志）是與西王母所詠「白雲在天，山陵自出」者，正自密合。故今伊師巴亨必爲古西王母之所都居，直可指天象以爲證也。又伊師巴亨之地，棄置金鐵之器於路側，經月不鏽。蓋爽朗清和之氣，地球各國所無也。故古稱積金之山，飲氣之鄉，誠舍此地而莫屬。且其附近山谷之地，沃壤連雲，稻麥之富，溢出各境，殆真所謂沃野仙居，於今尚在。惜乎佔地面積，憾不甚廣耳。

天子答之曰「子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天子遂驅升於弇山，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以吟曰「北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爲羣，於鵠與處。」郭注，弇山，弇茲山，日入所也。

愚按東土與西土對稱，明明東西兩大帝國，敵體抗衡之稱謂。自穆王西征而荒服不至，豈中國大一統之局，自茲已破耶？蓋三代以前，東西對抗成橫局，與後世漢有匈奴唐有突厥南北對抗成縱局者不同，此中不無有文化升降之關係，然姑措弗論。今考西土即書堯

典之所謂宅西曰昧谷者是也。顧自來經生多以秦漢隴西之西縣釋之，誤矣。試詳徵之，墨子節用篇「昔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韓非子十過篇同）大戴禮少問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淮南子主術篇「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修務篇「堯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賈子修政語上「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僥。」綜此諸家所述，及更有散見於他處者，大抵稱神農堯舜之世，南北所至地名，無甚異文。南至交趾，至今越南地，北至幽都，至今外蒙古肯特山，而東西所至，則異文特甚，或虛言之曰，至日月之所出入，或實言之，則東之所至曰暘谷，曰黑齒，曰鳥面（即鳥夷，當別考），今日本地也。西之所至，曰三危，曰沃民，曰西王母（此更可作前考西王母沃民三危爲一之證）今波斯地也。是可知堯典義和四子所宅之地名，本大同於諸家所述，其宅西之西，與穆天子傳之稱西土，同目爲西，皆不過異文之一例耳。列子周穆王篇曰「迺觀日之所入，」即穆傳之登弇山一事。然列子爲晉人僞書，不足據。郭璞以弇山爲弇茲山，弇茲亦作崦嵫，山海經西次四經「崦嵫之山，苕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海。」郭註「禹大傳曰消盤之水，出崦嵫山。」離騷「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注「崦嵫曰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出虞淵。」蓋苕水消盤蒙水，殆一水也。今未詳在波斯何地。據塞來語，謂「歐羅巴者，暗黑日歿之意，即日歿國之義也。」意者弇山觀日入之處，視線竟遙達今之歐羅巴歟？穆傳西王母數歌，多係每句四言，自係譯文，非彼中語。漢書西南夷歌頌漢德詩二篇，亦每句四言，殆此種語式，爲古代異民族間通用之語式矣。北徂西土句有誤，當是「徂彼西土。」其時猶在人獸雜處時代，故有「虎豹爲羣，於鵠與處」之詞也。於古文同鳥字。

天子飲於溫山，口考鳥。郭注紀豐曰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正之曰，有鳥鵠人，疑說此鳥，脫落不可知也。

愚案，波斯境內氣候，西冷南熱中溫，此溫山者，望文生訓，其當在波斯之中部歟？觀西王母「鳥鵠與處」云云，其時彼地直是鳥獸世界，西王母直是管領鳥獸之使者，故穆王有考鳥之舉，殆將行獵矣。郭傳引竹書，今竹書無此文。鵠字不見字書，或是妨害人之意義。文獻

通考「波斯有大鳥，形如橐駝，有兩翼，亦能噉人。」即今駝鳥，或即此鳥妨害人歟？

天子飲於溇水之上，乃發憲命，詔六師之人，口其羽，爰有口藪水澤，爰有陵衍平陸，碩鳥解羽，六師之人畢至於曠原，曰天子三月舍於曠原，口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勤七萃之士於羽琤之上，乃奏廣樂，口六師之人翔畋於曠原，得獲無算，鳥獸絕羣，郭傳下云，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山海經云，大澤方千里，美鳥之所生及有解，紀年曰，穆王北征，行積羽千里，皆謂此野耳。

愚案，溇水，太平御覽八十五，引作辱水。山海經西山經云，「陰山北二百里曰鳥山，辱水出焉。」水當在今波斯，畢沅謂即今陝西安塞縣出之秀延川，非是。且此傳有闕文，據後言「自西王母之邦，北至於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羽，千有九百里，口宗周至於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之明文，則是此曠原之所在，於穆傳爲自西王母之邦北至曠原，於今則即自今波斯北行，直抵今裏海之北，俄羅斯之南部矣。後魏書「董琬等使西域還，具言所見，分其地爲四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此兩海，即今裏海地中海，說詳元史譯文證補。而其云水澤，則即今之黑海也。魏書猶單言水澤，穆傳既言口藪水澤，復言陵衍平陸，則盡包舉黑海裏海高加索山，并及附近之地而言之矣。山海經海內西經「大澤方百里，羣鳥所生，及所解，在雁門北，」此即穆王出險關時之滲澤，今內蒙古河套迤東之地，或即內蒙之沙漠也。又大荒北經「有大澤，方千里，羣鳥所解。」此則即此穆天子傳所言曠原之野，故郭註引之。又漢書西域傳「奄蔡國北臨大澤無涯，」大澤即黑海，說亦見元史譯文證補。故大荒北經之大澤，自是黑海無疑，而穆傳之水澤，爲即黑海益確矣。解羽者，幼鳥解脫乳羽而長成之謂也。故漢書史記亦謂其地曰翰海，雖是指今內蒙之沙漠，非可以當此穆傳之曠原，而其命名之意義，固可相通也。羽琤者，積羽之邱。山海經亦謂委羽之山也。

天子東歸，至於口之山，東征至於戊口之山，智氏之所處，天子北游於緇子之澤，智氏之夫獻酒百口於天子。

愚按，戊口之山及智氏一民族，俱不可考。惟按核地望，戊口之山當屬今烏拉爾山系諸山。緇子之澤亦不能指爲何澤，或古有而今泐，未可知。

天子南征，東還，至獻水，乃東征，飲而行。乃遂東南至於瓜纒之山，三周若城，闕胡氏之所保。愚按，此諸山水亦不可考，惟祇可識穆王東歸，經涉道途之遙遠耳。

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天子渴於沙衍，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清血，以飲天子，郭傳，今西方羌胡刺馬，咽取血飲，渴亦愈。

愚按，職方外紀云「中國之北，迤西一帶，直抵歐羅巴東界，俱名韃而坦。其地江河絕少，平土多沙，氣候極寒，冬月無雨，入夏微雨，僅濕土而已。人罕得遍歷其地，道途饑渴，卽刺所乘馬瀝血而飲」云云。韃而坦卽土耳其斯坦。是今土耳其斯坦道中行人，尙有渴飲馬血之風，與穆傳刺左驂之頸，取清血以飲天子故事，不謀而合。蓋計此時穆王歸程，正在今土耳其斯坦中矣。

天子乃遂南征，至於積山之遵，鬻余之人命懷獻酒於天子。愚案，此積山之遵及鬻余國，今亦不可考。

至於滔水，濁絲氏之所食。

愚案，山海經海內東經「國在流沙外者，大夏豎沙居絲月支之國。」三國志引魏略云「流沙西有大夏國豎沙國屬絲國月氏國四國。」居絲又作屬絲，當卽穆傳之濁絲。居屬濁三字形音皆相近。而在流沙之外，與大夏相次。又核諸穆王歸程，疑濁絲氏當在今新疆之西北，滔水卽巴爾喀什湖，今俄屬西比利亞之七河省地歟？

天子東征，至於蘇谷，骨飭氏之所衣被，郭註言谷中有草木皮，可爲衣被。

愚案，蘇谷，路史作胥谷，今不可考。惟按核穆王歸程，當在今天山北路，據郭註所說，則文獻通考稱「高昌有草，實如繭，中絲如細纒，名爲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爲布。」其殆卽此骨飭氏所衣被之類歟？

乃遂南征，東還，至於長泆，重醴氏之西疆，天子升乎長泆，乃遂東征，至於重醴氏黑水之阿。

愚案，黑水即塔里木河，已見前考。因知長泱當即天山。天山山勢蜿蜒頗長，古亦名曰燭龍。惟泱字不見於字書，路史國名紀作琰，亦不見於字書，則其字之義不可曉耳。此重譚氏黑水之阿，阿，曲也。當即在今塔里木河經焉耆（喀喇沙爾）府新平縣南，折而南流之處，與前封長股氏於黑水之西阿，在西者不同，當一辨也。凡穆王自西北大曠原而東南馳歸，中途山川多不能鑿指其當今何地，惟至此黑水，既可鑿指。又見穆王之歸，並不循往轍，經春山，踰洋水，黑水，沿天山南路而歸。則舍自天山北路，踰天山而南，別無他途可以至此。故愚推定穆王之升於長泱至黑水之阿，爲從天山北路，踰天山而南至塔里木河，將再折而東歸也。

爰有采石之山，重譚氏之所之守，曰枝斯璿瑰瑤琅玕玲瓏瓠瓊珎琪銜尾凡好石之器於是出。

天子升於采石之山，於是取采石焉，使重譚之民鑄以成器於黑水之上，器服佩好無疆。郭註今外國人所鑄作器者，亦皆石類也。

愚案，據穆傳此文，則重譚氏者，世界最古之玻璃製造國也。一部山海經紀出采石之山，祇西山經之驪山一見，且出水中。郭註云「采石今雌黃空青綠碧之屬」，係是天然之產物，決非人工之製品。若此穆傳則明云「鑄以成器」，鑄者鎔鑄之謂也。淮南俶真訓「今夫冶工之鑄器，金踊躍於爐中。」說文「鑄，銷金也。」顏師古急就篇註云「凡金鐵銷冶而成者謂之鑄。」蓋造字之本義，銷金製器謂之鑄。而其引伸之義，推而至於熔石製物，亦謂之鑄。是以穆傳此文所列舉采石之種類，如枝斯璿瑰之屬，皆古之人工製品，熔製石質而成之寶物，即今燒玻璃。謂之采石者，五色之采，詳言之，則即五色玻璃也。夫玻璃爲最文明之人工製品，不圖於此穆傳中見之。曾見英日兩國人著書，謂玻璃爲支那人之發明物，殆亦據穆傳此文而爲言。但重譚氏之先，果出自誰族，今不可考，吾人豈甘謬受儻來之榮譽。惟謂重譚氏爲世界最古之玻璃製造國，則自無不可耳。又案象胥錄云「土魯番，漢車師前王庭地。唐置西州交河郡，析以爲縣，有安樂城，城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其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沙石，光焰灼人。」云云。今土魯番正當在古重譚氏境內，似有天然之采石之山矣。然又據魏書西域傳「大月支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即成，光澤美

於西方來者，自此中國琉璃遂賤」云云，則正不必恃天然之采石，自可以礦物智識之人工而成之。惜夫今新疆之南部，塔里木河之下遊，已莫知舊爲世界最古之玻璃製造國所在，而今亦絕不聞玻璃之產出，不亦重可慨夫？

天子東征，至於長沙之山，柏天曰，重譚氏之先，三苗氏之口處。

愚案，山海經西次三經「長沙之山，泚水出焉，北流注於泐水。」泐水今塔里木河也。而云泚水北注，是長沙之山當在今塔里木河之南，然北注之謂，難於明定，因山海經凡言某水注於泐水之方向，多與今之方向不符故也。而長沙之山，今亦不能確定爲何山，祇可知其必在塔里木河左右耳。傳文「重譚氏之先，三苗氏之口處」中間闕文，疑卽所字，蓋言重譚氏之先，本三苗所處之地歟？舜竄三苗於三危，禹導黑水至於三危，（此非青鳥所居之三危，當分別觀之）三危黑水地相密接，黑水之旁，本故三苗謫居之地，及周之世而已衰亡，故重譚氏得繼居其地歟？山海經大荒北經「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海內西經「泐水黑水南入海，羽民南。」羽民卽苗民，苗民在黑水之北，黑水行苗民之南，重譚氏仍苗民之舊居，正在今塔里木河羅布泊之北，徵諸穆王踰長泐而至重譚氏黑水，亦自密合也。

天子東征，南還，至於文山，天子遊於文山，於是取采石，

愚按，此又出一采石之處。漢司馬相如子虛賦「琳瑯昆吾」昆吾或作琨瑀，後起字耳，一種石之次玉者也。殆必因出於昆吾而得名。古昆吾國，漢爲伊吾廬地，今新疆迪化府之哈密廳也。三國志引魏略曰「大秦國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卽其類。」伊吾卽伊吾廬之省呼。是今哈密，舊出采石之證也。其采石亦卽人工製品無疑。計穆王此時行程，當在哈密境內，而文山卽哈密境內之山歟？惜夫今亦如藍田之玉，久成絕產矣。

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至於巨蒐之人，乃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因具牛羊之漣，以先天子之足，巨蒐之人觴天子於焚留之山，好獻枝斯之石四十。

愚案穆傳此駕八駿之乘，至於巨蒐氏之國，亦見偽列子周穆王篇，而語意互異，此列歸躅，彼叙往蹤，適相倒置也。巨蒐即渠搜之異文，禹貢渠搜浮於積石入貢，此即隋書西域傳云「鐵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即今俄屬費爾干省之地也。而此穆傳之巨蒐，當在今蒙古土謝圖汗之南境。計穆王自文山駕八駿之乘，東南翔行，馳驅千重，至此，當在今土謝圖汗境內，故下文得言南征陽紆之東尾，經南向，行抵河套之北也。水經注「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故城北」，此則又地當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之東，接左翼後旗界內，蓋皆後世種落遷徙，故有散處之蹟歟？今哈薩克（亦作可薩克）人種蕃衍於俄屬西比利亞，以字音求之，哈薩克當即巨蒐之音轉，而克字爲其尾聲耳。是此人種今尙存在也，又不勝今昔之感矣。穆傳此言長驅千里，與後言自井陘之東，至宗周長驅千里，路徑遠近，不無微差，要各有當矣。焚留之山，今不可考，亦當在土謝圖汗南境。「好獻枝斯之石」云云，下文尙有許多珍品不備錄，足見古代蒙古之地，頗不似今之荒瘠，今杭愛山綿延千里，或斷或續，到處產黃石，如琥珀，蒙古語曰胡巴，製爲器物，瑩透可愛。（據張穆蒙古遊牧記）此殆即古枝斯之石之類歟？

天子南征陽紆之東尾，乃遂絕筵晉之谷，至於瓠瑯河之水北阿，爰有樂洩之，□河伯之孫事皇天子之山，郭傳，尾山後也，今西有渠搜國，變本渠。

愚案，陽紆之山，已見前考。河之水北阿，阿，曲也。河套東西二折，成東北西北二曲隅，中復有一折成曲隅，即此北阿也。地當在今烏喇特（舊作吳喇忒）府之西，唐張仁愿築受降城處也。郭注有脫訛，然前已有巨蒐，此復言渠搜國，誤矣。皇天子山，殆即烏喇特旗西之木納山歟？

天子東征至於鄒人，鄒伯絮觴天子於澡澤之上，鄒多之泐，河水之所南還。

愚案，鄒國澡澤，及河水之所南還，俱詳前考。

天子東征，顧命柏天，歸於丌邦，天子南還，升於長松之墜，孟冬，至於雷首，犬戎胡觴天子於雷首之阿，曰雷水之平寒，郭註

雷首山名，今在河東蒲阪縣南也。

愚案，此時穆王與河伯作別而南歸。長松之隘，御覽五十三作長松之阪，未詳其地。水經注「河水南逕雷首山西，又南凍水注之，水出河北縣雷首山，其水西南流，亦曰雷水，穆天子傳曰壬戌，天子至於雷首，犬戎胡觴天子於雷首之阿」云云，雷首山雷水皆在今山西蒲州境內。又雷水之平寒句，水經註引作雷水之干，蓋本作干，後人注音寒於其旁，誤入正文，而干訛作平，遂作平寒，致不可通矣。

天子南征，升於髡之隘，丙寅天子至於鉞山之隊，東升於三道之隘。

愚案，髡之隘，未詳當今何地。據云南升於髡之隘，則上文雷首雷水不當在今山西蒲州，疑南征之南有誤文也。鉞山見前，是穆王又折而東，抵今直隸正定府井陘縣之東矣。

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南征翔行，逕絕翟道，升於太行，南濟河，馳驅千里，遂入於宗周。郭傳，翟道在隴西，謂截龍阪過。

愚案，穆王此時自今井陘縣之東，長驅而入今河南洛陽，郭註云，「翟道在今隴西」，謬矣。案核傳文，翟道當在今太行山之東，翟狄通用字，春秋左氏傳稱「狄之廣莫」，蓋翟道濫觴周初，由來久矣。今河南懷慶府城北，太行陘古亦稱羊腸阪，穆王殆逕此濟河而南歟？

天子大朝於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灑水以西，至於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於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於春山珠澤崑崙之邱七百里，自春山以至於赤烏氏春山，三百里，東北還至於羣玉之山，截春山以北，自羣玉之山以西，至於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於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羽，千有九百里，自宗周至於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乃還東南，復至於陽紆，七百里，還歸於周，三千里，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

愚案，西夏氏珠余氏及河首襄山，前俱不見傳文之中，蓋有闕落矣。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有大夏縣，水經注「大夏川水出西山，流逕金紐城南，又東北逕大夏縣故城南。」城當在今河州東南境，接狄道界。蓋今山西太原，古亦稱大夏，（左昭元年傳）而此今河州東南境

之大夏，在其西，故古亦特稱之曰西夏。歟？穆王時，西夏已亡，見周書史記解，則穆王殆逕行其故墟歟？傳文前紀穆王西濟於河，爰有溫谷樂都，地鄰西夏，則經逾西夏，當在此際矣。珠余氏今不可考。後漢書西羌傳：「河關之西南羌地，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水經注引「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左右居也。續漢書云：「河關西可千餘里，有河曲，羌謂之賜支。」賜支析支一也。卽黃河繞大積石之地，繞山曲折而行，故亦謂之河曲。自此析支以西，綿地千里，則河首東距大積石，有千里之遙，故後漢書西羌傳又稱：「羌西北接鄯善車師諸國。」然則河首者，無異於謂之河源也。古河源在今羅布泊阿斯騰塔嶺諸地，已詳前考。蓋今阿斯騰塔嶺迤南之色爾騰平川諸地，卽古河首之地矣。襄山不知是何山，以音以地望求之，襄殆卽崇吾之合音，卽山海經崇吾之山。「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與傳文前言「天子南升口之所居，爰有大木碩草，爰有野獸，可以畋獵。」云云，正合。然自此而至春山，卽帕米爾山，相距止七百里，未免中有脫誤。据下文宗周至於西北大曠原之總結數萬四千里，而其上文逐段分記之數，實止有萬三千三百里，少去七百里，有脫誤，明矣。又傳文未言「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各行兼數者，猶言往還行程合計之總數也。亦浮計一萬一千里，不知何故。然郭注引竹書謂「穆王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與此穆傳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之文，又大相逕庭矣。要之，數字上之表示，甚易訛誤，可措勿論。而地理上之考審，則古今同符，大較瞭如。故穆天子傳記事之徵實，決非出於僞托，可無疑也。

愚作茲考，既竟，而不禁歎言曰：此吾民族與西方之陸路交通史也。第卽此而觀，吾民族已不僅歷史之古，世界無與倫比。卽歷史上之光榮，亦將無與倫比也。乃自穆王繼黃帝堯禹西征而後，嗣穆王而興者無人焉，則又何吾民族之不競也。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嗚呼，德者何謂也，則德者得也，天子得天下，諸侯得國，古有竊國之喻，竊賊既得之，患失之，不敢出門一步，此所以穆王而後無嗣蹤也。此吾民族不競之原因，一也。漢人司馬遷作史記，於五帝本紀則云：「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王難言之。」於大宛列傳則更大放厥詞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今張騫窮河源，惡觀所謂崑崙者乎？」又曰：「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此老宏識孤懷，功在藝林不少，然於此等處，獨不能爲之恕。則未免尸居刑餘，陽氣消阻，信口開河，言不由衷。

衷，舉先聖之偉績，付諸一筆抹倒。先聖累世強行之而不足，被彼一言藐侮之而有餘，開後世文人輕薄之漸，其罪豈少也哉？此吾民族不競之原因，二也。爾後譙周亡國奴，至不信西域有西王母之國，而近世專制淫威之君主，又防民心之外逸，惡英物之醜己，足不出閨闈一步，而口詡超漢軼唐之盛業。於是無恥之小人儒，認賊作父，且爲改毀古事，藉資媚事粉飾，有如前清四庫提要列山海經穆天子傳二書於丙部之小說類中，此不尤可見專制君主，及輕薄文人二者，實皆喪盡吾民族之光榮歷史者耶！今也國體變更，專主君主已矣！而輕薄文人亦庶或革面洗心。故愚尤深幸夫數千年來湮沒而不彰之光榮歷史，一旦復大彰重放，無上光榮於天壤間。縱至可珍寶，如禹本紀諸書，今已盡亡，而天猶留穆傳一書，以保證吾民族之光榮歷史也。所賜不已多乎！近世教育學者之言曰：「人類之本質，在於活動。」倫理學者亦言曰：「人類之目的，在於活動。」由前，則天性之使人不得不活動也。由後，則人事之使人不可不活動也。夫惟吾先民之能大活動，故有光榮之歷史，能與他民族交通。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雖官天下之黃帝堯禹西征而無後災，而有民族思想之穆王，西征而幾不保其家。然而今可無慮矣！宜吾民族向外發展之心理，將繼今而大起。自今以往，非吾民族繼續其光榮之歷史，而發揮本來面目之時代耶？世多民族思想之君子，其亦將有感於愚之斯言。若猶或有終疑邃古之事不可知者，則其人之思想爲何如。

此稿成於民國四年乙卯，當所據者洪頤煊校本穆天子傳而已。（此書在常州家中，係覆校本，行篋未攜，尙待查也）嗣在日
本帝國圖書館及國內京師等處圖書館，編檢翟云升校本，檀萃注疏，呂吳調陽校釋，徐文靖箋，陳逢衡補注，孫詒讓札迻諸書，輒於釋地不詳。丙辰歲，亡友許指嚴刊余此稿於都中宣南譯社。戊午而後，余又藉執教鞭，養疴於寧垣之高師校，稍稍理舊業，復檢已西國粹學報五十至五十三，凡四期，得劉師培穆天子傳補釋，及浙江圖書館叢書，得丁謙穆天子傳考證二書，釋地比昔人有進矣。然劉君考核地望，援引尙多疎略。惟謂鸛韓卽撒馬爾罕之對音，與余說不謀而同。及謂鄒人之鄒卽憑夷之憑，舉漢書侯表鄒成侯，楚漢春秋作憑城侯爲證。謂西膜卽塞米之轉音，塞又西膜之省音，均有新意可存。而丁君書多不根經

典，輒任意指某地爲卽今某地，無徵不信，學者難言之。惟有一語可採，謂弁茲山卽阿馬那司山之對音，（新約作亞馬奴山，地圖作亞爾馬山）山在地中海濱，是也。余益覺余書不可廢，千年來尙無第二作者。辛酉歲，刊入地學雜誌，張君蔚西來書頗極推許。今稍加增損，再登本刊，尙篤學君子，有以教諸，曷勝幸甚。民國癸亥秋重陽後三日顧實記。

商務印書館發行

教育雜誌

十五卷十二號要目

教育與人生 李石岑
 理想與訓育 余家菊
 對於初中課程的討論(二) 朱經農
 教育心理測驗之施行 趙榮華
 道爾頓制下的英文教學 朱光潛
 道爾頓制下數學學程之討論 沈滌生
 小學教學法的新舊衝突(四) 俞子夷
 小學教育推廣之一法 蔣竹如
 英國勞動黨之教育政策 任白潔
 新俄教育現狀 抱朴
 調查學務爲地方教育行政之出發點 盛朗西
 德維士的教授術 常導之

定價	每月一册角半
半年	八角
全年	一元五角
郵費	每册二分

數(十二)

學生雜誌

十卷十二號要目

到青年中間去 賢江
 師範生應有的精神 賢江
 團體之意義與價值 謝遠定
 今後一般學生的團體 謝遠定
 國文研究與中等學 謝遠定
 研究文學的幾條方法 張友仁
 代數學之研究法 盧自然
 論數學知識之性質 唯我
 深呼吸之原理及其操練方法(續完) 蔡方蔭
 復雜 郭春濤
 一年來男女同學的經驗 王庚
 我考大學的經過 李光
 九個月的法國牢獄 李光
 生活(續完) 曹躍九
 旅順大連參觀的日記 曹躍九

定價	每月一册角半
半年	八角
全年	一元五角
郵費	每册二分

學(十二)

婦女雜誌

九卷十二號要目

對於新女子的罪言 顏山實
 誰是公民 高庚
 婦女體育芻議 王石
 家庭組合論 詠唐
 未來社會的婦女 朱枕薪
 婦女勞動問題 黃亞中
 戀愛的悲劇 澤民
 近東婦女運動現勢 高山
 斯干狄那維亞的婦女 朱新
 俄國新勞動法與婦女 南平
 除夕 陳中舫
 奶渡 夢雷
 在中學畢業之後 書琴女士
 亡友C君的遺書 祖堂
 憂愁夫人 胡學志
 一個無人補的缺 余芷湘
 臨產預備及幼兒保護 景遜
 遺傳系統及體質 景遜
 線結六角花籃編法 景遜
 此外目繁不及備載 景遜

定價	每月一册二角
半年	一元五分
全年	二元
郵費	每册二分

婦(十二)

少年雜誌

十三卷十二號要目

雪花 倍思
 寒冷之母 雨馥
 冬天和春天的由來 永如
 母親的教訓 邵象伊
 魔冰 朱金聲
 烏莓樹 永如
 硬紙玩具 屠忠義
 寶桶 蘇育南
 椰子那裏去了(滑稽畫)
 地面狀態之名稱(科學圖)
 少年論壇(三篇)
 少年談話會(六篇)
 少年文藝(七篇)
 縣賞第四新題
 「少年文藝號」徵集啓事

定價	每月一册一角
半年	五角三分
全年	一元
郵費	每册一分

少(十二)

書平

太平天國志序

高景憲

語有之曰，「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又曰「成則爲王，敗則爲寇。」斯言也，出於英俊舉事失敗者之口，而入於作史者之耳。之腦之心，手之筆，何其沈鬱悲壯，不問事之曲直，而徒以成敗論人。此豈所論於今日平民政治之世哉？盧騷民約論，尊重民約，美國獨立檄文，脫離英人之壓制，振起自由獨立之精神。梨洲原君篇曰：「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孟子曰：「民爲貴，君爲輕。」又曰：「賊人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此數子者，其重視民權，蔑視君權，放言高論，語重心長，中外同一心理。十九世紀，英法人民先後興起，改革政體於前，雖英人亦不能抗撼之遏抑之於後也。惟彼英人，既失北美洲於西土，旋收五印度於東方，通商我國，強賣鴉片，蠱惑我愚氓，吸收我膏血，愚弄我長吏，動搖我海疆。以林文忠之力於禁煙，長於防海，而遣戍伊犁，以琦善伊里布之讒構失職，而得專使命，坐擁疆圻。遂訂英人五口通商之約，香港割而廣東之門戶開，廣州闢爲商埠，而廣東之藩籬決。煙禁既弛，文忠北戍，民心大憤。商約既訂，外人益驕，民心乃益憤。三元里之義勇突起，擊破英軍，殪其渠帥。外人始惴惴焉懼廣東鄉團之不可犯，轉而襲廈門，攻定海鎮海，復掠乍浦，拔寶山，取上海，下鎮江，進逼江寧。以耆英伊里布牛鑑怡良之畏葸求成，而清政府復逮治台灣鎮總兵達洪阿台灣道姚瑩。不職之疆臣，乃反進爵有差。宣宗刑賞失當，忍辱求和，大開通商傳教之禁。而民情洶洶，謂官軍不足恃，思患預防，組合義勇，而保良攻匪會乃由是以起。文宗嗣位，卽免耆英職，詔雪達洪阿姚瑩冤。而金田之洪軍，已舉義於道光三十年，由湘北出漢陽武昌，東下九江廬州，韋鎮一戰於永安而烏蘭泰死，陳坤書再戰於岳州而博勒恭武逃，石達開楊秀清陳玉成三戰於漢陽武昌，而迭下名城，武功卓著。江督陸建瀛本一庸懦疆吏，出巡武穴，節節退師。皖撫蔣文慶欲其協守安慶，而不之許。錢江虜其塔，誑以假道入浙，而默許之。遂使洪軍長驅東出，順流下長江，而金陵不守。建瀛自縊，都會要區，拱揖而讓於東平之手。天王定都金陵，

乃謀興師北伐。當其初，洪軍攻克永安，始正位號曰天王，定國號曰太平天國，改元錫爵，大封功臣。至是唾手取江寧，即設立政府於此，與清廷南北對峙。命將林鳳翔、李開芳率師北伐，由淮入河，既破歸德，直抵天津，與明初徐常北伐之師，不相上下。有洪武開國之規模焉。孫中山序太平天國戰史曾有言曰：「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劍，驅逐異胡，即位於南京，得祚有修短，無識者特唱種種謬說，是朱非洪，是蓋以成敗論豪傑也。」其文總論北伐難易所在，而深慨近世士夫久處異族籠絡壓抑之下，慣性既成，雖以羅曾左郭，號稱學者，亦不能明春秋大義，而日陷於以漢攻漢之策。此太平天國所由底於亡者也。夫林李懸軍深入，强悍敢戰。有徐常之勇銳，而無徐常之深謀。徐常合兵攻下長蘆，扼直沽，作浮橋濟師，水陸並進，逼通州，遂令大都不守，順帝開健德門而北去。駐雄師於燕京，振漢威於沙漠。林李被清軍隔絕於阜城高唐間，吉文元復敗緝靜海，援軍不繼，有去無還，皆東王楊秀清之傲很自用，有以誤之。不則改遣石達開、李秀成提軍北伐，必能撫定燕京，揚威絕塞，其立功豈在中山開平下哉？而當時官書，輒斥太平天國爲僞，其君臣皆斥爲匪爲寇爲賊，噫！出奴入主，諂事滿清，抑何示人以不廣也。昔張良爲韓報仇，椎擊始皇博浪沙中，而秦史大書曰盜。若遷史則留侯之，且認爲帝者師已。諸葛武侯帝蜀漢而賊曹魏，故曰「漢賊不兩立」。陳壽作三國志，追尊操爲魏武帝，抑劉備爲先主。至東晉偏安江左，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欲尊蜀以自尊。而朱子作通鑑綱目，遂亦采以帝蜀。以李密之孝養祖母，惓惓請求留養，而陳情一表，猶曰「少事僞朝」。密稱晉爲聖朝，而譏蜀爲僞朝，措詞失當，識者譏之。後世篡亂相仍，得國愈不以正，而動輒予己以美號，加人以惡名。吾盡讀春秋史記各書，而未嘗見有僞匪寇賊諸貶詞之疊出無已也。最可恨者，清修明史，所載明季時事，以闖獻爲流寇，而闖獻前敵諸將混名綽號，滿紙調詞，幾於炫淆莫辨。清代對於洪楊諸官書，俚俗偏駁，皆當作如是觀。即王闔運之湘軍志，亦未能免此。其他可無論已。予讀石達開在湘時傳檄，有云「蠻夷大長，既竊帝號以自娛，種族相仇，復殺民生，以示武揚州十日，飛毒雨而漫天，嘉定三屠，匪腥風於偏地。」又云「獄興文字，以嚴刑慘殺儒林，法重抽捐，藉虛銜網羅商賈，關稅營私以奉上，漕糧變本以欺民，用是崛起草茅，縱橫粵桂，早臥薪以嘗膽，爰破釜以沉舟。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云云，整軍經武，義正詞嚴，而能傳誦一時者，猶在此「忍

令上國」四語。故楊章相屠之後，避禍出行。視師武穴。清帥曾國藩曾有書招之降，呼之曰將軍，推爲蓋世之雄。並稱洪秀全爲君王，楊章諸臣爲貴胄，而自稱曰藩曰弟，文正非故示撝謙以媚敵也。書中且以范增姜維規之，其推重翼王，視陳餘遺章邯書，實有過之。要非若清九王之致史閣部書，其牀頭別有捉刀人也。達開覆書，斤斤於春秋夷夏之辨，而轉欲以王猛許衡激勸之，襟懷磊落光明，器識高邁，直可與史閣部覆多爾袞書，後先濟美。人品亦遠出張國梁程學啓上。卽其所賸詩五章，亦慷慨仁慈，琅琅可誦，足與杜少陵陸放翁詩相頡頏。至如李秀成之爲人，則梁任公曾舉之以例李鴻章曰：「二李皆近世之人豪也。秀成忠於本族，鴻章忠於本朝，一封忠王，一謚文忠，皆可當之無愧，而秀成之用兵之政治之外交，皆不讓李鴻章，其一敗一成，則天也，故吾求諸近世，欲以兩人合傳而毫無遺憾者，厥惟二李，然秀成不殺趙景賢，禮葬王有齡，鴻章乃給八王而駢戮之，此事蓋猶有慙德矣。」任公於清季，爲李鴻章作傳，紀載太平天國事，亦動多恕詞，縱橫排纂，灑灑洋洋，不似清代諸官書之俚俗偏駁，欲言囁嚅也。若章太炎在共和建國後，所定稽勳錄，以倡義起兵，功烈卓著之洪秀全楊秀清章昌輝馮雲山蕭朝貴石達開林鳳翔陳玉成李秀成賴文光容闈諸人，繼者儒碩學，著書騰說，提倡光復者王夫之顧炎武傅山之後。且謂王夫之著黃書噩夢，爲民族主義之發源。炎武著書，多寓光復之意。傅山有詩文集，亦與炎武同志。其他如呂留良著天蓋樓詩文集及日記，義與王夫之正同。呂毅中嚴鴻逵齊周華皆奉其主義被戮。曾靜勸岳鍾琪反正，其事迹在大義覺迷錄。戴名世著南山錄，斥順治不得爲正宗。昌言表章，酬錄於清社旣屋，政體改革以還，固易於立說。雖然，太炎之楮書，與譚瀏陽之仁學，皆嘗膾炙人口於清末葉。太炎且與著革命軍之鄒容，爲正當鼓吹革命，序而行之，同時逮下上海獄，幸而未爲威丹之瘐死也。是則太炎爲當代耆儒，闡幽表微，紀錄太平天國首義諸人，其立言必有可采者。今李君冷齋，紬繹任公太炎兩先生論史之旨，仿三國志例，作太平天國志，其采擇宏富，輔敘戰功而評隲之，已詳自敘中。或者謂「秀全立國，僅十有四年，彼時清室未亡，安得有志。」不知始皇併合六國，稱帝僅十一年，加之二世三年亦不過十四年，司馬氏爲之作本紀。陳涉爲作世家，張耳陳餘爲作列傳。豪傑失敗，固自有可傳者。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由吳中起兵至烏江自刎，立國纔五年耳，而遷史亦爲之作本紀。餘如宋齊梁陳隋，世皆傳有史書，

惟立國視太平天國爲稍久而歐陽氏之修五代史梁則二世凡十七年唐則四世凡十四年晉則二世凡十一年漢則二世凡四年周則三世凡十年而亡國祚之短促無有過於五代者而廬陵且爲之修史焉然則冷蠶欲表揚漢族武功又何爲而不作太平天國志也夏書五子之歌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文宗承先世豐亨奢侈之餘增修圓明園顯背祖訓信任閹宦采漢女四春私納園中復寵那拉以專房釀成燕啄皇孫之禍及庚申英法聯軍一役北狩熱河蒙塵慘死其不爲亡國之元順帝者幾希幸而城下受盟借助外力肅順柄政擢用楚賢以漢攻漢施其譎計延王闓運爲門客而左宗棠亦感激涕零願效死命以羅曾彭李之忠誠明達囿於時勢熱心功名宜其不得不爲我漢族阨也吾憂漢族陵夷而重太平天國首義諸賢而尤愛石達開李秀成之忠盡餘容有不慊於當時人心者而吾讀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諸先哲遺集及明季稗史荆駝逸史痛史諸書未嘗不歎外族憑陵殘殺之甚也太平天國乎吾思之吾重思之是爲序。

河套新編序

金天翮

甲辰之夏余遊濟南與潘子馨杭定交大明湖上潘子方司實業尤究心河渠溝洫之用余慷慨喜軍略相與上下其議論留十日別去是歲山東大潦潘子起而圖治運中朝旋命副全國水利局潘子以爲中原大利病樞機在河河在滎澤以東病不可驟理法先治套套利興而河殺其湍激之害欲出國西門至豐鎮以馬駝蹕草地取包頭入套察漢唐故渠相其陰陽流泉攬高極深程土宜辨采物疆理其川源汔於寧夏且與余偕而中朝興替百端諮謀借箸致邁往之期有待乃先輯河套一編往迹備矣馮君輔之奮然請代行歸而哀其採風所得又成鉅帙參伍排比鏡古識今辛酉冬稿成潘子謂余有襄贊之微績以導言見屬於是秉筆而序之曰唐虞建州雍土宅神皋西北河來崑崙墟出羌入胡自三代以來不勤遠故套地列於荒服周南仲秦蒙恬逐獫狁而縣其地蒙氏且臨河徙謫戍開屯實邊寵之以爲新秦中然皆威戎禦夷不以是資富殖漢班固賦西京敘述山川猶曰終南太華洪河涇渭龍首之渠不及朔方華實之毛防禦之阻一以爲九州之上腴一以爲天地之奧區隱然視朔方如荒外蓋僅僅一三輔閉關足以自給况郡國所在棋置山澤之地未

盡墾，遊食之民未盡歸農，雖有邊穀，不能贍腹地。東漢時，且以處降胡爲中國偵邏耳目，自是以往，劉虎發迹以興魏，赫連據地以收秦，穰陽之塞，君子之津，河冰夜涉，鐵騎晨馳者，皆氈裘之長也。唐拓地最廣，設四都護府於外，而張仁愿渡河，築三受降城，以拒突厥，故安史之亂，肅宗猶得卽位靈武，策李郭以成中興。迨其末葉，舉夏銀綏靜宥五州，昇拓跋思恭，而世其地，元昊遂襲赫連之迹。明棄大寧三衛，肩背已寒，復棄東勝，保綏德，撤綏德，守榆林，土木一狩，俺答再入，曾無右顧之患。洎夫套寇衰而流賊起，李自成以米脂猾醜，僭號關中，長驅出三晉，不三月而神京顛覆。使套地得隸於中朝，有心膂之將，武蠶之兵，伸足卽及河渭之郊，闖亂不至於困棘。卽不然而以一旅出駐偏關，與寧武大同相犄角，坐待中原之勤王，土崩不若是易也。且吾嘗考中國之亂，外起磧南北，內起河淮之間者，動不可理，土蔽而民艱食也。淮不敵而河乘之，河淮土性本上腴，套地尤富實，交相敵而農穀坐困，不富不強。以是談邊防者，常以耗中事外爲懼。套地雖不懸遠，東阻河，南隔六盤橫嶺，自漢唐胡元外，皆與甌脫等視之，又築邊牆以自畫。今吉囊遺裔，自成伊克昭盟，雖雉兔不竄逸，孱弱未可勝扞圉。近歲設官分縣，漢蒙耕牧相馴習，念河敵中原，而獨肥一套，計莫如開套引河，規井田，興陂澤，制插堰，使水自積石下者，灤洄相屈注，柔其湍怒，河津孟門以下，庶不復見傷堤害民之災。徐而推之，圖洛汧渭汾沁間，則河可治，河治而後鉅野洪澤渦潁汝泗，清河之民皆可耕耨，興水田於梁魏齊趙燕薊，先以河套爲之型範，苟斯議而有成功，不在禹下也。是故策河套者，古以軍防，而今以渠墾，時勢使然。起營平諸葛蒙張潘諸賢於今日，不能廢此言矣。抑今海內苦兵革十年，擐甲之夫，所在作氣勢，張口望哺，徵穀於吳楚諸邦，蹄踵相屬，父老嗟歎。然苟操切以從事，徒爲荏蒲增寇竊，要惟移殖邊關，使耕屯戰守以待命，夾河南北三受降城之遺蹟在焉。今豈無頡利默啜之徒，狡焉思啓封疆。是地斗絕西陲，呼吸千里，內資國富，外以建藜藿不採之威。茲編出而河渠兵志，左右具宜。蓋經國大猷，豈與夫方州志乘，研覈文字者比哉。壬戌中春吳江金天翹。

經學通論敘旨

陳鐘凡

凡先王之典籍謂之經。博綜羣言，研覈經旨，判其異同，求其條貫，謂之經學。述羣經大旨，考傳授原流，兼稽古今各家派別，用以識其廢

與得失之所由，是曰『經學通論』。

通論之體，雖經爲書，實與章句故訓殊科。晉劉向父子校錄三禮，於小戴記檀弓禮運諸篇，並題通論。後漢注丹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後漢儒林傳。雖在專門之業，亦得標通爲題。若夫總述羣經之綱要，辨章六籍之異同，則並離經別自爲書，如劉向五經通誼。

（隋志錄五經通誼八卷注梁有九卷，不著纂人唐志題劉向撰）班固白虎通誼，皆通論之體所由昉也。

輓近庠序版業，率名講誼，稽其造端，昉諸宋儒。王應麟曰：「元豐間，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誼。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爲支離蔓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瘳散而習瘳薄矣。（困學記聞）是則講誼之作，盛於南宋。本以陳之經筵，非錄一先生之言，而爲一切尺籍之大名也。今述斯編，正名通論，支離蔓衍之誚，庶幾或免。」

研治羣經，必先詮釋詰訓，辨析章句，乃克究宣疑滯，剖析誼理。夫詰者古也，所以通今之言。訓者道也，所以道萬物之兒。（邢昺爾疋疏說）蓋絕代離詞，方俗異語，或同實而歧名，或片語而殊訓。非證明其解詰，曷由識其指歸。故保氏之教，課以六書，詩人有言，古訓是式。孔子告哀公曰：「爾雅以觀於古，可以辨言。」（大戴禮小辨篇）焉以不愾古訓而能通經誼哉？訓故旣明，宜析章句。學記曰：「古之教者，一年視離經辨志。」鄭注：「離經，斷句絕也。」定海黃氏曰：「古離經有二法：曰句斷，曰句絕。句斷者，其辭於此中絕而意不絕。句絕則辭意俱絕也。離經專以析句言，斷章乃辨志事。志與識通，辨志者，辨其指而標識之也。」（離經辨志說）是則離析經理，斷絕章句，實古代攷校之陳規，亦萬世治學之要道也。

章句旣明，則進而審詞例，徵典禮。古書文詞，奧隱難識，或錯綜以成文，或參互以見誼，或倒文以協韻，或舉偏以賅全，或兩語似平而實側，或兩句似異而實同，凡斯諸文，奇佻滋衆，儻不明其詞例，未由闡其意指。則尋覽舊文，審正詞例爲急務矣。六籍悉先王之舊典，周禮實易春秋之通名，故春秋褒貶，上遵周制，下明法守，丘明發凡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史書之舊章，其爲周禮，昭若發蒙。稽之尙書，則堯典之記命官，周官之詳改制，並設官分職之大經。禹貢言隨山濬川，任土作貢，亦體國經野之常法，斯皆尙古典制所賴以僅存者也。他若

易教詩教之通於禮教，則虞氏易禮毛詩禮徵兩書，攷之尤賅備矣。

治經之道，既如右述，猶有二事，不可不明。一曰辨家法。二曰通誼例。先秦以前，學者傳經，實憑口耳，至於西京，方著竹帛。時齊魯兩派，並立學官，而說多乖異，民間復有古文之傳，視兩家又特異焉。孔壁古文經發見，學者多據之以難今師，至鍾歆其說瘳顯。世以壁經皆古字，別於今文，號曰古經。加博士以今字，古文今文之名，遂由此立。兩者匪直文字互殊，章句詁訓各異，至典章制度，亦復彼此不同，學者宜區分異同，不相雜廁，方明漢人家法。若糅合古今，妄矜斷制，則荆棘叢生，適以自擾而已。前儒治經，所以辨章明哲，使人有條貫之可循者，必皆創通誼例，乃免駁雜凌亂之譏。故何休解公羊，隲括使就繩墨，賈逵穎容治左氏，先就條例。凡此皆非理解全經，參伍錯綜，求其通則，不克執簡御繁，旁通曲暢，使繁苛破頓之舊籍，本末較然，條理畢見也。

綜上數端言之。前四者爲通經之始事，後二者非孰翫經文，觸類旁通，驟難企及。今茲講述，於通論外，別取五經，隨文摘釋，務使學者本前述途徑，提挈綱要以標其綱，立之科條以徵其例。如是條貫昭明，然後治經乃有繩墨可尋，羣經乃爲有用之學。不則頓誼逃難，便詞飾說，徒陷人於迷罔，終莫知所歸宿，雖皓首勤劬，且不能究宣一藝也。

茲編所述，略明辜較，首言羣經之名數。次攷羣經之述作及其傳授之原流。次述解經諸傳記。終論治經之方術。務期端緒昭然，本末畢具，至諸所稱引，遠稽陳說，近采通人，自揆禱昧，非真知灼見，未敢獨標一是，蹈躄己守殘之陋習，而忘從善服誼之公心也。

近人說經，或主致用，於是穿鑿附會，破頓支離，妄恣怪迂之譚，不求誼理之當，侮聖言以文姦慝，飾小知而驚愚矇，方聞君子，蓋無譏焉。矧遠援殊方之說，上凌前古之師，尤劉勰所謂「逐奇失正，擯古競今」者也。凡斯蕪詞，允宜前截，庶六籍之文，同昭日月，三古之聖，不沫音徽，以存鴻教於不刊，濬洪原於不涸也夫。

商務印書館發行

英文雜誌

第十卷第一號要目

新年談話
會議規則
英語語音測驗
英國皇太子愛德瓦德小傳
獨幕劇「碼頭上」
耶穌聖誕節的贈品
威克斐牧師傳
蘇格拉底自辯文
諸葛亮前出師表英譯
中國戲劇故事
商業尺牘之要素
社交尺牘之研究
公文舉例「契約」
新字解
英字考原

【注意】

凡訂閱本雜誌第十卷全年者贈閱「冠詞之用法」一冊
又民國十三年底本雜誌當刊行「紀念號」一冊凡定閱本雜誌第十卷全年者或自第十卷某號起連續定閱一年者概不加價

定價	每月一册二角
	半年一元五分
	全年二元
郵費	每册一分

英(一)

學藝雜誌

第五卷第七號要目

亞丹斯密紀念專號
亞丹斯密之根本思想 阮湘
亞丹斯密非資本主義 黃典元
亞丹斯密經濟思想與 薩孟武
亞丹斯密之價值論 史維煥
亞丹斯密之租稅四大 周佛海
原則 戴時熙
亞丹斯密之工資論 郭心崧
亞丹斯密之自由放任 李超
政策論 孫植
亞丹斯密中國經濟觀 孫植
亞丹斯密經濟學淵源 孫植
亞丹斯密與馬克思之 孫植
關係 資耀華
亞丹斯密先生傳 林駉
亞丹斯密先生年譜 周佛海
亞丹斯密先生的著作 孫修德

定價	每册三角
	半年五册九角
	全年十册二元七角
郵費	每册二分

藝(七)

民鐸雜誌

第四卷第五號要目

懷疑與信仰 李石岑講
高爾松高爾柏記
天方論 任白濤
中國都市問題 易家鈺
毀校造校論 常乃德
教育社會學 常道直
論閩中文化 顧頡剛
論「宇宙美育」 朱謙之
伯爾孫之道德論(續完) 劉建陽
猶太文學 胡愈之
活的屍骨 展詩
赴美雜記 孫錫麒
情燃 華林

定價	每册二角
	半年五册九角
	全年十册二元七角
郵費	每册二分

藝(五)

科學雜誌

第八卷第八期要目

中國地震區分佈簡說 翁文灝
晚近無線電信之發展 朱清
中國隕石之研究 謝家榮
江蘇西南部之火山遺跡及玄武岩流之分佈 董常
五銖錢化學成份及古代應用鉛錫鋅鐵考 王璉
新式熔蠟爐 陳楨
蝗患 張景猷
再論注意字母譯音法 趙元任

定價	每月一册二角半
	半年一元三角半
	全年二元五角
郵費	每册二分半

科(八)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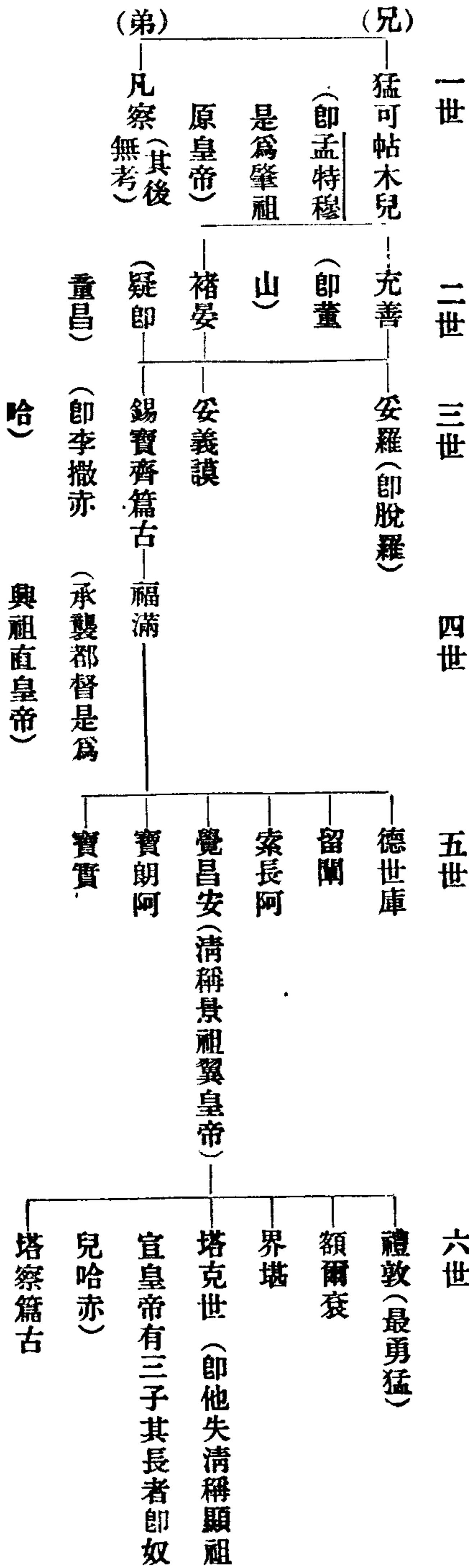
叢錄

百尺樓勝錄

吳江陳去病佩忍

(一) 清初赫圖阿喇四祖考

清自猛可帖木兒始受明封爲建州衛都督五傳至他失(即塔克世)皆住建州滿州人稱建州爲赫圖阿喇故至奴兒哈赤(即清太祖)遷居瀋陽後(明之瀋陽即清之盛京亦即今奉天)遂稱其諸祖爲赫圖阿喇之祖今列表如下以明之。



以上總稱六祖

案猛可帖木兒實爲七姓野人所殺明賢紀載極詳斷無疑義至於復仇一事當係董山脫羅或福滿三人所爲而於福滿爲尤合何以言之福滿承襲祖父之世職叨受明封爲都督其身世甚榮其威權當必甚耀因而報復乃祖猛可帖木兒之仇亦意中事耳故其

後推恩追封為興祖翼皇帝意者奴兒哈赤或尙能悉知其事因加帝號以報之乃清之史臣不學無術於猛可帖木兒之被殺全然失考反妄稱報仇者為孟特穆不知孟特穆者即猛可帖木兒也促孟可帖木兒三音即成為孟特穆此蓋盡人所知而清史獨茫然不曉豈非數典忘祖乎致令福滿一身全失紀載亦奴兒哈赤追封帝號時所不及料也蓋凡人必自豎其功業而後乃來非常之名譽福滿之膺受帝號豈真無因而至前耶故特詳辨之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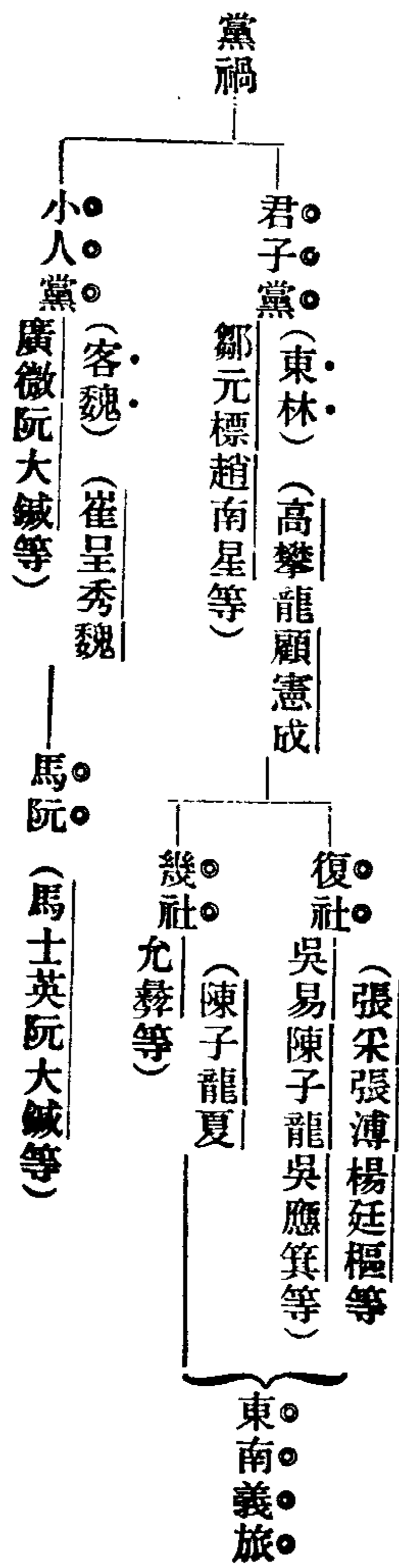
(二) 南關北關考

南關北關二處為有明防禦遼虜之要隘兩關不失則遼東民以安失之則全遼皆無所恃故先朝於此尤斤斤焉考盛京通志開原東二十五里有地名塔山為明時塔山右衛故壤所謂北關是也(原名鎮北關從簡稱為北關耳)關外地屬葉赫部又有左衛屬哈達部(哈達者蒙古語謂山也)其所以駕馭而防遏之者則即所謂南關是也奴兒哈赤取之遼陽於是大震而女直亦因之日逞

(三) 明清遞嬗之往蹟

明清遞嬗為夷夏興亡一大變故其間因果果紊亂複雜如蛛絲鳥跡有未可以粗率得之者因推其癥結並以最淺顯易明者列為圖表如下。

(甲)



(乙)

寇亂 — 遼東(建夷州) — 滿州(奴兒哈赤父子) — 清(順治帝)

流寇 張獻忠 李闖等 — 孫可望(始終降明復叛降清) — 李定國(始終降明拒清而死)

日本 — 倭寇 — 海盜

鄭芝龍(始降明復叛降清) — 鄭成功(始終降明拒清而死)

(甲因) (一) (結果)

三大案 — (一) 梃擊 — (二) 紅丸 — (三) 移宮 — 東廠逮斃十三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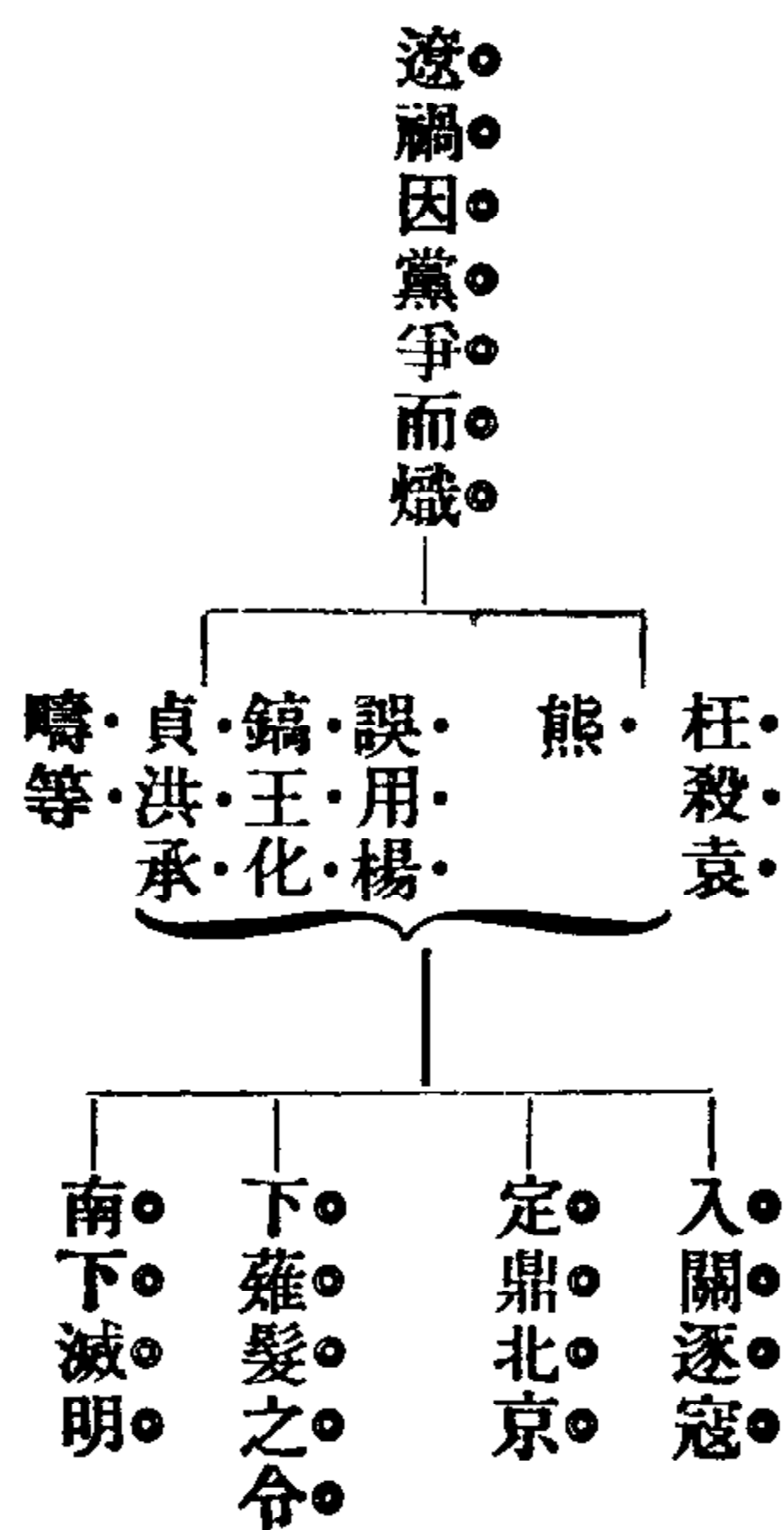
(甲因) (二) (結果) 留都防亂揭 — 周鏞雷縉祚之獄

(乙因) (一) (結果)

流寇因遼禍而起 — 遼餉 遼餉 遼卒 — 殺帝后 — 陷北京 — 降明拒清(李定國等) — 乞清師 — 顛覆明室(吳三桂等)

遺錄 百尺樓勝錄

(乙因) (二) (結果)



(甲乙兩大結果)



案右所列黨禍寇亂實為兩大原因而此兩原因中又互為因果糾結不解以致因復生因果復生果直至清朝定鼎一統中原而後黨禍消滅流寇覆歿明室永亡咸奉清帝乃成一大結果然鄭氏之亡其徒流離海外復有三點三合哥老等會至清季而興中會集其大成同盟會激其義憤遂有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慘武昌城獨立討虜之舉直合東南義旅而張其燄於以光復中華還我邦族則其因果不愈久而愈烈哉爰揭著之以告我再造之國民垂虹亭長巢兩子記。

詩錄

光緒宮詞

畢一拂

空負雄奇絕世才。淒涼風雨住瀛臺。誰知廿載幽棲恨。都爲尋常脫輻來。

醴泉宋子鈍侍御。曾聞之一內務府某旂員。謂孝欽之不悅德宗。實起於壬辰之夏。一日德宗與隆裕皇后因小事相爭。上忽盛怒。詬后甚厲。后不能堪。迺詣孝欽前。泣訴其事。孝欽遽大怒。語左右曰。上吾所援立。乃忘恩至此耶。后吾親姪。詬后是不翅詬吾也。是何能容。因以溫語慰后。自是上每請安入宮。孝欽未嘗與交一語。如是者數月。兩宮嫌隙遂成。后雖悔之。然無及矣。

德宗天姿英敏。秉性雄奇。戊戌變政。銳意維新。徒以未能出之審慎。致爲羣小所扼。然迹其所爲。固一大有爲之君也。迨孝欽復出訓政。竟幽帝於三海瀛臺中。遂令一代英明。鬱抑蕉萃。費恨以歿。事之傷心。寧逾於是耶。

別鶴離鸞怨若何。宮牆其奈是銀河。一年兩度嗚呼日。常作天孫七夕過。

自戊戌後。孝欽防閑德宗綦嚴。至禁隆裕后與帝同居處。帝所御寢殿。雖距后宮甚邇。孝欽乃築一牆於其間。以斷其交通。使帝后往還。非經孝欽殿不能達。故平日帝后僅得相見於孝欽前而已。不容私謁。作片刻談也。一年中惟帝后萬壽日。孝欽特許后至帝宮同席一餐。然是日孝欽臨時必別遣兩親信宮眷往帝宮。陽日照料。實則監察。迨餐畢。后退。宮眷始詣孝欽前覆命。覆命時。孝欽必詳詢帝后席間作何語言。甚悉。其嚴酷有如此者。此事見德菱郡主清宮二年記。彼時德菱即曾奉孝欽命。詣帝后宮監察之一人也。

李家小妹獨承恩。步步蓮花入午門。可惜君王非漢武。未能真箇解銷魂。

內監李蓮英有一妹。國色也。辛卯壬辰間。年甫逾笄。尙未適人。李數繩其美於孝欽。遂召入內侍起居。李妹固慧黠。善伺人意。孝欽

寵之甚。呼爲大姑娘。每日上食時。惟李妹及繆素筠女士侍后左右。同案而食。皇后及諸妃嬪。皆侍立於旁。一日某福晉入宮候起居。福晉於孝欽爲姊妹。入宮相見。未嘗賜坐。是日請安畢。忽賜坐。福晉驚悚。逡巡不敢卽坐。孝欽微哂曰。吾所以賜坐者。豈爲爾乎。爾不坐。大姑娘不敢坐。彼漢裝織足。那能耐久立乎。福晉憤甚。而不敢言。歸而發病。蓮英之進其妹。本欲效李延平故事。而不悟德宗非漁色之主。所圖竟不遂。蓮英之忌德宗。此亦其一原因也。內務府司員某者。年少貌美。適喪妻。孝欽遂爲李妹指婚焉。當時武進屠敬山太史寄。有宮詞云。偷隨阿監入深宮。與別宮人總不同。太母上頭宜賜坐。不教侍立繡屏風。亦咏此事也。

順治初年。孝莊皇后諭有以纏足女子入宮者。斬。此旨舊懸神武門。歷聖相承。未敢或越。孝欽平日又素以謹守祖宗陳法爲美德。李妹事。以蓮英故。竟弁髦祖訓弗顧。說者於此。多微詞焉。

博得瓊妃。母后歡羊頭。竈養亦高官。棲霞老衲鴻都客。悔釐黃金換豸冠。

珍妃與瑾妃爲同母姊妹。瑾性行醇厚。而珍則機敏。故上獨眷之。隆裕雖位中宮。然恆不爲上所禮。孝欽以惡上故。遇兩妃殊苛。孝欽自歸政後。益務聚斂。賣官鬻爵。日不暇給。二妃既寢。失慈眷。宮中用度頗不足。內侍乃有以效法太后之策進者。瑾妃頗畏謹。卒不敢用其言。珍妃恃上寵。輒偶一爲之。魯伯陽之放江海關道。卽由某內侍納賦而得之者。先是滬道聶緝槩之升江蘇臬司也。次日樞臣入見。袖關道記名單以進。請上簡員補授。上閱之無一言。忽出白紙條寸許。署魯伯陽三字。盛額授樞臣。俾詳查其履歷籍貫。諸臣奉旨退至軍機處。徧檢各項道府存記名單。並無其人。卽持以覆命。上欲猶召吏戶兩部堂官查詢其出處。諸臣徐悟其故。乃頓首曰。上果知此人可用。卽逕行簡放可也。必欲確查出處。恐吏戶兩部亦無籍可稽耳。上疑思良久。乃太息而授之。孝欽亦微聞其事。顧己所爲。乃千百於此。亦不敢嚴於責人也。越數月。又有四川鹽茶道玉銘事。玉銘者。都下木商。籍隸內務府。資緣得包攬。醇賢親王廟工。侵蝕巨萬。且勾結醇邸內監。竊重器十餘事。直亦數十萬。上微聞之。而玉銘倚李蓮英爲奧援。上無如何也。銘旣獲巨資。忽動官興。遂棄商而官。捐道員候選於吏部。更因李閣報效三十萬金。充頤和園經費。孝欽大喜。遂語上。授以四川鹽茶道。及

翌日謝恩。呈遞膳牌。敘履歷。上閱之始憶及醇邸事。既召見。上詢爾向在何署當差。銘對曰。奴才向在□□。(二字爲木廠字號)上不解。又問之。則曰。皇上不知□□乎。□□者。西城第一大木廠也。奴才向充管事。上哂曰。然則木廠掌櫃耳。木廠生意甚好。何忽棄而作官。對曰。因聞四川鹽茶道之出息。比木廠更多數倍耳。上是時已怒甚。猶隱忍未發。復問爾能國語乎。曰。不能。能書漢字乎。囁嚅良久。始對曰。能。上乃以紙筆擲地。令一太監引之出。於乾清宮階上。默寫履歷。待至良久始覆命。繳卷僅有奴才玉銘某族人數字。字大如茶杯。而脫落顛倒不可辨識。甚者卽玉銘兩字。亦復訛奪不能成書。上震怒。立逐之出。命以同知降補。孝欽聞其事。益忿曰。汝能用魯伯陽。吾乃不能用一玉銘乎。自是兩宮益交惡。孝欽更日伺二妃過失。李監輩讒間愈肆矣。其後玉銘竊寶器事。旋爲某御史所劾。奏上。命革職拿問。乃披剃爲僧。隨入西山某寺。魯伯陽抵江南。時劉忠誠坤一方督兩江。知其所由來。固斬之。終不令到任。旋劾其才力不及。恐誤交涉。奉旨開缺。魯於此缺先後運動費。耗去七十餘萬。竟未得一日履任。因憤而入山。著道士服。不復出矣。時人謂之一僧一道也。

其奈難迴太妯歡。宮筓不爲貴妃寬。文羅袴上桃花血。謫向長門未忍看。

甲午十月。孝欽六旬萬壽。豫撫裕寬入都祝嘏。覬謀升蜀督。先謀之李閣。所索奢。未能滿其欲。裕故與二妃母家爲近姻。乃輦金獻之。珍妃婢伺便言之上前。未卽行。而事爲李蓮英所偵知。憾裕之舍己而之珍也。遂舉以告孝欽。孝欽果大怒。立召珍妃至。親詢之。妃直自承不諱。且曰。上行下效。佛爺不開端於前。孰敢爲此乎。孝欽忿甚。乃命褫其衣。杖之百。禁中杖人所用。乃以全竹爲之。通其節。而實以鉛。妃受杖未及半。已血流殷地。上不忍。因跪請賜帛。諸先朝嬪妃。亦環跪乞恩。乃釋之。而與瑾妃並降爲貴人。時甲午十一月事也。至次年十月。侍郎長麟。汪鳴鑾。得罪革職。始復二妃封位。

永巷思量百事哀。阿兄淪謫戍邊臺。萍鄉流落湖湘去。孤負當年問字來。

珍妃旣獲譴。孝欽翌日復怒謫其兄志銳於烏里雅蘇臺。一時凡因緣珍妃進者。悉竄逐殆盡。當時都門竹枝詞有云。一自雙妃失

寵來。伯愚烏里雅蘇臺。冰山已倒冰蛆散。閒煞西江李木齋。伯愚蓋志銳字。木齋則李盛鐸也。

初珍妃未入宮時。嘗受學萍鄉文廷式。廷式博聞彊記。頗負時譽。以光緒庚寅第二人及第。甲午大考翰詹。妃薦廷式才可大用。上親擢第一。至是亦以妃故。佗際南歸。淪落江干。卒宛轉蕉萃以死。

攬衣長跽。淚如麻。此恨綿綿。未有涯。南內傷心誰第一。胭脂井上斷腸花。

庚子拳匪禍作。七月二十一日黎明。諸國聯軍陷京師。孝欽及帝后瑾妃等。倉皇西狩。已出宮矣。忽憶及珍妃。因遣人促之至。妃至則長跪攬帝衣。痛哭失聲。請隨行。孝欽固深銜妃。至是怒甚。遂飭內監總管崔某。力牽珍妃去。用氈裹推諸井中。且下石焉而後去。至翌年辛丑回鑾。始出其尸而殮焉。此事都下人人能言之。一時勝流多爲詩詞。以志哀悼。而曾重伯太史之落葉詞。尤爲哀豔。未嘗爲孝欽少諱。或有謂妃於孝欽出宮後。追隨不及。始自投井者。妄也。

宮車晚出太忽。忽同道堂前月影濛。三五內人私對語。偷彈清淚哭東宮。

光緒庚寅冬。孝欽病。御醫診無效。詔直省督撫進良醫。直督李鴻章。江督劉坤一。鄂督李瀚章。皆有進。故事兩宮坐朝。東西位南向。孝欽既病數月。孝貞后獨視朝。辛巳春三月十日晨。召見軍機。其時王大臣之在樞府者。爲恭親王奕訢。口大學士左宗棠。尙書王文韶。協辦大學士李鴻藻等。御容和怡無疾色。但兩頰微赤。軍機退。午後四時。內廷忽傳孝貞崩。命樞府諸臣速進。向例帝后疾。傳御醫。先詔軍機悉其事。醫方藥劑。悉由軍機檢視。時去退值五小時。宮廷暴變。諸大臣皆驚。抵宮見孝貞已小殮。孝欽坐矮凳。言東后向無病。日來未見動靜。何忽暴變至此。諸臣仰慰頓首。出議喪事。曩時后妃薨。卽傳戚屬入內瞻視。後小殮。歷朝以爲常。孝貞薨。椒房無預其事者。衆歎爲叛聞。

文宗崩御熱河。末命時。特賜孝貞孝欽兩后玉璽。曰同道堂印。兩宮訓政。凡行在所頒諭旨。皆鈐此印於牘尾。兩太后在宮中分居東西。卽以東宮太后西宮太后別之。宮中則呼東佛爺西佛爺。

又按陽湖惲毓鼎所撰崇陵傳信錄云。光緒辛巳三月十一日孝貞皇后崩。時慈禧病甚劇。慈安固健康無恙。凶信出。百官皆以爲西聖也。既而知爲東后。乃大驚詫。相傳兩太后一日聽政之暇。偶話咸豐末舊事。慈安忽語慈禧曰。我有一事。久思爲妹言之。今請妹觀一物。在篋中取卷紙出。乃顯廟手敕也。略謂葉赫氏祖制不能備椒房。今既生皇子。異日母以子貴。自不能不尊爲太后。惟朕實不能深信其人。此後如能安分守法則已。否則汝可出此詔。命廷臣傳遺命除之。慈安持示慈禧。且笑曰。吾姊妹相處久。無閒言。何必留此詔乎。立取火焚之。慈禧面發赤。雖申謝。意快快不自得。旋辭去。十一日慈安閒立庭中。倚缸玩金魚。西宮太監捧盒至。跪陳曰。外舍進克食。(滿洲語牛奶餅之類)西佛爺食之甚美。不肯獨用。特分呈東佛爺。慈安甚喜。啓盒拈一餅。對使者嘗之。以示感意。旋即傳太醫。謂東聖驟痰厥。醫未入宮。而鳳馭上昇矣。慈安沈默寡言笑。守家法。知大體。同治初年擬定海內大計。慈安主於上。恭忠親王文相國。翊贊於下。以成中興之功。慈禧素嚴憚之。辛巳後。土木游宴之風始盛。(或傳咸豐時大學士肅順。曾密疏請文宗行鈎弋故事。故孝欽聽政。首除肅順。而撫拾跋扈罪狀。以成其獄。)云云。因錄之。並存其說。

國學研究會演講錄

第一集
定價五角

是編皆近代
名人在東南
大學南京高
師講演學術
之鴻著國學
研究會哀輯
付印以供學
者之參考本
集內容及演
講人列下

▲梁任公講——屈原研究 治國學的兩條大路

歷史統計學

▲江亢虎講——歐戰與中國文化 中國古哲學家

之社會思想

▲蔣維喬講——法界一覽

▲吳梅講——詞與曲之區別

▲顧實講——治小學之目的與方法

▲陳延傑講——現代詩學之趨勢

▲陳鐘凡講——秦漢間中國之儒術與儒教

▲陳去病講——詩人當具史地兩種之本領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通訊

顧實教授爲東南大學閱書事致韓紫石省長書

紫老省長閣下，前日借家復生晉謁，崇階敬呈拙著四種，及校刊書一種，凡拙著造自然齋叢書及校刊叢書都有三十餘種，將來尙當陸續呈請。鈞誨幸何如之。當並陳述東南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兩校教職員學生等赴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檢閱善本書一事，早蒙鈞署函准，兩校日刊公布，詎後又有變更前案消息，致陷於不能公布，辦事人及教職員等殊感困難，而諸生尤憤憤不可抑遏，及保管員□□□歷來有意爲難情形。卽蒙面命，前係據保管員意見，一人數太多，二古書不可供參考，但人數既已不生問題，教職員須研究古本書，應當尊重其意，而諸生尤不可遏阻其向學之心，此事卽可用校長名義，並許實亦得用個人名義，函陳情由，均可照辦等語。仰見省長樂育爲懷，嘉惠後學之盛意殷拳。茲謹遵命函陳情由，查兩校逐年發展，先有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有東南大學，國立大學尤爲全國最高學府，故研究國學範圍，亦日益擴大，有考據專家，有專治校勘之學者，有研究板本之學者，均係求讀人間未見書，書籍板本以愈古而愈好，此不能不往省立圖書館檢閱善本書之根本理由也。民國五年，實以友人介紹，得往省立圖書館，檢閱宋元以下善本書，當時不但可往閱，並確見有人攜帶回家檢閱，閱竟送還，但因保管員□□□之任，欲應南京高等師範入學考試，面托實代爲設法，事關秉公，未便徇私，終以試未及格，不遂所望，□□□卽態度一變，稱有公署規則，嗣後閱書，必得省公署函許方可，從此今日閱書，必得省公署一函，明日如之，後日亦如之，高等師範校址距離公署，路既遙遠，實乃疲於奔命，而第三科長汪君伯軒亦苦其煩，每日改用電話通知，汪君又苦其煩，但屬實逕往閱書可矣。從此□□□□□□均不生問題，詎料民國十年十一月間，實又往閱善本書，□□□厲聲稱言須得省署公函，方許閱書，實乃再乞得公署第三科公函一通，隔日持往閱書，詎□□□又厲聲叱言不能閱書，不承認公函，其勢洶洶，幾欲用武。實當卽有函報告今第三科長吳士翹先生，認爲江蘇教育界行政界莫大之污辱。民國十一年秋

冬以來，兩校教職員學生均感往該館檢閱善本書，種種不便，乃由校中事務主任李仲霞先生與吳士翹先生迭經磋商辦法，幸蒙省長函准，全校感仰。盛德不置，詎後又准接公署函復，內開據保管員□□□呈詞，將前准規呈辦法，幾全反汗。查民國五年以來，該善本書保管規則，多係□□□自擬章程，呈請歷屆省長批准，似□□□於該保管善本書，有絕對權限。然查渠呈詞，則殊多不合，□□□呈稱天水蒙古兩朝之書，清初已成希世之寶云云，不知唐人寫經，猶在人間，其可寶貴，更當何如？實往年遊學日本，暨寓都門，但費銅元五枚，或銀幣一角，購得特別閱覽券，即可檢閱唐人寫經，及一切善本書，豈容一聞天水蒙古兩朝之書，而即銜如小兒得餅，此其不合者一。□□□呈稱宋定善本書，歲久年湮，紙枯葉脆，若經一次翻閱，必受一次毀損云云，不知元版書，本與明版書無大差別，宋版書藏得法，亦往往紙質如新，總之，不論宋元明清版本書，未受火氣及風日曝露者，紙質決不脆枯，其脆枯者亦經書匠糊裱，儘可翻閱，以實之貧陋，尙藏有唐人寫經，宋元善本書若干種，不時翻檢取用，自非□□□平素不諳保管，不謹藏弄，以致紙枯頁脆，或欺人從未目覩宋元善本書，則決不作此語，此其不合者二。□□□又呈稱宋元古書，歷考所藏私家，從無任便觀覽之事云云，此更擬不於倫，試問□□□所保管者，江蘇省有之公物，豈一家之私產可比，京師爲首善之區，圖書館不分宋元明清善本書，一律可以檢閱，江蘇夙號文明，豈容反同化外，卽以私家藏書而論，如今虞山瞿氏鐵琴銅劍樓，爲私家藏書之一，亦非絕對禁止人閱覽，况公物而私藏，尤爲偷盜之先導，清季歸安陸氏皕宋樓，及近年江西某書院，滬上某某等處，珍藏古本精抄本書籍，均爲某國以重價購運而去，殷鑒匪遙，可爲寒心，然則充□□□之說，將甘爲外人守府之虜耶，此其不合者三。□□□又呈稱宋元明槧撫影萬本，長留天壤云云，誰不宏此奢願，然須知此乃大與社會經濟有關，善本書非經學者鑒別，則玉石混淆，近年滬上書商，撫影善本，充斥都市，大半無用長物，商人折本，購者浪費，徒成社會經濟之蠹而已，故兩校正在設法，擬簡汰無用，提取有用善本，以便流傳，而適受□□□之阻遏，此其不合者四。此四者均非無謂之攻擊，卽□□□自省，亦當於心有愧。然而□□□尙有一最大之罪案，彼呈中明言宋元善本僅占職館善本百分之二云云，查清端督原編善本書目，民國五年齊前省長覆校善本書目，兩次書目核計，均鑿載經之屬三百五十三部，內宋元刊本

三十三部，占百分之九，史之屬四百九十部，內宋元刊本四十部，占百分之八，子之屬五百八十五部，內宋元刊本三十部，占百分之六，集之屬一千一百二十部，內宋元刊本三十五部，占百分之三，是集部宋元本最少，尚占百分之三，更合計經史子集善本二千五百四十八部，內宋元本一百三十七部，尚平均占百分之六弱。然則除□□□承認百分之二外，尚有百分之四何往耶？使□□□而減少數目，圖便聳聽，則律干偽造公文，設不然而監守自盜，確有侵佔，則罪宜倍處重懲，誠不識彼將何以自處也。□□□呈詞又明明以心性粗獷四字，影射兩校教職員學生，須知此適爲彼自道之詞，兩校中多細心讀書之人，決不如彼之巍然職管善本書，而善本書之確數，尚不能悉，他人齒冷之不恥。凡此逐層指駁，均足見□□□之說爲不足據，則原定檢閱善本書規程辦法，不能因□□□一人之私見而中斷進行。自應祇請省長准予回復原案，並以後不許□□□再有藉端興波，此謹代爲兩校請求之實情也。抑實向以忠恕待人，昔年登受□□□□□兄弟借公報私，毫無人理之待遇，至今猶極不欲暴露其事，徒以□□□作難已甚，事關一國學術前途，不能不臚舉事實，尙未有一毫溢惡之詞。然又以忝居蘇省公民之一，責無旁貸，不能已於言者，緣此項善本書，原係海內著名私家藏書杭州丁氏所有，前清端督以三十萬官款購入，今則倍價而求，亦無可得，允我南都之鴻寶，國學之淵泉，□□□職司保管，而善本書數尙不深瞭，何以勝任善後。且歷年一家兄弟蟠踞窟穴其中，難保不無營私舞弊。據人言藉藉，□□□之親戚知好，儘可將該館所有善本書，取出館外閱覽，而獨與國立大學，斷斷爲難，是誠何心。可否再懇。明令教育廳，組織圖書館委員會，召集圖書館專家，審查該館善本書，有無缺少，及討論善後應行事宜，以昭慎重而釋羣疑，江蘇文明幸甚，中國文化幸甚，肅此肅頌。 助安 顧實頓首

孫益菴來書

對玄仁兄大人閣下，前日顧鐵兄來蘇過訪，述及弟答盟安書，曾有復言，頗思一見，以開蒙滯，爲郵局所誤，未獲奉讀，殊悵悵頃猥荷惠示，諷誦數四，尊旨甚願與弟商榷，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學問之道，固不嫌辨難也。大著明儒篤禮教流毒說，在執事蓋爲舍本逐末者言之。但禮有本有文，觀於論語所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林放問禮之本，故聖人大之。然一切繁文

末節，皆在所擯，禮意亦無所寄。昔晏子相齊，曰：「唯禮可以已之。」弟以今日之亂，父子平等，男女自由，竊謂唯禮足以救時，乃君謂禮教流毒者二千餘年，此語實失之檢點，故前書以爲謬妄也。且漢書禮樂志：「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君之志在明儒，豈有表章儒術而可言禮教爲流毒乎？至經說之有方士化，君據史記封禪家，誠亦持之有故矣。然其言「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明明謂鄒衍之術，方士不能通，則方士與陰陽家不可併爲一談也。漢儒解經，如所引先鄭注，許君異義，固採之陰陽家言，卽以其有方士化則不可。宋儒釋易，確有陳搏之說者，此或可謂之方士化。君所論則爲秦漢今文經師，彼時說經之儒，何有方士之化參與其間？卽易家之災變，書家之五行，凡漢代儒家於羣經均有陰陽之說，然恐與鄒子不同，鄒子言天數而儒家則重人事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弟生平讀書，亦未嘗篤守舊說，願偶有新意，苟無徵不信，則不敢輕於立論，故亭林所言「信古闕疑」，謹謹服膺耳。何則？讀古人書而不能善疑，必於義理無所闡明，若有疑而不從，蓋闕之道，宣尼教人多聞慎言，近世往往專務奇異，不復顧其立言之偏，此弟所深戒，欲與君輩共之者也。亭林又嘗謂天下之亂，其究在於風俗人心，君亦見今世之風俗人心爲何如乎？弟則謂風俗人心之壞，其害最大，然追溯其源，實皆學說敗之。執事提倡國學，竊願立說不可不慎也，吾輩未聯慙面之歡，辱承不鄙，於學術而求其折衷，謹略陳固陋，伏祈裁擇。拙著六朝麗指劉向校讎學纂微，中秋前後，大約皆可成書，一俟印成，當呈清覽，不盡欲言，率復敬頌。撰安。

弟孫德謙頓首。六月十三日

陳澧玄覆孫益菴書

益庵尊兄先生左右，頃得來訊，不鄙固陋，願與商量，敢再陳管見，就有道而正焉。拙著諸子通誼，開宗明誼卽言，六經皆古之典禮，百家者禮教之支與流裔。次述流別，復言百家皆出於禮，而諸子身際周末文盛之世，目擊夫禮教末流，惟繩墨之是守，節文之是從，舍本逐末，習僞失真，去大道之歸且日遠，老聃乃大聲急呼，謂「禮者忠信之薄而禮之首」，指在去辨異而慢差等，超乎禮而言道德者也。此一派也。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學主於循舊，故孫卿言「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學至於禮而止」。是僅守禮文，遵循勿失

者也。此又一派也。墨家出於清廟之守，本禮學之大宗，而墨翟以爲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則務斟酌損益，期諸至善者也。此一派也。名家出於禮官，而尹文作華山之冠以自表，（莊子天下篇，郭注，表上下均平）惠施之學去尊。法家明刑飭法，以輔禮制，其流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是皆出禮而殘禮者也。則又一派也。凡斯四流，其旨趣懸殊，茲姑不暇別白其中得失，惟禮運載「孔子游於觀之上，喟然而歎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仲尼蓋深識禮教之所由起，與夫禮意之所由存，故知大道既隱，六君子乃謹守禮文以維持小康之世也。他日對子貢復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酬酌然後謂之禮乎？」謂子路曰，「喪與其哀日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明表於外者禮之末，存乎中者禮之本，但拘守繁文而昧夫禮意，斷乎其不可與言禮制矣。然則孔氏所注重者禮之本，非禮之末節也。區區之意，竊有取於此，因取老墨名法剝剝禮教，及儒者拘守禮文之失兩非之，而有舍末務本之主張，時屬草於民國六年秋，國內學界尙未見新舊交關之象也。閱時未久，而新青年新潮諸雜誌出，川人吳虞披露其「吃人禮教」諸文，一時奉爲至言。二三老宿，則務惟古是守，猥欲點竄堯典舜典之文，塗改清廟生民之詩，至於冕旒郊天，龍袞備物，並借口禮教，悍然行之。兩相激盪，至成相持之局，弟覆按前文，始終堅守初旨，取新舊兩家偏駁之說並折之，不求諒於人，亦甘受人之訶斥而不辭也。祈執事有以諒之。至秦漢經生方士化，原文及前函舉證至多，執事僅以「方士與陰陽家不可併爲一談」，「漢儒解經固采陰陽家言，亦與方士無涉」兩言，一筆抹煞。如是則弟雖再舉明徵，反復辨難，終不足以起執事之信，惟問史記始皇本紀述始皇言，「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扶蘇言，「諸生皆誦法孔子」此處所稱文學及諸生，非博士之屬而何？秦代博士，多以儒生爲之，方士所治之事，非卽以博士司之耶？蓋求仙必本於祈神，而祈祀之禮，必諮儒生而後明也。儒生因之，遂擬方士之言以釋六藝，上媚時君，而以燕齊爲尤甚。西漢之世，今文之學多出自燕齊，五德終始傳，又獻於公孫臣，而漢武求仙，亦符

秦帝祈祀之儀，多雜六經郊祀說，今文大師若兒寬之流，均以陳瑞制儀進用。故今文經傳於西漢者，多符方士之說也。執事謂方士與陰陽家不可併爲一談，不知鄒衍之名，何以列入方士傳（藝文類聚九引劉向別錄述方士傳）又漢書王吉傳言「吉能爲騶氏春秋」今考吉諫昌邑王，備述養生之要，謂體比喬松之壽，當亦鄒氏緒論。足徵方士養生之術，陰陽家所優爲。亦即方士與陰陽家合一之明驗。雖欲判而二之，似不可得矣。夫考古貴求其真，若徒高持亭林「人心風俗之訓」至明驗塙據在前，不敢苟從，一惟古人是尊，宗教家對其所崇奉之教主則然，學者對古人不取如是也。矧學說各有主張，未容強天下以從同，考古貴有左證，欲磨滅捏造並所不可。弟對禮教之主張，固終始如一，絕不隨人之毀譽爲轉移。考古而有明據，尤願執事平心熟察之也。揮汗述此，不盡欲言，伏維亮照，溽暑並祈爲道自衛。

弟陳鐘凡上 六月二十日

孫益庵第二書

對玄仁兄大人執事。惠書甚辯，未敢從同，君既有殷殷質正之意，弟亦豈可默爾而息乎？願再與閣下一言之。君之論禮，意在舍末務本，所見是也。禮大學篇曰「物有本末」則禮亦本末，不可偏主。何則？人子喪親，固以哀戚爲本，而服制乃其末也。然父母既歿，爲子者不服喪服，曰「吾惡夫逐末而忘本也」，則禮之本將何見乎？故禮也者，本末宜並重也。雖然，君崇禮之本而略其繁文末節，猶可也。荀子曰「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可知正名定分，禮之大者也。大著明儒篇「尊卑之制由是嚴，子婦之人格不復貴，女子之人格益蕩然無復存。」禮所以明貴賤，別等列，順少長，君欲尊卑一切制度盡廢除之，亦知先王定禮，其要在此。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說文「禮，履也。」則禮之大義爲可見矣。乃其下又接之曰「漢儒三綱之誼，宋儒尊君尊夫之旨，流毒諸夏者二千餘年，莫不植基於禮家之說，禮之爲人詬病不亦甚與？」班書藝文志引易云「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蓋禮之大本以明人倫也，今以漢儒之三綱，宋儒之尊君尊夫，目之爲流毒，去人倫而言禮，執事此說之流毒，正不小矣。吳虞謂「禮教吃人」君則謂「禮教流毒」老子所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者也。豈敦本者而可出此乎？諸子之於禮，閣下謂其旨趣懸殊，不暇別白，弟治諸子久矣，意謂非一

二言所能盡，容俟異日。惟來書斥禮運之失，是又不能不與執事明辨者也。詳君之意，殆謂禮教不過維持小康之具，而大同可無是乎？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和夫婦，君以爲小康之世始有此禮，不知禮之所興，謹謹於倫紀者，實自禹湯以前早行之。考之鄭注，「大道謂五帝時也。」則大同者指五帝言之。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尙書斷自唐虞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女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孟子爲之說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然則五倫之教，定於大舜，舜爲五帝，則正大同之世也。今之高言大同者，皆欲變棄倫常，而無禮無學，宜胥天下蕩閑踰範，世變於是益亟矣。君豈惑於大同之說，而謂君臣正，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祇是小康景象，而禮本非大同所急乎？抑又知禮不可亡，故但原禮之本，而譏儒者拘守禮文之失乎？在執事亦自以爲折衷至當矣，豈知既言乎禮，不特有本有末，二者相須而成，若尊卑名位，禮之事爲之防，曲爲之制，直名之曰流毒，深通禮學者必不敢爲此言也。流毒云者，是君自忘其言之背理矣。人誰諒之。此弟前書所以望君佩慎言之訓也。方士之與陰陽家不可併爲一談，史封禪書所云，「傳其術不能通，」執事當亦可識其派別矣。猶欲有所問，詩曰，「無言不讎，」弟其可無辭讎對乎？史記始皇本紀，「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此文學謂說經之儒，而方術士卽方士也。分析甚明。何以知文學爲說經之儒？儒林傳「彬彬多文學之士。」則子長之稱文學蓋儒者也。論語「文學子游子夏。」游夏皆傳經之儒，故謂之文學，乃其品目之所從來矣。其下云，「方士欲練以求奇藥。」豈非方士惟務求仙儒，不與之同科乎？扶蘇謂「諸生皆誦法孔子，」當以所坑之諸生，有經生在內，遂以諸生概之。然史文上所敘述，如韓衆徐市盧生蜚俱方士也。而經生姓名則未之聞，姓名且不可知，求藥又單屬之方士，秦漢經說之有方士化，真莫須有之事。卽就扶蘇誦法孔子言之，扶蘇當時急欲救坑殺之禍，而爲儒爲方士則不復區別耳。且秦政坑儒，固夫人而知之。然觀於本紀此獄之起，乃以方士韓衆等求藥徒費，反從誹謗，因遷怒及於儒生。扶蘇之諫，或偏重在儒，故云，「諸生皆誦法孔子。」此諸生卽使方士韓衆諸人亦列其中，然可見方士能尊孔子，不足見經生之爲方士化也。君旣不審文學方士，史記明明判之。而曰「求仙必本於祈神。祈神之禮必諮儒生，而後儒生因之遂擬方士之言以釋六藝，上媚時君，而以燕齊爲尤甚。而西漢之世，今文之學多出

自齊燕五德終始傳又獻於公孫臣，漢武求仙，亦符秦帝，祈祀之儀，多雜六經郊祀議。」考秦自一統而後，博士所與議者為位號分封諸事，與魯諸儒議刻石頌德封禪望祭山川却亦有之，而求仙採藥，則自方士為之，於儒生無與，何得言掇方士之言以釋六藝媚時君乎？且李斯謂「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秦雖不重儒，而儒卒罹咸陽之厄，正以其不知諂媚也。至於漢武帝之封禪，誠不免王通修心之誚，溺於方士以求仙人不死之藥，亦無可諱言。然吾讀漢書郊祀志，「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接神人蓬萊，高世比德如九皇，頗採儒術以文之。羣儒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聘。上為封禪器視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論封事，於是上黜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一則曰，「頗采儒術以文之。」一則曰，「盡罷諸儒弗用。」則漢武求仙方，採用儒術以自文飾，而諸儒則罷而不用。執事擯斥今文家，彼時今文經師不與方士並用，曷嘗有其化耶？至如兒寬制封禪儀，固亦文以儒術。聞之劉彥和云，「禋祀之殊禮，名號之祕祝，祀天之壯觀。」知封禪者郊天之盛典也。故史記十書，其一為封禪，而孟堅本之即為郊祀志。郊祭與求仙，其道不同，寬為書家大師，一及符應祥瑞，即謂符於方士，將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中庸記「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聖人之言，多符方士之說乎？劉向別錄「方士傳言，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而黍生。今名黍谷。」此方士傳不知何人作，漢藝文志不著錄。以雅琴師氏傳言，「師曠後」大帝傳言「禹所作」例之，恐今亦謂相傳之言如是，非傳紀之傳也。別錄殆言鄒子吹律黍生，方士相傳有此言耳。鄒衍談天，方士雖傳其術，不能通事理極神奇，故樂道之，此無足異者。孔子佚事，多散見於百家，豈孔子與道墨名法可等量而齊觀耶？即果為方士列傳矣，閣下得此必以為方士與陰陽家其合一之明徵確據矣，要之不然。吾試舉陶淵明為證，淵明晉高士也，沈約入之宋書，遂可稱為宋人耶？淵明不可稱為宋人，由此類推，陰陽家之鄒子雖列入方士傳，不得稱為方士明矣。抑猶有說焉，蓮社高賢傳所載皆入社之士，慧遠法師屢邀淵明入社，淵明拒之。今此書有淵明傳，豈亦可謂淵明為釋流耶？載之高賢傳，淵明未必遽為釋流。載之方士傳，鄒衍詎即為方士乎？鄒子不即為方士，而方士之與陰陽家不可合而為一，有斷然者。春秋家之鄒

氏班志不詳其名字，今閣下牽引而來，豈又將合并於陰陽家之鄒衍耶？班氏云：「鄒氏無師」，是其學在漢已不傳，王吉雖能爲之，然其諫昌邑王也，有曰：「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又曰：「體有喬松之壽。」此蓋爲昌邑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順機利導，執事何由知其爲鄒氏緒論乎？學問之事，於義理或可冥悟而得，於事實則不可憑空而造，以無師之春秋家，因其爲鄒氏，強附於陰陽之鄒衍，已難免許君「鄉壁」之譏。取其論養生之道，以爲方士陰陽，可作我溝通佐證，於是臆決之曰：此鄒氏之緒論。如此以讀書，如此以著書，則亦何難之有？執事之言：「考古貴求其真，」失真亦至矣。亭林所謂「信古闕疑，」此真治學之良法，君盍從事於斯，毋謂弟抱一先生之言，強人以相同也。弟之願爲許子之不憚煩者，孟劬外同志無多，君願與顧鐵生兄，皆今篤舊之士，靖節賞奇析疑，昌黎去非求是，苟有所見，故敢直陳無隱，倘荷虛納，將繼是而言。順頌著安。

弟德謙拜啓。六月二十五日

再啓者，經學之中，在漢有今古文，在近世則漢宋學，譏議者各習其師，已蔽所見聞矣。平心論之，皆有所長，皆有所短，無可偏主者也。若謂有方士化，則又別生枝節矣。執事欲表章古文，而春秋大師如董仲舒亦祇排之，恐如莊子所謂「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者也。土龍諸說，誠近於陰陽家，然董子說「春秋長於災異。」其重災異者，蓋先聖以天制君之旨，凡求雨止雨等說，乃所以弭災之道也。弟治經固非確守今文，但君既好古文，亦豈可輕訾仲舒乎？此亦立言之當慎者。

謙又啓。

陳斟玄再覆書

益庵尊兄先生左右，再奉惠書，多所誤會，爰加剖析，爲左右一詳陳之。鄙意言禮者首當識禮教之所由起，及禮意之所由存，而後方可與上下其議論。左丘明謂「禮經國家，定社稷，敘人民，利後嗣，」由今言之，則所以維持社會之秩序也。社會日在進化之中，禮教亦當隨時損益。原始社稷之制度，不可施之於宗法社會。宗法社會之制度，不可施之於軍國社會。今天下且脫離軍國舊制，進而至於共和之域矣。謂今之社會，當破除舊有禮教，固屬過正之談。謂於舊有禮教，當一切遵循勿失，亦豈精一之論哉？鄙意斟酌今古，準之人情，如喪禮之在今日，固當制衰麻以表中誠。若「升屋皐復」之制，本於原人之迷信。「值靈代哭」之儀，王氏謂其虛僞。凡此皆前論所謂繁文

末節之可削除者也。去太甚，古人復起，當不我訶。閣下乃謂「父母既歿，爲子者惡夫逐末忘本，逕至不服喪服。」此執事推論之辭，非鄙意也。且人類社會，由男女共同組成，共和政體，無貴賤尊卑之制。生今之世，同屬國民，未有不認此兩言爲合理者。若仍拘守禮家「女言不外，」婦人伏人，「出門蔽面」之訓，則海內各級女學不宜辦。女子知識未由增，社會終呈偏枯之象也。若仍拘守「天無二日，」
「土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君臣之別」之說，則非改革政體，恢復專制，無由實現此說也。拙著於此略加辨析，實因時立言，稍明時代關係，認人類進化，禮制因革者，當共信之。閣下乃斥其背理，且謂弟欲盡廢貴賤尊卑一切制度云云，弟於禮制誠不主張一切廢棄，至尊卑貴賤云者，舍家族天倫而外，當之世，誰尊誰卑？孰貴孰賤？願執事爲我言之。謂今之執政權，據要津者，尊於我貴於我耶？我固以公僕目之矣。謂昔之曾儼然南面者，仍屬尊者貴者耶？我固以外族擯之矣。謂將來或別有尊我貴我者邪？則凡屬國民，均不宜具此背畔心理也。是故古代階級制度，今日斷無保存之理，此語毫無可疑，毫不足異。閣下必疑之異之。信如閣下之說，小之危害國本，大之阻滯文化，以是而言禮教，非弟之所願言矣。世運有小康大同之別，禮制亦有文野之殊，故拙著言禮制隨時更易，非準百世，放四海，一成不變之規。特古者議禮之權，歸之天子。雖有其德，苟無其位，改制之說，孔子未敢擅言。然則大同之世，亦必有其世之禮，可以斷言。謂弟惑於大同無禮之言，此更執事臆測之詞，弟亦無是說也。三綱之說，見漢書谷永傳，白虎通略有解釋，至宋儒說始大昌。程子乃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呂坤更有「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等語。清代鄞縣葛氏，蕭山毛氏，漸識其非，至東原戴氏更大聲急呼，斥其謬妄，直謂其以禮教殺人矣。虞廷敷五教，孟子謂爲「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鄭玄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兩說雖異，言父子兄弟各盡其道則同。斯說也，弟尊之信之。若三綱之言，尊者以之責卑，長者以之凌幼，無論準情度理，所不可通。卽以古訓繩之，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安在其爲臣綱也。凡此涉及倫理問題，本與禮制不可並爲一談。執事討論禮制未終，又欲以毀棄倫常之罪相加。不知君臣之義，昔人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今固不待毀棄，亦無有能擁護之者。若保全子婦之人格，絕非使之不孝不恭，亦與倫理無絲毫妨礙。執事欲鍛鍊周內以入人罪，是謂論點變

更，又邏輯上所不許也。方士與陰陽之關係，執事據史記封禪書「不能通」三字，斷兩者派別不同。而於兩者所不同之點，未嘗列舉，終非探原之論。異日擬爲詳論，茲姑就言其關係。秦漢方士之持說，大抵陰陽之緒論也。請列十證以明之。史孟荀傳云：「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則方士怪迂語之所從出，證一。又云：「先敍今以上，至黃帝，學者共術，大並世盛衰，因戴其禳祥制度，」則方士稱述黃帝言禳祥之所本，證二。又云：「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則方士五德符瑞說之所本，證三。周禮春官鐘卿疏引五經異義云：「按古山海經，鄒子書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是衍書以騶虞爲仁君之符，同於毛說。則方士祠祭致怪諸說之所本，證四。漢書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言神僊佚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則方士長生術之所本，證五。史記集解引如淳說：「鄒子之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爲服。」文選魏都賦引七略云：「鄒子五德終始，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則方士五行說之所本，證六。褚先生補史記三代世表引黃帝終始傳有「漢興百有餘年」諸語，則圖讖之學，原於衍書，證七。鄒氏言「瀛海九州」，又方士海上神仙說之所本，證八。漢代緯書雖與六經比，實多怪迂之談，其言與衍書往往符合。考史記集解引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而緯書所述，若易坤靈圖，尚書帝命驗，尚書中候，春秋元命苞，命麻，禮斗威儀，均言五德終始。若乾坤鑿度，尚書考靈曜詩含神霧，均言天地廣大。證九。其有緯而兼涉於讖者，則所陳均圖籙，兼及符瑞之詞，或與神仙家言相雜糅，其書亦出怪迂之士，亦即史記所謂「戴禳祥及侈符應」之說也。其證十。觀此十證，則陰陽之傳流爲方士，證據塙鑿，絕無可疑。故史公斷言之曰：「騶子之徒，論著五德終始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未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說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明衍說奏自齊人，采於秦帝，傳於方士，怪迂之徒皆由此興起也。閣下置上下文於不顧，乃欲以「不能通」三字，逕謂方士與陰陽派別不同。豈知道其術，與傳其理而不通，特程度淺深之差，其傳術則一也。蓋衍之學儀態萬方，包羅宏富，方士傳其術而不通其理，猶今之醫者不明醫理，而應用湯頭歌括爲人治疾者，不得

並謂之不傳醫術也。不明其理而僅傳其術，其術乃支離怪誕，不可究詰。故史公又斷之曰：「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皆衍說之文與流裔，彰彰明矣。史公之文如此深切著明，閣下欲故爲異說，豈可得邪？明於陰陽家與方士之關係，則秦漢經生稱引陰陽家言以傅會經旨，如漢書翼奉傳載奉奏曰：「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蓋寬饒傳引韓氏易曰：「若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御覽七十六引書大傳曰：「三王之治，若循環之無端，如水之勝火。」風俗通皇伯篇引伏生大傳曰：「天地之道，備而三五之運興。」及春秋家侈言災驗，均由陰陽家五德終始及禳祥符應之說而生，即漢人經學方士化之端證。若夫秦代經師之說，今之存者絕鮮，然觀始末本紀言：「非博士官所職，敢有藏詩書百家語，悉詣守尉雜燒之。」是詩書掌於博士，又叔孫通傳載秦博士引「人臣無將」亦博士通經之證。不惟叔孫通伏生已也。而始皇十六年，博士爲僊真人詩。二十七年，博士言「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侯。」則方士所治之事，亦以博士司之，則又秦博士掌經術兼通方術之明驗也。執事不一加察，謂爲莫須有之事，其然豈其然歟？鄒衍名載方士傳，謂爲傳說之傳，非傳紀之傳，又以陶潛入宋書爲例，潛雖仕晉，其人至宋猶存，以時代論，雖未仕宋，不得謂非宋人也。此言無關宏旨，姑置勿論。若謂鄒氏春秋即鄒衍之書，王吉傳騶氏春秋，其言即衍之緒論，此閣下所詫爲奇絕不經，鄉壁虛造者也。抑知鹽鐵論論儒篇言：「鄒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則衍治儒書之明徵。史孟荀列傳亦云：「要其歸必至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又衍說本於儒者之明徵。而漢書王吉傳載吉疏亦言：「當明視天下以儉。」則又吉述衍學之端證，亦即鄒氏春秋爲衍書之確證也。讀書不能會通，徒尋摘片言隻句，固執不化，高語欺人，斯可歎矣。來函又謂弟欲表章古文，擯斥今文，因誣其學近於方士，示拙著非學理之辨，直意氣之爭，斯直以細人之見度人，尤不足辨矣。錢塘夏君曾佑專治今文者也，適友人以其所著中國史見示，其論儒家與方士之糅合曰：「秦漢時學派有三：一，儒家；二，方士；三，黃老。一切學術，均以此三者離合而成之。方士之說，內丹始見於屈原，外丹始見於鄒衍，而後皆併入孔教。（中略）試以西漢各經師之說證之。說文：「魃，鬼服也。」韓詩外傳曰：「鄭交甫逢二女魃服。」文選江賦注引韓詩內傳：「鄭交甫漢臯台下遇二女，請其佩，二女與佩，交

甫懷之，循探之，卽亡矣。」南都賦注引韓詩外傳，「鄭交甫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七發注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謂漢神也。」韓詩外傳又載子夏之言曰，「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舜學乎君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平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此治詩者合方士之說者也。漢書李尋傳治尙書，獨好洪範災異，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麻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佚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而李尋亦好之。陳說漢麻中衰，當更受命，哀帝爲改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太平陳聖皇帝。是治書者合方士之說也。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僊俠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讀之，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是治穀梁春秋北合方士之說也。晉葛洪抱朴子論僊篇引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藥，物故出於漢以假塗，求其財，道成而去。」云云。其事甚怪，然以證春秋繁露所列求雨止雨之法，暴巫聚蛇，埋蝦蟆，燒雄雞老豬，取死人骨燔之等法，則仲舒之學，實合巫蠱厭勝神仙方士而一之。是治公羊春秋者合方士之說也。至於易道陰陽，更與方士爲近。而道人之名，卽起於京房之自號。禮家封禪，申公公至帶之倫，莫能定其爲儒生，爲方士，更無論焉。蓋漢儒之與方士，不可分矣。其所以然之故，因儒家尊君，方士長生，二者同爲王者之所喜，則其勢必相妬。於是各盜敵之長技，以謀獨擅，而二家之糅合成焉。」其言儒家方士糅合之原因，雖與鄙說小異。其證明儒家之有方士化，逕直明通，十倍於吾說也。治古文者所見然，治今文者所見亦然，豈黨同伐異之辭邪？生平別無所嗜，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恨於時賢之論，未暇徧覽，使早見夏君之說，則前文可以不作。不圖拘墟之士，並區區孔穴之明而無之也。願卽夏君之說熟翫之。若言名理不勝，繼以誇誇曰，「予治諸子久，」曰「如此讀書，如此著書，則亦何難之有？」以此語空疏不學之士，或能使其箝口結舌，絕不足以欺弟也。總之，對於禮教問題，閣下主復古，弟則力求變通。閣下主務末，弟則但貴知本。充變通知本之言，尙易見諸實際。充務末復古之害，非變更國體，其言末由實見。卽使一二人能違衆獨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迂拘也甚矣。對於儒家方士化之說，證據顯然，辨無可辨，執事竟好爲異論，以相責難，尤不知尊治之所存矣。假中事少，聊

爲執事一進忠告。若在平時，終日伏案，纂輯各項講藁，安有餘晷，作此無謂之爭辯哉！述此書竟，接讀近期東方雜誌，載梁君啟超陰陽五行說之來歷一文，亦復助我張目，益信鄙說實斯世之公論，彼固執己見者之無當大雅也。梁君且謂「鄒衍書及其他諸書皆不可見，可見者有董仲舒之春秋繁露，仲舒二千年受醇儒之徽號，然其書祖述陰陽家言者，幾居其半。以儒家大師而態度如此，故一時經學家皆從風而靡。仲舒以此術治春秋，京房焦贛之徒以此術治易，夏侯勝李尋之徒以此治書，翼奉陸孟之徒以此治詩，王史氏之徒以此治禮。於是莊嚴純潔之六經，被鄒衍餘毒所蹂躪，無復完膚矣。」梁君亦篤信今文者也，其言如是，其斥仲舒也如是。謂「仲舒之不可輕訾」，不亦可笑之甚邪？請勿復以宗教家態度，迷信古人，且強天下以從同也。愚竊之言，幸惟亮警。秋涼並希珍衛不宣。

八月十五日弟鐘凡拜復。

大村歸堂來書

斟玄先生閣下，敝邦地震成災，忽辱

存問，感荷曷勝。曩承 寄叢刊，當以出在大阪，月餘歸後，匆忙終遺復謝，疎懶之罪，幸垂

寬假。吾友高田竹山忠周奪其一冊而去。竹山精金石學，嘗有古籀篇之箸，未刊與僕同受學士院賞見。見叢刊所載王陵車弁釋文拓本及李淑先生釋文，以爲有可商量，別作釋文，轉呈

左右，祈加

管正。若有可取，則請示李先生而錄諸後期中也。今次震災，信極慘劇，轉瞬間屋舍倒潰，劫火四起，帝都過半，化爲焦土，死者十餘萬人；名畫寶器，蕩歸烏有者不可勝算。就中吾友菊池惺堂所藏元明清寶繪尤爲可惜。帝國大學書庫亦蒙災，新學之書，五十年來所蓄積，一朝而空矣。帝國圖書館帝室博物館及我美術學校幸而免難。友人山本二峯所藏支那古名畫之富，寧勝於惺堂，住在郊外，亦幸不火。僕所居區，震度最少，火亦不起，壁土僅落，家族皆得無事。但我美校爲避難民衆所寄居，至今尙未能開課。加之驛郵不通，車馬盡廢。

焉。僕因之却得閒暇，災後二星期，乃掃書齋之塵土，屏居作畫。淺草觀世音堂在四面猛火中而不兆焚如，避難於茲者無慮十萬人，因之皆得不死。故僕災後專繪觀音像，以白描作之，上題般若心經，其咒則以唐代梵字書之，以頌於世，諳者亦多矣。聞 貴國憐我大災，解防穀令，善隣之 隆誼，當銘感不諼也。把臂敘懷，未能得機，轉足爲憾，卒泐不莊。

弟西崖頓首。十月一日

昨至美術學校詳查災後現狀，避難民衆雖漸次退去而所毀損屋壁玻璃，依然未遑繕葺。書庫屋陷架倒，未就整理，官校幸免難者亦概如之。開課恐在十旬之後。加之都下印刷工場，多皆被災，書肆大抵破產，刻印諸工，離散四方。夜來枕上思之，縱令吾家獨災害不甚，學藝之事，幾不可廣續，欲不悲愴，豈可得乎？緬想 貴地平安，諸先生皆乘新涼，親燈火，孜孜研學，信無上幸福也。敝邦溺於物質文明，風俗逐日奢靡，人心虛僞險惡，不知所底。今次震災，蓋真天譴也。前書未盡意，因再裁片楮以詳之。奉祝 近祉。 弟西崖又上。

影元 大德本 王荆公詩註

乾隆初海鹽清綺齋張氏據元本翻雕四庫著錄稱爲善本其書今極難得願其中缺去序文年譜並卷三十卷五十各末葉當時徧求不得引爲憾事現其後裔覓得元本所缺俱全洵是海內孤本用石版精印與原本絲毫不爽今由敝館發行

白紙每部十二册實售十二元

黃紙每部十册實售九元

均連布套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啟

地(624)

散原精舍詩

每部分訂四册 定價二元四角

義寧陳伯嚴先生以古文家成詩家鄭海藏先生初序謂其詩越世高談有自開戶牖之嘆當於古人中求之自己酉迄辛亥所作編爲續集鄭海藏後序又謂其詩中之直筆類於春秋觀此兩序可以知先生之詩矣茲由本館將先生初續兩集合併印行海內賢者知必以先覩爲快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地(684)

專件

國立東南大學國學院整理國學計畫書 民國癸亥四月 日

顧實起 草
國文系通過提出

一 總述

國文學系學程修畢之後，特設國學院以資深造，為國立東南大學專攻高深學問之一部。

自昔閉關一統之世，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迨海禁既開，稍知西方，於是有中西對舉之名詞，如中文西文中學西學中醫西醫之類是也。邇來國家觀念，普及於人人，於是國民國文國語國樂國技國粹國故國產種種冠以國字之一類名詞，復觸目皆是。今日學者間之有國學問題，甚囂塵上，亦其一也。蓋凡一國歷史之綿遠，尤必有其遺傳之學識經驗，內則為愛國之士所重視，外則為他邦學者所注意。遠西學風莫不尊重希臘學術，羅馬學術，及其本國學術。吾國亦何獨不宜然。故今日整理國學，為當務之急，况夙號世界文明之一源，焉可稍自失其面目哉？

國學之範圍，造端於周季六藝百家。漢世二劉校理祕文，定著七略別錄。班書錄存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略。其後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俱附佛典。唐修隋志始分經史子集四部，別稱四庫，至今循用之。然清四庫著錄本有非中國人之書。揆諸柏蘭陀馬他曰「不問何一民族，凡用英語記其生活者，皆為英國文學。」義亦昭合。故今日國學之範圍，當注目於用中國語言文字記錄之書，亦當在整理之中國舊有書籍遺落也。耶者，亟當收回。凡他邦人如近則日本朝鮮越南，遠則歐美諸國，有用中國語言文字記錄之書，亦當在整理之列。

治學功效，在於練心積智。然偏向智識，非心量之全。舊分心理為智情意三部，然尚不如分主觀客觀兩面之為簡要。其民族心理而主觀客觀俱強也，其學術必昌。學為 science 術為 art 兼包詩文。故本學院整理國學，根據心理。假定為兩觀三支如左。

客觀

以科學理董國故——科學部

以國故理董國故——典籍部

主觀（客觀化之主觀）——詩文部

後即本此式而分述之

二 科學部

近世學術大概分科學哲學文學三部，實則哲學文學亦以科學視之，故今日學者之間，爭言以科學理董國故。此其法良意美，復何間然。雖然，由來遠矣。古昔學術，莫隆姬漢。周人誦述，古訓章句並重。漢初「丁寬說易，訓故舉大義，亦稱爲小章句」，猶未分也。其後學官博士利祿之徒，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堯典兩字之說十餘萬言。蔡邕所謂「章句皆用意傳，非其本旨。」則與八股時文之「大題文府」，「小題十萬選」復何異哉。故當時謂之「章句鄙儒」而與「訓詁通大義」之通人殊途焉。近世他邦人士，往往掇拾中國故記，撰成科學書，如中國文學史、中國文明發達史之類，然甚膚淺失當，鮮卓然可觀者。由是觀之，則非國學湛深之士，而貿然輕言以科學理董國故，所不致爲漢博士之續者幾希。非郢書燕說，貽譏方聞，則斷章取義，譁衆取寵而已。

且科學家言發明原理原則，多屬假定而不盡爲確定。是亦譬諸漢博士說經，張列科條，家法森嚴。而甲攻乙駁，前仆後繼。浸淫博士官失，而家法科條亦靡有孑遺矣。是雖國學湛深之士，精通科學法則，理董國故，而造作種種科學書，猶不免見仁見智之談。故本學院對此，擬主慎重。凡欲從本國無數亂書中，抽列條理，成一有系統而發見原理原則之學術書，必先爲巨大之長編，不厭求詳，而後期臻精密，庶克免於鹵莽滅裂以從事之譏焉。

中國古稱左圖右史，則圖譜尙焉。又稱制器尙象，則器物要矣。蓋學說有非圖譜不明者，有非器物不能證明者，所以古人重視之也。是故今日以科學方法，理董國故，約分三端，

一 學說

二 圖譜

三 器物

此三者皆需專門知識，在在皆藉本學院以外之互助，與他學科發生聯絡之關係，例如圖譜則入專家之範圍，器物則取考古之方法，或共同搜羅古圖譜古器物，或仿造之，改作之，不待言也。

暫擬造作各種學術書目如次

中國民族史

中國語言文字史

中國思想學術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詩史

中國詞史

中國曲劇史

中國美術史

中國天文數學史

中國法制史

中國經濟學史

中國交通及國際交通史

中國農業史

中國商業史

中國工業史

中國哲學史

中國教育史

中國宗教史

中國佛教史

中國風俗史

古今人名地名大詞典

國學大辭典

文學大辭典

此皆各爲長編，期以十年，然後審正名實，陸續發表，供專門家之採擇，或仿外國百科全書，編纂類書，亦準此例，

此項著作家，期諸本大學之教授助教及學生，深於國學者，有必要時，須與他國大學交換教授，及選派留學外國，爲科學整理國學之發展，辦法另定之。

三 典籍部

古者考文，視爲重典。後世學者，惟力是視。今本學院，尤引爲己任。一言以蔽之曰：以國故理，董國故也。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以科學

理董國故誠爲今日之大利，而弊亦即可立見。蓋今日學子之大患，正在徒誦數冊講義，報章雜誌，及奉某某學術書爲神聖，而未嘗根本課讀古書。卽課讀古書矣，亦以著有科學系統之色彩，狃於成見，信口開河。譬如戴西洋有色眼鏡，視中國所有，無一不可變爲西式。是其弊也，上焉者比諸魏晉玄風，程朱理學，皆戴印度有色眼鏡，而讀中國書。下焉者比諸唐宋八家，明清八比，亦嘗勞精敵神於頭項腹尾之系統，徒造成所謂投時利器，小試聖手也，豈不難哉。且科學本爲不完全之學，今日學者間之所公認，尤必有以補其闕，故更進之以國故理董國故說。



篤而言之，以國故理董國故者，明澈過去之中國人，爲古服華裝，或血統純粹之中國人者也。而以科學理董國故者，造成現在及未來之中國人，爲變服西裝或華洋合婚之中國人也。國學囊括古今，貫澈過去現在未來三大時代，故二者殊途而同歸也。

考文之要，首在疏證，段玉裁曰：「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理義之是非。」段氏之說，以個人還個人，信美矣。若更兼之以時代還時代，則益備焉。申言之，則理董古書，在乎以周秦人之書，疏證周秦人之書。以兩漢人之書，疏證兩漢人之書，以魏晉六朝唐人之書，疏證魏晉六朝唐人之書，以宋元明清人之書，疏證宋元明清人之書。要以何一時代人之書，卽以何一時代人之書疏證之。以其字句疏證字句，以其篇章疏證篇章，以其義理疏證義理。其時代同，則其所用之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義理亦必同。一經疏證而與隱自關，真僞立見。一舉兩得，莫此爲善。

何言乎一經疏證而與隱自關也。例如書之唐虞典謨，簡而易通。商周命誥，繁而難讀。然命誥之辭，與詩之雅頌多同。大誥云：「天棗忱辭，」文致與衍，證以蕩云：「天生蒸民，其命匪諶。」大明云：「天難諶斯，」則昭若發蒙矣。康誥云：「汝惟小子，乃服惟宏，」指亦簡晦，證以民勞云：「我雖小子，而式宏大，」則若合符節矣。大雅思齊云：「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毛鄭皆未得其義，證以康誥云：「不汝瑕殄，」則奐然冰釋矣。凡證古書，以此類推，而世言古書難通，正坐不思耳。

何言乎一經疏證而真僞立辨也。例如文王演易，作爻辭，中孚之九二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此證以詩之

二雅，不易辨其爲易之爻辭也。詩抑之二章曰：「其在於今，興迷亂於政，顛覆厥德，荒湛於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此證以書之誥命，不易辨其爲詩經之句也。書顧命曰：「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具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此證以周禮春官司几筵文，亦不能辨其爲書之文也。惟此數書，皆西周古籍，故互證而多同。世猶有謂周官爲僞書者，豈篤論哉。

此舉二例，皆以同時代之書，互相疏證所得之結果也。近三百年來學者考證一字，動輒連篇累牘，大半用此工夫。最近又有用金石龜甲文字疏證之者，如書之「高宗彤日」之彤，龜甲文作，即易字，誤讀爲彤。「寧考」「寧王」之寧，金文作，借忝爲文，即文王，誤讀爲寧。亦甚精確。要之果能取證不謬，字比句櫛，久久自見功效，無煩絮說也。

由字句篇章而後能博覽羣書，故本學院附設國學圖書調查會，辦法另定之。一，講求精本善本。二，搜羅遺書佚書。然後仿二劉校理，校理有錄，一曰敍錄，附隨本書。二曰別錄，特著專要，對於清四庫提要有所改訂及續補。改訂者，如考據以愈推而愈精，後出之說宜採，是也。續補者，如佛藏道藏及後來新出之書，皆宜補入是也。

能疏證矣，能校理矣，然後用以揚權古今，條貫萬流，而纂修之業，庶可幾焉。蓋在今日，有亟當從事者。一，爲特纂之書。例如上古唐虞夏商周秦俱無專史，亟宜仿二十五朝正史之例，而別編太古史唐虞史夏史商史周史秦史是也。二，爲重修之書。例如晉書浮豔失實，元史舛訛尤甚，故周濟有晉略之著，屠寄有蒙兀兒史，柯劭忞有新元史之作。而宋史煩冗，幾類簿領，明史失統，大背史體，亦均待修訂者也。

是故以國故理董國故之辦法，約分三端，

一 疏證

二 校理

三 纂修

此三者之中，非無借鏡他邦，比較立論。然根本既明，則皮傅影響之談，庶其免乎。且中國載籍繁富，李唐一代，足敵希臘羅馬兩朝之多，則似理董國學難，而理董西學易。先難而後獲，亦治學之方乎。

暫擬古書應當疏證及重修者若干目，如次。

詩補疏

古尙斷章，詩無達詁，近世動植物名詳明，補清儒未備。

尙書補疏

今古文混淆，書最難讀，近世金文甲文及其他考訂，補清儒未備。

禮記疏證

駁雜叢殘，莫如戴記，朱彬訓纂殊陋，宜別作疏證。

大戴禮記疏證

盧文弼戴震汪中之校正，孔廣森之補注，焦循之補疏，王聘珍之解詁，俱未詳備，宜別作新疏。

周禮補疏

孫詒讓正義，尙近長編，劉師培古注集疏，未刻，尙宜補疏。

易補疏

易無達占，事隱義朗，秦火不焚，近世新解，補清儒未備。

春秋左氏傳疏證

春秋無達辭，明事實爲尤要，清儒公穀二傳，皆有疏，劉文淇左傳正義，劉師培續稿佚，宜作新疏。

老子疏證

黃老道德之術，盛於戰國，漢用以治強，魏王弼援佛解老而還，注者充棟，真面全失，宜作新疏。

莊子疏證

老爲真人，莊爲天人，有高下之差，王先謙集解，郭慶藩集釋，勝舊注疏矣，猶有未明，宜作新疏。

墨子經上下經說上

名家之言，繳繞難理，孫詒讓閒詁，猶未盡，謝希深注尤疎，宜作新疏。

公孫龍子疏證

呂氏春秋疏證

淮南子疏證

荀子疏證

二書皆雜出賓客之手，然包孕宏富，百家淵藪，高注多未盡，宜作新疏。

荀書首勸學，終堯問，實仿論語，儒之正宗。謝墉校正，王先謙集解，劉師培補注，猶未盡，宜作新疏。

史記疏證

史記爲正史之冠冕，司馬遷自稱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揚雄以太史淮南並比，包孕之富可想矣。自

集解索隱正義而外，清梁玉繩志疑之類，補苴未大成，宜仿王先謙漢書補注後漢書補注例，別作新疏。

重修宋史

二史失當，說已見前，宜仿柯劭忞新元史屠寄蒙兀兒史例，重修二史。

重修明史

大乘起信論疏證

華梵語隔國別，而印史尤茫昧，內典難理，將成國學之焦點。此二書近已發生真偽問題，姑先作新疏，再及

楞嚴經疏證

其他經論。

此外應當疏證及重修之書，不勝枚舉。然儀徵劉氏以三世撰一左傳古注集疏，尙未卒業，則可見以國故理董國故之不易矣。明知右列諸書，萃天下之才，猶虞不給，方聞之士，得無譏其近誇。第以既爲國學院，規模不能不宏遠，雖斯願之償，待諸千百年之後，猶旦暮遇之也。

此項著述家亦期諸本大學之教授、助教及學生，但今日耆舊宿學尙不乏人，如已有成書，而恰符本學院之希望者，本學院即當採用其書，或推薦名譽學位，辦法另定之。

四 詩文部

尊之者曰：「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卑之者曰：「文章小道耳，薄技耳！」由今言之，則文學爲社會之反映，國民之心像。前說近是，後說非也。

章炳麟曰

觀世盛衰者，讀其文章辭賦，而足以知一代之性情。西京強盛，其文應之，故雄麗而剛勁。東京國力少衰，而文辭亦視昔爲弱。然樸茂之氣尙存，所謂壯美也。唐世國威復振，兵力遠屆，其文應之，始自燕許，終有韓呂劉柳之倫，其語瑰瑋，其氣奘駟，則與兩京相依違。宋積弱而歐曾之文應之，其意氣實與江左相似，不在文章奇耦之間也。明世外強而中乾，弱不至江左兩宋，強亦不能如漢唐，七子應

之，欲法秦漢，而終有絕續之患。元清以外夷入主，兵力亦盛，而主客異勢，故夏人所爲文猶優美，而非壯美。曾國藩獨異是，則以身爲戎首，不藉主威，氣矜之隆，其文亦壯美矣。其或文不適時，雖美而不足以成風會，陸敬輿生唐代，而爲優美之文，宋公序子京生宋代，而爲壯美之文，當時無一從其步武者，此其故不愈明乎。是故文辭剛柔，因世盛衰，雖才美之士，亡以自外。（新漢微言）

章君此言，可謂能發凡起例者矣。第卽詩歌一端而申論之。誦屈子國殤之歌，而知楚漢之興。讀木蘭從軍之詩，而識隋唐之強。中唐爲中國盛衰之樞紐，季唐以下之詩歌，有不堪卒讀者矣。陳陶隴西行曰：

誓掃匈奴不顧身

五千貂錦喪胡塵

可憐無定河邊骨

猶是春閨夢裏人

曹松己亥歲一首曰

澤國河山入戰圖

生民何計樂樵蘇

憑君莫話封侯事

一將成功萬骨枯

此真季唐之死聲也。故五季之衰亂，不能上比七國六朝。趙宋囚勢利導，愈流孱弱，北宋劉放詠史詩曰，

自古邊功緣底事

多因嬖倖欲封侯

不如直與黃金印

惜取沙場萬髑髏

南宋劉克莊詩曰

身屬嫖姚性命輕

君看一蟻尙貪生

無因喚取談兵者

來此橋邊聽哭聲

此則每下愈況，祇乞蟻命，廉恥掃地盡矣。故岳武穆之殺，非秦檜殺之也，其社會殺之也。其國民文學殺之也。欲宋之不爲元，何可得哉。

今日雖非君主時代可比，而共和國民，居安思危，見危授命之精神，又曷可少諸。大抵天地之間，無物爲大，惟心爲大，其民族心理之強弱，足以支配國家社會與否，而影響及於興衰存亡者，往往流露於詩歌文詞之字裏行間。強者必有毅然決然殺身成仁之概，弱者必有索然愀然貧生乞憐之狀。是知強者重視精神，弱者重視軀殼也。此其所以懸殊也。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歷史公例，灼然不昧，風雅指歸，萬目共覩，故本學院特設詩文部。

詩文之設，非以理董往籍也，將欲以衡量現代之作品云爾。移風易俗，責無旁貸，效在潛默，漸而不頓。故揭槩標的，略示宗尙。詩文之求美，由其本職，無間優美壯美，宜採兩大主義，

一 樂天主義，

二 成仁主義。

若夫詩文之類目，總言之，則爲韻文散文，分言之，則如小說戲曲之類皆是也。

附國學圖書調查會簡章

- 一 凡用中國語言文字紀載之書，皆在國學圖書被調查之列。
- 二 本會由國文學系主稿辦理之。
- 三 凡東大南高兩校教職員學生，皆當爲會員。
- 四 當世名人學者，有贊成或幫助本會者，當分別延請爲名譽會員，或特別會員。
- 五 本會調查以書面式行之，錄入一定用紙，調查者署名負責。
- 六 本會調查之結果，對於所調查者，或購買，或送錄副本，或摘取內容要點，依細則另定之。
- 七 調查書得擇要錄登國學叢刊，編入校理文籍類。
- 八 學生調查，得併入學程成績計算。